

父子...
...
...

先是長沙丞呂希常建言大保長於一保之內豈能家至到戶惟

促不前則監繫破產詔諸路轉運常平司相度利害至是廣東諸司

以為便遂推行之事祖見元年十月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

冶鑄錢趙伯瑜乞減鑄錢每千錢重四斤五兩比舊減半斤許之

時坑冶盡廢伯瑜訪得諸監有古渣淪浸入地漸生鏽未乃淘掘

成銅品合說鑄焉右通奉大夫秘書閣修撰程唐提舉江州太平

觀與理作自陳唐復職年月未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十有二月己亥朔檢校少保鎮寧鎮信等軍節度司

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岳飛還招討

使帶御器械神武中軍都統制權殿前司公事提舉宿衛親兵

楊沂中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併中軍隸殿前司沂中自劉錫之罷

此真除也自五軍外又置選鋒護聖三軍每軍皆有統制仍令沂中具

名中樞密院給降付身給付身指揮直秘閣宋萬年提點利州

路刑獄公事日歷萬年去年五月己亥自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轉

直徽猷閣到任詔果州團練推官王利用知陰平縣丁則江原縣丞馮



父子...
...
...

先是長沙丞呂希常建言大保長於一保之內豈能家至到戶惟

促不前則監繫破產詔諸路轉運常平司相度利害至是廣東諸司

以為便遂推行之事祖見元年十月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

冶鑄錢趙伯瑜乞減鑄錢每千錢重四斤五兩比舊減半斤許之

時坑冶盡廢伯瑜訪得諸監有古渣淪浸入地漸生鏽未乃淘掘

成銅品合說鑄焉右通奉大夫秘閣修撰程唐提舉江州太平

觀與理作自陳唐復職年月未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十有二月己亥朔檢校少保鎮寧鎮信等軍節度司

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岳飛還招討

使帶御器械神武中軍都統制權殿前司公事提舉宿衛親兵

楊沂中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併中軍隸殿前司沂中自劉錫之罷

此真除也自五軍外又置選鋒護聖三軍每軍皆有統制仍令沂中具

名中樞密院給降付身給付身指揮直秘閣宋萬年提點利州

路刑獄公事日歷萬年去年五月己亥自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轉

直徽猷閣到任詔果州團練推官王利用知陰平縣丁則江原縣丞馮



時行知蒼溪縣常明左迪功郎曹彥時並召赴都堂審察如未能
遠來令宣撫司與陞擢差遣則晉原人時行已繫人明安民孫也
先是祠部員外郎楊晨撫諭川陝還薦利用等射行于朝故有是
命 中書門下省奏累據臣寮陳請乞淮南川陝荆襄等路行
屯田之制以裕軍食乃命學士草詔諭諸帥如所請 詔閤門祇候
孫宗節特差幹辦儀鸞司指揮勿行先是閤門得旨行下而言
者以為自來未有閤門承受聖旨除臣僚差遣條法深惡自此沿習
為例中外臣僚因奏對之際于求差遣上累聖德此事雖小所繫
甚大望賜追寢仍詔大臣今後傳宣內降或官司申乞奏審而不
依法律者並依祖宗法律許中書審院及所屬官司執奏故有是旨

崇節差遣以十一月辛巳
得旨令但附寢命之日

庚子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唐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徽州以
煇引疾有請也 詔神武係北軍齊統久歇塵正

按神武乃高教
誼統此云北虜

未詳宜以行營護軍為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

後軍稱後護軍劉光世所部人馬稱左護軍吳玠所部人馬稱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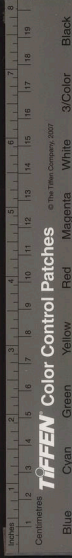
護軍並聽本路宣撫招討司節制

鎮元小徑稱通曉路宣撫司節
制此時湖北未置宣撫也克云

川陝右軍復亦謂之石王彥所部人馬稱前護副軍聽荆南宣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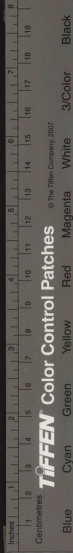
司節制官已下請給資任軍分如舊中護者本張俊所將信德府

部由後以志銳諸將及張俊親兵與張用李橫閻皋之眾隸之前
護軍者本韓世忠所慶源府部由後以張過曹成馬友李宏巨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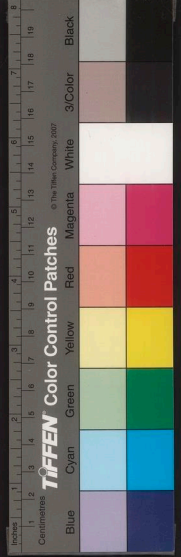
古王壞崔增之衆隸之役護軍者本岳飛所將河北部曲後以韓
京吳錫李山趙東湫任士安之衆隸之左護軍者本劉光世郤延
郤曲其後王德麟瓊新賽自以其衆隸之右護軍者本吳玠涇原
郤曲後得秦鳳散卒及劉子羽閬阡台之衆隸之前護副軍者本
王彥河北所招郤曲其後稍以金州禁卒隸之至是後與世忠光
世軍最多玠次之飛又次之考兵視諸將最少自渡江以後三衛
名存寔亡逮趙鼎張浚並相乃以楊沂中所將隸殿前司詳潛部
曲隸馬軍司統制官顧漸部曲隸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
曲後又益以他兵故其衆特盛潛之軍統二十餘漸所統烏合之兵
而已癸卯今月乙巳差克湖南安撫司使喚
其兵以壬寅日隸步軍司今併附此言者論行在職

事官凡有除授盡降指揮承襲舊例日下供職此無補於事適足
以長奔競之風又有不可者方除命之出合於人望者固無可言僅
未愜於公論則御史諫官得以言舍人得以綴給事中得以駁
與其寤寐於供職之後昌若改正於未行之前不為反汗也執政大
臣人主之所體貌天下觀之以為矜式進退之際其舉措尤當
慎也至於軍旋急切之事有司之不可一日闕者自可臨時別降
指揮勿以為此當從權權非反經之謂相時之宜權事之輕重而
已伏望特降指揮除去舊例亦所以訓迪到任勵其風節從之
詔四川置制大使司奏稟急速事許赴入內侍者通進用席蓋
請也



辛未趙禹等奏應都督府軍馬並撥隸三衛上曰祖宗故事應軍馬未有不入三衛者今釐正之甚善他日差出即降旨聽某將節制其名既正則軍政漸可復舊 權戶部侍郎王侯言致治之要無他上有道撥下有法守而已然則守法者有司之事也自兵火以來雖案牘散亡而嘉佑舊典紹興新書與夫通用專法纖悉其存柰何比年以來官失其守廢法用例其弊深甚如立功之賞不可以一揆也彼重而此輕則必引重以為例事死之澤不可以一律也甲多而乙少則必引甲以為例以至遷轉補授之差請給蠲減之異如此之類不可殫舉有司動輒援引以請甚者巧為附益規奈朝聽初則曰與例稍同又其次則曰與例相類一字之別去

法愈遠不啻倍蓰什佰千萬然也所以是歸於下怨集於上人不退聽事益增多為治之害契大於此伏望明詔大臣除刑寺斷例合依舊在當照用外其餘委官悉取已行之例精加詳定有不戾於法而可行於時者參訂修潤附入本例嚴戒有司自今以始惡道感憲毋得受理取有弗率必罰無赦詔左右司樞密院檢詳官取索措置條具申尚書省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院尤為叢冗至是趙禹因請委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為中制立為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吏無所肆其姦矣 能克小歷畧載此事於今年八月末又不出候奏請宜甚誤也按今年八月戊午正是編集糧審院續降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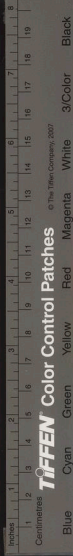
壬寅中書舍人魚直史館仕申先陞克史館修撰先是范冲以待制兼修撰而舍人當在待制之上改改命焉 吏部尚書孫近等乞依宰執例裁減俸給不許已而臺諫近底諸大將相繼有請上惡以不允荅之 詔龍圖閣待制耿延禧端明殿學士董耘保靜軍承宣使高則帥府舊僚令所在州各賜田五頃言者論其不可遂止 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吳表臣試稅書少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升中罷帶御器械以沂中自言職事相妨故也 親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江西路兵馬都監閔阜為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都監先是四川置制大使席蓋將湖南兵自隨以阜兼親兵統制故有是命

乙巳紹以翠羽為服飾者依銷金罪賞並徒三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工匠同之鄰里不覺察者抵罪賞錢二百千已造者三日不毀棄同此以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視復有請也既而文思院言學士院書詔棊中應奉班直行門等賜帶觀察使已上牌印冊寶法物皆合用塗金詔令如舊

文思院中明在六年正月已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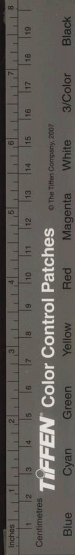
江西轉運司奉朝

旨措置賑濟事件乞支降本路實催苗米五七萬石委提舉司以州縣災傷分數取撥比市價減錢十分之三零細出糶仍令州縣勸諭有力之家入納糶米每一千石補迪功或承信郎使作官戶免丁身差役本路帥司舉辟合入差遣入納糶數每二千石依入納米斛補官例等四等已下戶本戶秋料全於十分者並賑貸為



種更不取息仍令州縣勸誘商賈出給公據注秋收處收雜斛斗
免納斛斗力勝稅錢仍每米一百碩許附帶別色行貨約計一百
貫沿路輿免收稅錢三分令州縣密竊詢訪停漏輿販見有斛斗
之人勸諭令依元收雜時價量取利息責認碩斗數目難出接濟
闕食之民雖收稅不及七分縣分亦許賑給若常平谷不足聽取
撥入細致米支給候將束有納到義倉斛斗却行撥還州縣當職
官賑濟有方使飢民安業者委提舉司保明提刑司覆寔申奏
朝廷援與旌賞都省勘會取撥苗米及許入納米穀補官不行外
餘從之

丙午詔韓忠忠錢糧專令兩浙都轉運使李迨應副先是金部員
外郎張成憲在楚州應副忠忠錢糧至是成憲赴朝重議因乞外
任官廟故改命焉 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復集
英殿修撰知鄂州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張浚既還朝始議
大合兵為北討計乃目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且察邊脩虛寔故有
是命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為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
帶御器械以其親兵選隸步軍司 徽猷閣待制新和靜江府胡
舜泮言伏觀熙寧間王安石當國變祖宗畫一之制創立新法而保
甲居其一當時宗公元老如魯公亮富弼文彥博力爭以為不可
行司馬光亦累章數其失安石好勝遂非必欲行之宗嘗三路不
勝其擾元豐年諸路盜賊蜂起皆保甲為之本款掣魁乃自為



鬼善良受患患少得志至元祐間司馬光秉政一切罷去民獲蕪
息盜亦銷弭及章惇蔡京祖述安石弊法而侈大之復行之於東
南雖不授弓弩教之戰陣然於一鄉之中以二百五十家為保差
五小保長十大保長一保副一保正號一都凡州縣之徭役公家
之料數縣官之使令監司之迎送一州一縣之廢事皆責辦于都
保之中故民當正副必破其家大小保長日被追呼不離公門廢
其耕農之業今民遭差役者如驅之就死地必多方曲計以圖苟免
吏緣為姦姦賊狼藉富者以賂逃役貧者舉家遠遁臣出守五
郡每視訟牒之中理訴差役十當七八民之患役如此未嘗不為
之痛心竊原立法之意不過欲便於補盜耳然盜之小者雖無此

法鄰理利害所同必能協力掩補盜之大者使有此法豈足以當
之近時淮西劇寇充斥保甲皆為俘虜未聞有一縣一鄉而能捍
禦者於盜則不能擒制於民則徒有搔擾豈若祖宗時者長壯丁
之為利于蓋祖宗時於第一第二等戶差者長第四第五等戶差
壯丁一鄉差役不過三人而已今保甲於一鄉之中有二十保正副
有數百人大小保長役者數多免者極少此不若者長壯丁之
為寬也祖宗時所差者長無得形官壯寄任之限但品官之家則
以不該蔭贖人及管莊田人代充其餘家長祇應老疾以次家人
充今之差役品官之家及老幼疾病者免焉不若者長壯丁之法
為均也惟寬則民不勞惟均則民不怨此祖宗良法萬世而無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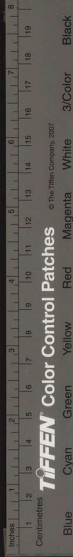
者也昔嘗以此安邦保民致太平矣今尚何疑而不行哉朝廷欲
養民力固邦本以建中興之業守臣欲以民之利病告于朝廷皆
無先於此者伏望特降睿旨討論耆長壯丁之法而行之罷去保
甲以疲瘵之民天下幸甚詔戶部勘當申省其後戶部言已有四
月已未指揮乞令常平司鈐束州縣毋得差委非本耆保事及赴
衙集祇應違者按舉從之十二月戊辰行下給事中張致遠言艱難以
求縣令每不得其人黎元受弊無以赴訴臣嘗求其政正由資格
大廢為令輕賤之所致也望令三省檢會薦舉縣令簡籍記之悉
與堂除大縣內京朝官見符次京官或未闕陞而待次通判者仍與
借服色他日以應即曹侍從之選若賢才有所旌別資格亦不盡

廢明分守是奔競則百里之寄國士大夫之所願也詔三省一就措
置

己酉趙禹奏謝因足疾蒙賜珍劑上曰藥所以攻疾疾良已則當
却藥或者烹煉金石餌之徒耗其氣非養生之道豈唯治身難國
亦然張浚曰秦以嚴刑峻法治天下而日遠其禍此可以為戒

給事中呂祉言近判行在職事官係朝廷擢用類多疎遠不獲一
望清光故延特見訪問所以求賢審官詢事考言悉至博也然特
從以官言語恣願閱朝夕論思出入獻納乃其職也豈可令與庶
官輪日面對願詔侍從官免輪面對如有已見即評依舊例請對
勿拘以時勿限以數從之

熊克小歷載此事于十一月十一日庚辰按社是月十三日始除給事中其定



社上此奏在十二月十一日巳酉克蓋差一月也

唐成衛大夫秦州刺史都督府中軍統制軍馬吳錫為殿前司

策選鋒軍統制黃都督府軍統制按督府統制及馬廄而左軍統制中世景推鋒軍統制詳京省出成

于外右軍後軍統制未見姓名當考

辛亥上與趙禹論人才因曰朝廷用人不分彼此四方人才宜參

用之沈與求曰成湯立賢無方宣限南北大理卿張灼充祕閣

修撰知饒州石迪功即朱敦儒賜進士出身守祕書者正字敦

儒既受官上命德慶府以禮數遣赴行在既至入對遂有是命

尚書金部員外郎張成憲直秘閣提點淮南兩路刑獄公事 權

戶部侍郎王傑言兵卒未息屯戍方輿大計所入充軍瀆者十居

八九此因用所以常三當講究長策細大不遺斯為盡善庶幾日

增月積漸致富寔臣愚見畧陳五事一曰處冗食之兵二曰捐有

餘之祿三曰收隱陋之賦四曰補銷毀之費五曰修平準之法臣

聞兵貴精不貴多兵多而不精則冗食者眾冗食者眾則勇怯不

分勇怯不分則戰無必勝是冗食之兵不唯徒費糧餉取敗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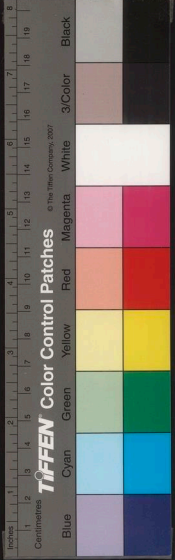
故治軍之法戰兵之外車御火長牧人工匠之屬皆有定數舍是

則為冗食今日財用所出盡於養兵然其間未嘗入隊不堪披帶

者尚多有之竭民力以養用無之人計也不如委自將帥畫加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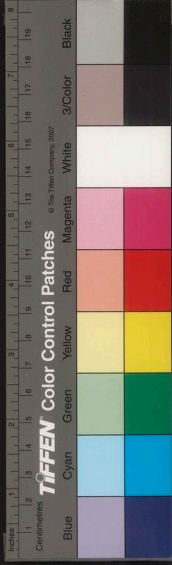
汰付之清臣藉荒閑之田計口分受官為借貸給與牛耕使之墾

闢仍且與減半支給錢糧俟秣熟之時便罷請給一歲之後量立



租課且以萬人為率每歲所減米十餘萬碩錢四十餘萬緡絹布
五萬餘匹况又有租課所入裁備此以養戰士非小補也艱難以
求流品猥衆進用殊常而制祿之數一循舊法理宜不給欲乞應
內外文武官俸給等以緡計者自百千以上每千減半有兼職官
通計並俟事平日依舊如此則裁損雖衆不及小官怒而易行夫
復何患自軍興以來十年于茲財用所出大則資之民力其次則
資之商賈無不自竭以奉其上唯是釋家者流一毫不取邑以千
計郡以萬計不穡坐食吾民其隱陋稅賄損國計不知其幾何也
臣謂宜酌古今之意權急緩之宜使之輸米贍軍人歲五斛依稅
限送納凡居禱坊及西北流寓者特與蠲免於以少舒民力不為

道也自艱難以來饒度兩司鼓鑄遊歷而江浙之民巧為素有銷
販錢寶習以成風其最者如建康之句容浙西之蘇湖浙東之
蘇越鼓鑄器用供給四方無有紀極計一兩所費不過十數錢器
成之日即市百金嘉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計所銷毀無慮
數十萬緡兩司所鑄未必稱是加以流入偽境不知幾何乞明詔
有司由嚴銅禁屏絕私匠自今以始悉論如條除公私不可闕之
物立定名色許人存留及後官鑄出賣外其餘一兩以上嚴立罪
賞並令納官量給銅價令分撥赴錢監額外鼓鑄國家平昔無事
之時在京則有平準務在外則有平貨務邊計之餘內禱因用無
慮二十萬緡其效固已可見况今日師旋方興用度日廣欲乞先



於行在置平準務次及諸路要會去處各置平貨務以廣利源誠
非小補俟其就緒置使領之此五事者儻有可採乞令有司講究
條畫排斥浮議斷以必行詔戶工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 殿中
侍御史周蔡言州縣人戶自兵馬盜賊殘破之餘困於軍期例多
貧乏望將蔡京父子王黼李邦彥等給使減年及其他恩澤補官
并童貫梁師成未劾等妄作名目補克大小使臣之家並不理當
官戶一例選募克後庶幾少寬貧民下戶之力事下吏部具後史
部言給使授官於本選無理為官戶之文蔡京等他恩補官及童
貫等妄作名目之人乞如所奏從之明年正月
丁丑行下

壬子尚書吏部員外郎周秘守監察御史 詔王寀追復朝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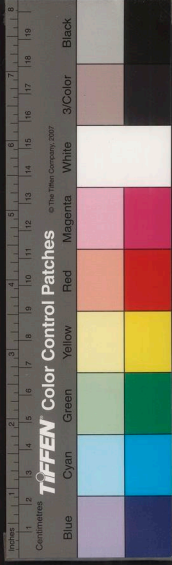
夫宋江州人嘗為親衛中郎政和未生詐為天神示現誅死是用
其家請而復之後省疏其罪命遂格

癸丑詔准東西以陝宣撫使荆襄招討司荆南安撫司並以參謀
官一員提點本司屯田公事 右殿後撰致仕趙億落致仕提舉

台州崇道觀用給事中呂祉等奏也命下而億已卒矣 汪藻撰億
延知公未寢起提舉崇道觀命及門而公卒時乙卯十二月丙申
也按億之卒在此前十七日藻所云小誤

甲寅尚書刑部員外郎楊邁直秘閣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使自渡
江後由朝士出為川陝帥臣者始此 尚書工部員外郎許賜秘

書者正字孫雄飛並罷 遣中使賜諸大將銀合臘葯其川陝荆
襄止令憲院遣使臣以地遠故也 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卒吏部



言照得本官脚色係曾經勤主人數詔進復嚴殿閣直學士東野
既貴嘗請於朝與兄弟世為義居禁子孫母析戶又輟俸買田為
義莊以給疎族之貧者

乙卯左文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凌景夏為秘書省正字用帥守
禁密禮蕃也右通直郎樓璠與陞擢差遣遂以璠通判邵州璠昇
子也為於潛令宣諭官舉其政績語俟終更引對而甄擢之至是
代選用薦者改官乃有自命宣諭官所薦前此未
有不得對者當考

丙辰嚴殿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觀知彭州觀既罷歸屢詔
不赴乃就用之 右迪功郎江表克勅令所刪定官

己未改樞密院北面房為河北房 諸路制置大使呂頤浩李綱

席益次弟之鎮詔內侍往勞且以銀合茶藥賜之 因子監丞張

戒守秘書郎右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李維行因子監丞羅綱

弟也史館修撰范冲薦其學問操履置之台省無所不宜遂召對

而有是命 直秘閣李莘知興元府中書以興元殘破之後久闕

正官樞治故選用之時宣撫司已用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王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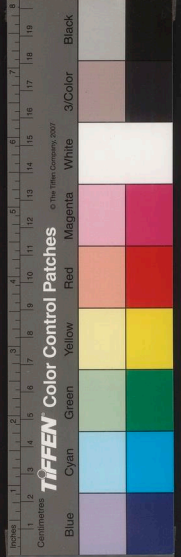
守興元莘不得上乃改知雅州興元帥題名王俊今年五月到任
日歷李莘明年九月已卯差和雅

州 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志落職罷官現依衝替人例

係事理重子志守衢州視事再閱月請司共劾其徒流編配無慮

數十人率皆報復仇怨任情廢法自謂滅門刺史乞送所司治罪

先半月子志已得請奉祠輔臣進呈上曰監司乃外台耳目之官



既按劾自當推治然有罪者家居待命而證左無辜之人往往淹延因禁動歲月深可憫也子志罪狀既明別不須干証第默責其身足矣趙鼎曰臣等共議欲將子志錫罷不必取勘上可之此臆

乙巳自陳宮視

庚中天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上曰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最為久任號稱職令內外計臣儻能稱職就如爵秩以褒寵之可也不須數易張浚曰久任宜獨計臣他官儻有稱職者亦當如此殿中侍御史周葵試司農少卿葵嘗入對言今天步高艱非臣子諷課之時臣願直言其失大抵務虛文而無寔効固進教所行之事不當者凡二十許上曰趙鼎張浚為朕任事不可以小事形

迹之葵曰陛下曰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共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高望大臣納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指陳便為形迹臣願人因言使大臣得意不惟可救朝廷之闕亦可保全之上曰此論甚奇至是朝廷議大舉而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不必更論安危治亂未有不自治其國而成大功也或言葵沮固大計遂有是命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長源大理寺丞黃珪並為監察御史 詔上虞黜當職官貶秩一等令提刑司治罪以月中無注責益教故也其會稽等七縣鬻益數少者皆詰之

辛酉起居郎潘良貴言中台省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喉舌之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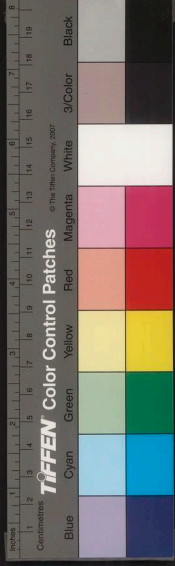


六曹遵奉成憲各揚乃職兵火以來苟簡玩習視為傳舍其最甚者遇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不依據格法指定是非常操兩可之說曰更合取朝廷指揮是致朝廷臨時別有衝改長貳郎官循默奉行不復更有執守每廢一法即後來陳乞者循以為例千求請託紛然無窮若不加察恐省部成法盡壞其患有可勝言者伏望嚴飭六曹長貳郎官各務協心凡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須據格法定是非供報仍乞詔大臣事關六曹者不問鉅細一切唯有司格法是從庶幾杜僥倖之門開公正路仰稱陛下賦政之意輔臣進呈上曰祖宗以來自有格法有司但能遵守即事稱職格法既定誰復有僥倖之心唯其因事陳請人思幸得此法所以寔

廢也可依良貴所請更切申嚴沈與求曰六部乃法守之地有司徇情遂至廢法而用例然情豈勝徇耶僥倖之門塞則人自安分天下何患不治中興聖政史臣曰法外豈得有例哉徇情之私而為法之蠹莫例若也其弊蓋出於特旨為例夫而又訟請之僥倖相乘無不可者是猶隄其不齊於物而悉廢其器雖有權量度數無所用之也天下誰為知是王之分者哉然則法安出也傳之祖宗蓋有所創之於上付之有司蓋有所受之於下猶權量度數之器受之於官而用之也夫是之謂遵守詔勅令所刑定官監登聞檢鼓院官自今並令轉對以周葵嘗建言檢鼓院隸諫者而刑定官為書局故也

癸酉詔川陝人州不過三員縣鎮寨一員吏部員外郎徐林言比元豐勅差誤故命中明行下明年正月別立法

甲子詔屯田郎中樊賓侯都督府日出日隨逐去江淮措置屯田時



張浚再出江上款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心頗憂之不款出口趙鼎察知其意與知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若兼領屯田而歸不為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為之

乙丑監察御史周秘守殿中侍御史

丙寅都督府奏以集英殿修撰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王管機宜文字龔彥詩並往川陝撫諭詔各賜銀二百兩遣行時張浚將謀出師故令子羽等見宣撫副使吳玠諭指而玠亦屢言軍前糧乏因命子羽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為命湖北帥臣同知夔州張翥以閑田排畷澧辰沅靖州力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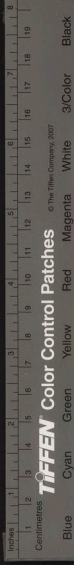
手用樞密院請也

丁卯右朝議大夫韓招主管台州崇道觀招坐蔡條親黨久斥至是始得祠

戊辰詔御史台劾參官用在京通直帥以上望參用釐務通直帥以上除宣制及非時慶賀以望參官餘並令劾參官趣赴是夜雨雹

是月偽齊前尚書右丞張東死

是冬金主亶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偽齊劉豫敵海道圍及戰船木槎于金主亶金主亶入其說調燕雲兩河夫四十萬入蔚州交耶山採木為棧開河道運至虎州將造戰舡且浮海入化既而盜



賊蜂起事遂中輟聚材于虎州以張匪帥要松樸記聞王大

州之北夢周編年謂之萌骨子

記聞謂之盲骨子今從行徑錄

是歲都督行府令靜江府昭州折布每疋增一千二郡之民歲

輸布九萬元有奇舊法每元為錢五百至是始增之此據路彬所奏修入

左朝請大夫馮子修致仕子修知普州治有能名上召之子修以

年論七上章請老乃有是命子修西充人嘗為長安令童貫使

陝而士大夫謁者皆邦庭子修長揖而入貫怒奏子修益建

神霄宮不特作坐奪官晚乃得州既致後六年而卒此據趙遠撰子修墓誌修

入其月日未見且附耳末後考南班宗室賜名者二十有一人諸宗室命官者

三十有七人兩浙路見管戶二百十二萬餘口三百五十三萬

餘廣南東路稅客戶六十一萬餘西路稅戶三十一萬餘客戶十

一萬餘陝府西路戶四萬餘荆湖南路戶九十五萬餘成都府路

稅戶七十八萬餘口二百十六萬餘客戶三十七萬口九十萬餘夔

州路稅客戶三十四萬餘口八十六萬餘福建路戶一百十三萬

餘口二百五十九萬餘有二龍死于冷山金左丞相陳王希尹

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為不祥乃止松漢夏國主乾順改元大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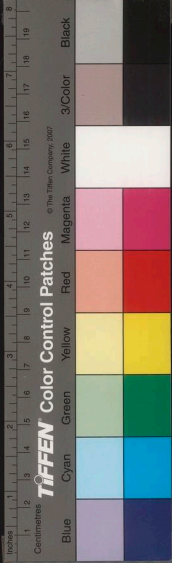
四州德領所利州大軍庫有李顯忠西夏僑諱云大德五年正月

下樓頭忠以八年冬卒夏九年六月遂朝合在紹興九年遂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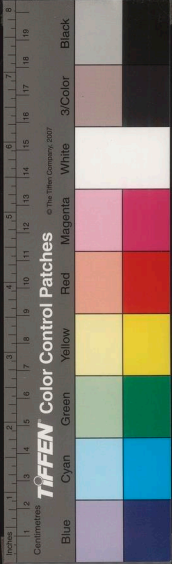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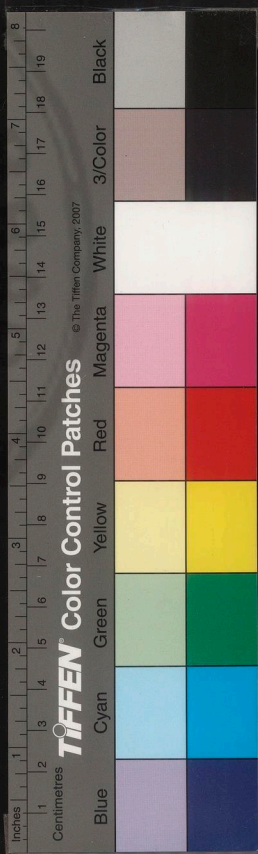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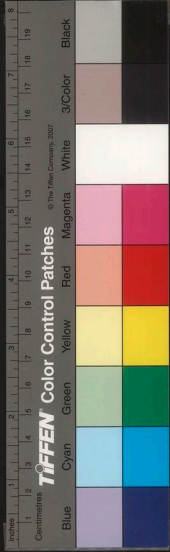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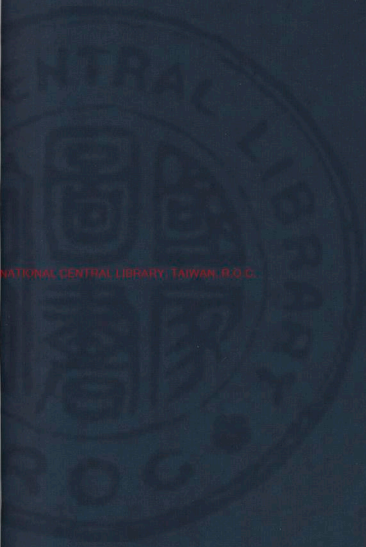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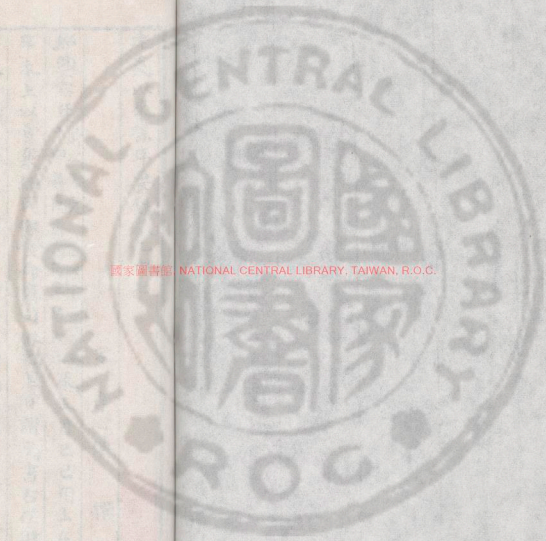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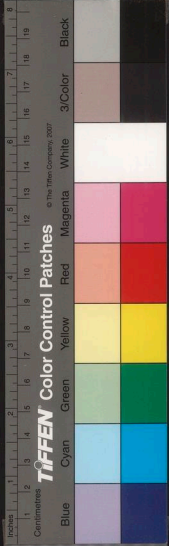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brary or archival label.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3392.688 v.40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

歲次丙辰
十四年為齊劉裕阜昌七年

金熙宗 宣天會 春正月己巳朔上在臨安

卒未上以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張浚

曰朕居嶼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歲亦宜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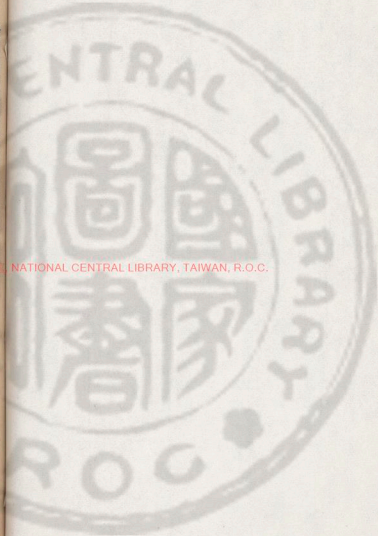
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於溝壑強悍者流為盜賊朕為

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况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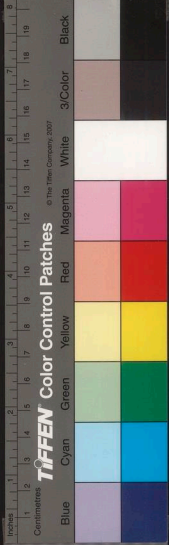
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陛下以

多難之際兩宮坐處一有差失存亡所係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

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自昔人君正心修己仰不愧俯不怍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姿
為所當為曾不他郵以陛下聰明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
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而不
能疑則中興之業可建矣

士富都省請令吏部立勳官法應破金人拓地主兵官萬人已上
第一等功五千人已上奇功並許加帶大使臣已上自武騎尉月
給帶勳錢十千正任觀察使已上自輕車都尉月給二十千應賞
功合轉三官者賜勳一轉五官者賜勳二轉雜歷序封許用勳品
後果不行 初置行在和劑局給賣藥用權戶部侍郎王侯請
也 左朝奉郎都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為尚書工部員外郎

直徽猷閣提領都督府市易務張澄行尚書戶部員外郎兼提
領市易務行府專一措置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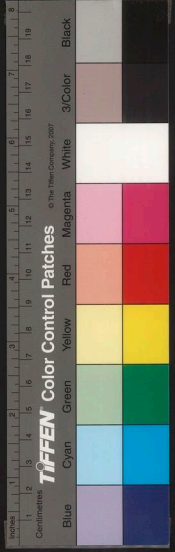
癸酉中命給舍甄別元祐黨籍時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
言朝廷推別淑慝大開黨禁以風動天下凡隸名石刻之人皆蒙
追錄此千載盛德之舉也然而其間賢否是非未免混雜方紹聖
初章惇蔡卞用事欲擠陷善良以快私忿上意未決而李清臣首
唱異議助成京卞之惡善類由塗炭而清臣獨留廟堂繼而姦人
欺天厚誣太母有欲廢意尚畏天下公議不敢自恣而邢恕乃種
手攘臂力證其事至于反覆變詐如楊畏者固又不足道自崇寧
以後黨籍日衆其間固多忠謹助正之士出處議論具在方冊至



如妬賢嫉能助成黨論之人偽乘迎合以至睚眦京下欲終廢之
 故借黨籍以振怨汗蔑喜類以至今日子孫又從而藉口僥覲恩
 典倖門一放流風靡靡雖故家遺族未免銜鬻希進傷教敗俗莫
 此為甚伏望密詔近臣博訪耆舊重加審訂稍示甄別以行典禮
 庶幾賢不肖各當其分足以取信天下後世故有是旨日歷書有音依已降
 指揮合給第一就看詳而未見元降旨之日當求他書參考按黨
 籍請臣執政第二人畏待制已上第三十三人恕不在籍中直
 方諤詔故贈少保王淵許以死事恩澤二資換給常州田二頃以
 淵妻齊安郡夫人僕氏有請也直祕閣提點淮南刑獄公事張
 成憲同提頤都督府市易務荆襄招討使岳飛言太行山中忠
 義社梁青百餘人欲徑渡河自襄陽來歸時金人併兵攻青故青

精騎突而至飛軍前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謀言固未可
 信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沈與求曰若敵誠來者眾則數情
 審矣紹興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親衛大夫志州刺史梁興狀四年十月與五馬大師接戰至六年奪路渡大河歸本朝則興至今因奏到附此
 甲戌起居郎潘良貴試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董弁為起居
 舍人良貴未就職以父喪免給事中呂祉等言良貴以父年高十

五年之間出任不過數月貧甚無以舉喪詔賜錢五百緡令所在
 以上供錢給之賜錢指押在是月壬辰朱熹非秀水間居錄云有良貴者父年九十餘身病累年趙鼎聞其貧欲引為堂許以從之官百之即自至以少遺往史又遷中書舍人緣旬月間命未下而履父死矣右承奉郎孫
 道夫為祕書省正字道夫召對上問以方今形勢之地道夫請經



營漢中以為復陝西之基措置荆南以為守江左之策上稱善
武經郎權知閣門事潘承恩為武郎周知閣門事

乙亥右諫議大夫趙霽言比年以奉競日滿廉耻道喪椅台閣為
要津夔州縣為俗吏僥倖投徑以圖進身已參選者力來堂除得
外任者謀改京局故臣僚一遇賜對則明與世擢差遣一有過累
則明與外差遣人既知朝廷之輕外任孰不以内任為重乎願明
詔大臣凡任省台寺監及二年才可任煩劇者悉補監司郎守之
職任監司都守及二才可彼陞擢者悉充省臺寺監之選劇邑有
闕擇寺監丞有才術者為之宰寺監有闕擇縣令有治績者為之
丞吏出送入居中補外以息奔競以興廉耻使士無入而不出之
譏郎守無雅意本朝之望疏奏從之

丙子承信郎徐如海被脊黥隸化州如海陷北不得歸變姓名至
臨安為偽齊詞事因投匭上書為有司所覺故黥之 夜雷

丁丑詔納粟別作名目授官人毋得注親民刑法官已授者並罷
自今到部隱漏不寃者抵其罪時論者謂縣令民之師帥刑法之
官人命所繫不可輕重以授人比年軍興以納粟得官者不謂之
納粟或以上書文理可採或作獻納助國與理遠限原朝廷之意
欲激勸其樂輸使得為官戶而銓曹別無閑防之法近年以來固
有得縣令亦有得司法者此曹素未嘗知政務直以多賫一旦得
官若逐使之臨縣議刑其不稱職必矣既不能稱職必為民物之



言欲下吏部立法陞防仍先次改正故有是奇

已邗手詔朕以菲德致滋旱災痛念斯人流離窮苦屢詔諸路常加撫存尚慮未能深禮此懷春永弗謹今仰三省檢會累降寬卹事件布告中外悉力推行務在寬惠及民毋使詔書徒為文具又勸會荆湖南北江東西路旱傷湖南委呂頤浩江西委李綱各遠差近上屬官分詣管下往來點檢賑濟其湖北江東並委帥守依此詔感里之家見任添差官令別作措置初右諫議大夫趙鼎入見論今添差官員數猥多無補於事若不減罷國用益窘然有不可一槩罷者如宗室歸明歸朝官軍班換授及軍功優異之人乞存面外餘志罷去以紓今日用度之闕章再上進奏院言除川

陝外諸路添差官一千五百四十員戚里之家七宗室六百六十七歸朝官一百六十四歸明官二百八十四三省樞密院遠赴行在官十軍班換授一百八十八軍功一百六十一隨龍二十六歸附官三十三奉使之家十乃詔隨龍官係祖宗舊法奉使官理當優恤其餘忠義可嘉皆勿罷所省者七員而已起復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軍事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參議軍事

卒已罷綿州川陝宣撫司邵溥竣結局赴行在宣撫副使吳玠依江東淮南宣撫使體列專治兵事軍馬聽玠分撥錢糧令都轉運使趙開拘收限半月給局初張浚既召去王以盧法原以宣副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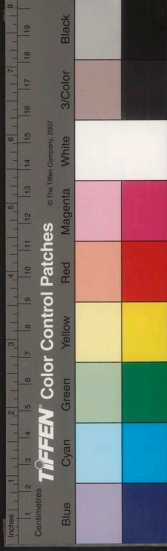
之溥又代之教人者務相勝軍政民政弛紊不可具言故有是
旨舊宣撫司有兵三萬馬數千至是厲玠矣玠克小廐云卒已吳玠性宣撫使安玠正
使名在九年正月竟但見日歷書有百吳玠依廣川使宣撫浚
使遜承其誤不復考耳恐是元降者失契勘或曰脫字當考
之初入蜀也在軍中者皆依衛官例給券有職事人又供給日糶
隊下敢效支錢米其餘兵校則軍依額支衣糧及料錢及玠專為
宣撫副使別立格例隊官已上依衛支驛料供給隊下有官人以
武兼高下添支銀錢蓋以為激勸也然諸軍折色米麥各以軍七
所在之直為準故米每石少者八九十多者至十二千議者患其
不均然沿襲既久終莫能革也淳熙十三年二月辛亥吳玠奏請
并十五年七月戊午旨據可參考
太常丞王晉言宗廟之祭於禮不合臣請究其自而論之僖祖

非始封之君而尊為太祖太祖寔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
熙寧始宣祖當邊翼祖既邊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蓋前日之失
其甚大者有二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行今日之議其可疑者
有四秦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敬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太祖即
廟之始祖是為廟祢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位之初太祖皇帝廟
號已定難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鄉之位以其非太
祖不可居也至熙寧又尊僖祖為廟之始祖百世不遷而太祖常
居穆位則名寔舛矣儻以僖寧之禮為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
祖當改廟號此三尺之童知其不可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而以其祖配之熙寧尊僖祖為廟之始祖而禘祖所出祭序不



著故禘禮廢自元豐以來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禘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清亂苛戚莫此為甚欲乞考古驗今所以聖學自傳祖至於宣祖親畫之數當遵自太宗至于哲宗昭穆之教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為廟之始祖每歲五享三年一禘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鄉為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若四祖神主臣謂宜依唐禮祔于景靈宮天興殿過大禘之歲就行享禮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不以世教為限傷祖廟既當遵又非郊禘之主尚仍配帝於禮無據宣祖皇帝寔生太祖當為禘主萬世

不易則配食感生無可疑者先是起居舍人董彥嘗有是請詔侍從台諫過防秋集議未及行逮普疏入乃趣侍從台諫禮官參議于尚書省後二日上謂左僕射趙鼎曰太祖開基創業始受天命裕享居東鄉之位合于禮經必無異議鼎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載在禮經無可疑者士大夫往往有異同之論乃命議者各具討論文狀由尚書省既而卒不行紹興元年十二月丙戌所書可參考也罷御史台平反刑獄推賞時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察官皆出陛下親擢糾察六曹之稽遺乃其職事平反刑獄糾察之一也居是職者宜不待賞而勅歲終刑部保明與羣吏同賞亦非所以待糾察之臣故有是命刑部侍郎廖剛乞以磨勘一官回贈其祖父左右



承菴郎從之

壬午宗室伯玖賜名據除和州防御史時年七歲 初命川陝四

路轉運司每季於孟月上旬定日集注在司待次官策闕注訖申

部以革注擬不公之弊用言者請也既而都省言訪聞多是蔽匿

闕次理宜約束約制置大使席益覺按奏

後皆在是
月甲中

癸未尚書左僕射魚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通成二百

卷 中書舍人魚侍讀資善堂翊善朱震試給事中徽猷閣待制

提舉建隆觀兼之館修撰魚侍講資善堂翊善范冲陞徽猷閣直

學士他職並如舊 故中散大夫開封府左司錄孟彥弼追封咸

寧郡王以昭慈聖憲皇后親弟特封之也

弼忠厚
父已見

淮東宣撫

使韓世忠言恭惟主上當其勞之日減放宮女節省中禁之費務

為勤儉以率天下在於臣子宜上體天心伏自國家多事以來養

贍軍旅調賦日親所費不恣世忠積俸之餘尚可杖屨願將世忠

合得俸祿一切倚闕俟至恢復中原職方貢賦咸入天府然後請

於有司優詔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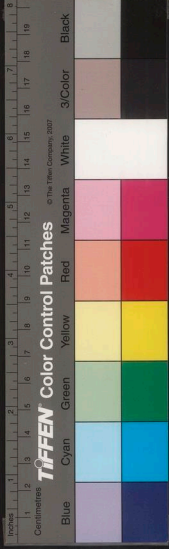
乙酉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劉綱丁祖母憂乞解家承

重州人共留之後五日詔綱免持服

丙戌尚書右僕射張浚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務復

據中原為謀巨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為浚

即張榜聲豫叛逆之罪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駐軍承楚淮西宣



撫使劉光世七太平州江東宣撫使張浚七建康府而湖北京西
招討使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為邊防未備空關之處尚多浚獨謂
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盩厔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
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
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前後空濶為憂曾
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
守之然後可安乎浚既白于上又以告之同列惟上深以為然於
是參知政事沈與求言都督府閑取空名告敕宣諭以萬數臣疑
其有所為以間趙鼎張浚而不以告臣今又見浚言有川陝荆襄
之行此固用兵之謀臣初不以為非第欲審而浚行況遣宰臣之

出乃大議論臣寔參機務而不與聞是智不足謀國也乞罷政不

久是日詔百官出城送浚行宗正丞孫緯向浚自言沂人丞相此

行恢復中原望以緯字本郡浚大喜對衆稱善而許之應克小歷

出城班送浚行謀也日正月十五日癸未三角奏劄會是日慈

叢視師制裏已免班送有旨令百官並出城餞送今從今

領四川財賦趙開增印錢引三百萬給帑軍儲

丁亥淮東宣撫司參謀官陳楠淮西宣撫司參謀官李健江東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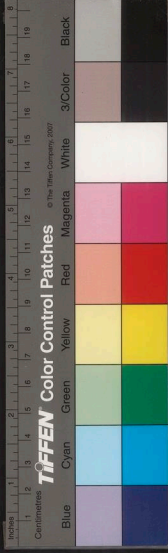
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郗漸對于內殿上諭以國家贍養大兵之

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意措置也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

况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後二日以輪輔臣趙

鼎曰措置如此社稷幸甚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之行屯田者

何其易而其效何其廣也趙充國之於



望中是以將帥而行之也張公謹之於代州是以前守而行之也韓約之於振武是以節制而行之率不過一二歲而軍儲富矣今將帥恬不加意折奪任使之意也使其間渠引水用以澆溉罷若節文駟耕百畝課督將校能若節子儀如詔廣西提點刑獄是而有不成臣不信也亦在賞罰之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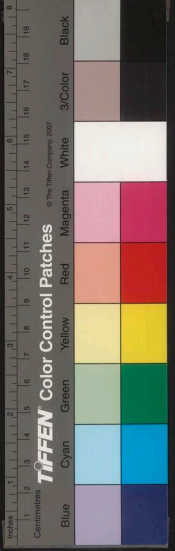
公事鞫瑣帝末三萬石赴湖南帥司賑濟此據品順浩五月

已丑以皇伯華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石堯叟視朝尋贈令石開府儀同三司賜銀帛百疋兩

唐宣殿中侍御史王緡言有司中請乞將預借坊場錢先還一半不便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號令貴于守信而已儻或失信何以使民服從宜如緡所奏

辛卯內侍衛茂恂降一官送吏部茂恂往岳飛軍前撫問受覲過

教內批降黜輔臣進呈上曰受覲送過教宜坐以贖罪今降官已足寬典須當逐之使為外任沈與求曰陛下罰此一人可以為後來之戒上曰有罪則罰但此一人趙鼎曰陛下懲戒如此後人必不敢犯 詔諸路監司帥臣曰朕以督獲之會付在相臣姑遺視師俾分關制凡所措畫動干事機惟爾監司帥守郡縣之官宜皆戮力同心協濟國事苟或懷私害公慢令失職已命張浚就加點降以聞國有常典朕不敢貸資爾眾士毋敢弗虔 吏部尚書魚侍講孫奭兼侍讀吏部侍郎劉大中兼侍講制曰朕惟王教典籍寄先聖所以致治之成法也屆時多艱不忘稽古設官初講豈直踵故事而已哉慨念熙寧以來王氏之學行餘六十年邪說橫興正



廷壅塞學士大夫心術大壞陵夷至於今日之禍有不忍言者故
孟氏以楊墨之害甚於猛獸亂臣賊子與夫洪水為患之烈信斯
言也朕方閑邪存誠正心以正百官推而至於天下之心自非直
諒多聞所謂益友者孰與考質疑義以輔朕之不逮大中博洽古
今待論不可擢自論思俾充作選夫作於心而害於正念既往往
之不足懲尊所聞而行所知庶將來之有可復朕固敢不勉爾宜
悉其所蘊

癸巳殿中侍御史王縉言諸處推鞠公事惟簽贓之吏多狹智數
重贖獄司追理干繫停緩歲月使陳訴及照證之人各有退心照
後贓狀可以昭雪其堅執不寤者往往非理致死欲乞春諸路提
刑司檢法官看詳有情款異同而申報病死者研究情寔如有寃
枉具申朝廷庶幾官吏不敢輕害人命從之

甲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旱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呈戒約早
災路分監司帥守賑濟饑民等文字上曰歲饑民多流殍心惻然
官為發廩以賑給之則民受惠惠苟為不然雖詔令教下忍徒文
具身實申飭有司多方措置米斛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浙東路令
逐路監司行下早傷州縣恪意遵行如奉行有方別無流亡當行
旌賞如流亡稍衆或聚而為盜即重行寬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
優劣保明未取上旨賞罰神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水旱之災治世
有賑貸之令本朝從而推廣之災之所被必開倉廩已通貸體力
從甚則轉乞路粟以給之入甚則出內帑金帛以濟之視前代益



周家矣至於戒飭監司州縣以存恤有方輿奉行不謹者而為之賞罰則自太上皇帝始州縣之官以字民為職者也職乎字民救其災而不能救為罰將奚辭彼知罰之可畏而賞之可慕也於之聞德積而彌高澤濟而益深民之戴宋永永無敢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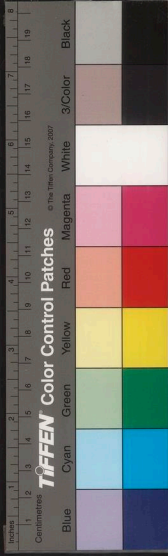
乙未萊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司公事遣順乞外任趙鼎曰祖宗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勵也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賞之則廢法故不得不慎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中興聖政臣謂呂義亂天下而文帝復使諸昭與兵豈非以大后故欲恩之耶昭卒犯法誅死為足為恩也哉魏文帝識之以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亦可謂知言矣魏太上皇帝之語趙鼎真可為萬世法也

丙申進士魏悌特補將仕郎悌行可子也行可之應募出使也朝廷已官其子弟至是其家復援例乞官子孫四人詔如所請而言者論行可名節無間雖狗畜未返朝廷所當存恤然恩例過厚公論未久故錄但其子孫高

丁酉尚書都官員外郎錢葉改禮部葉自御史府再轉為郎既而乞補外乃除知泉州二月辛亥除郎左朝散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判官

馮康國為都官員外郎左宣義郎薛徽言守此都員外郎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同上陞轉文臣迪功郎陞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改宣散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闕



門祇候三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閣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
特賜金帶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
請給具家並作官戶見闕差役科數並免如將來參部注擬資考
磨勘改轉蔭補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行仍免登試金
帶永遠許繫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州前三日愷
因面對言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
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之說故命出守三月己卯再責詔江西轉運司
子去年上供米內共撥二萬石付帥司為賑濟之用即不得有妨
應副岳飛一軍米數

庚子江西制置大使李綱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並兼本路營田
使翌日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
張浚湖北襄陽府招討使岳飛川陝宣撫使吳玠亦如之飛玠惟



門祇候三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閣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
特賜金帶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
請給具家並作官戶見闕差役科數並免如將來參部注擬資考
磨勘改轉蔭補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行仍免登試金
帶永遠許繫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州前三日愷
因面對言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
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之說故命出守三月己卯再責詔江西轉運司
子去年上供米內共撥二萬石付帥司為賑濟之用即不得有妨
應副岳飛一軍米數

庚子江西制置大使李綱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並兼本路營田
使翌日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
張浚湖北襄陽府招討使岳飛川陝宣撫使吳玠亦如之飛玠惟



不帶大字 賜兩浙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右僕射張洙言
迨近措置酒稅課利錢僅五十萬緡脩見體國故也 詔書諸給
膏貼錢依限逐旋催納起發毋得希覲妄亂申請先是已減下戶
所輸之半又詔全無物力人戶皆免都省言慮州縣猾吏妄說事
端致令人戶意妄再有更易不行依限送納故條約為而右僕射
張洙言元降指揮非奉聖旨不得支使方軍事之際亟措置屯田
所費益廣已逐急取撥應副使用乞俟支使了畢具寔數奏請除
破從之波奏請在三月癸巳

辛丑左承事郎邵柄充樞密院編修官 司農寺丞都督府主嘗
機宜文字蓋諒撫諭川使還入見詔進秩二等

壬寅持眼前左中大夫富直柔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時直

柔方持所生母喪故有是命既而言者論直柔編以書達權貴論

起復章格不下會直柔辭免新命鼎進呈言寔無此事上曰鎮江

諫守出自朕意小大之臣未嘗有荐直柔者前已面諭台諫今且

當降詔不允再有請則從之可也既而直柔引彌故事乞終喪制

上許之上詔在二月己未直柔再奏在四月辛丑 詔利州路經畧安撫使郭浩襄陽

府路安撫使張旦金均房州安撫使柴斌知建康府主管江南東

路安撫司公事葉宗諤知鎮江府主管沿江安撫司公事譚兼並

營田使先是淮東西湖南北荆南帥臣皆已兼帶至是慈命之

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為屯田先是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



見其效會張浚出行意因出戶帖錢二十萬緡為本浚請應事務
並中行府措置俟就緒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近田並行拘籍
依民間例召莊客承佃每五項為一莊客戶五家相保共佃一人
為佃頭每客官給牛五具種子農器付之每家別給菜田十畝又
貸木錢七十分二年償勿取息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
遂命屯田郎官樊宥提舉糧料院王希同推行高七月壬申又
發邠司農寺丞蓋諒言四川提轉牧守之官特去朝廷阻遠轍法
外用刑軍民少有違與處斷輕重係於臨時喜怒之私上負陛下
好生之德乞速加禁止詔制置大使司密切體究接初聞奏都
督府劾士張鶻特補下州文學鶻陝西免解進士也解潛在荆南
便宜版授至是命之夜雪

甲辰實行在交子務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
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萬用於江淮矣至是中書言交子
錢引並沿邊羅買文鈔皆係祖宗舊法便於民間行使自軍興以
來未嘗檢舉今高賈雖通少有回貨已放舊法先樁一色見緡印
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同見緡行使期於必信決無更改詔
諸路漕司榜諭遂造百五十萬緡充羅本將悉行東南高五月乙
未國改為尚書刑部侍郎廖剛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剛引疾求去
疏三上乃命出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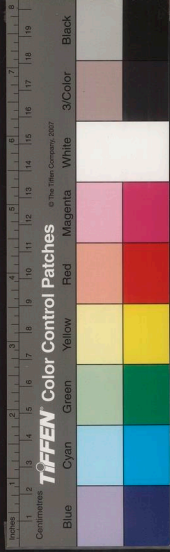
左迪功郎林儵隨兩資與堂除差遣儵乞上所著易書詔給事中



朱震詳聞震言儻積學有年用功至勤乃令明州給劉錄其所著易說又天道大倫書奕卦纂集等合二十六卷上之故有是命己乙右諫議大夫趙霈言去秋旱傷連接東南今春飢饉特異常歲湖南為最江西次之浙東福建又次之然今賑饑之術不通二說惟魚行之斯可以活飢貧而消盜賊一則發廩粟減價以濟之二則誘民戶賑糶以給之諸路同書有旨許借當平糶倉矣又嘗令州縣措置賑糶矣然糶難之際食方闕糶倉之粟諒亦無錢州縣往往逐急移用無可賑給唯勸誘民戶糶賑尤為寬惠然募右開糶蓋其常態况當飢歲彼孰知恤全在州貢之守縣貢之令多方勸諭上戶估定中價俾以所食之餘各行出糶稍濟貧乏務

在均平然自來官中賑濟多在城郭遠致鄉村細民不能偏及臣願以上戶所認米數紐計城郭鄉村之戶多寡分擘米數縣丞簿於在城及逐鄉要關處監視出糶計口給歷照支或支五日或併十日其文簿收錢並令人戶親自掌管官下得千預既無所授人亦願從此惠而不費之道猶有餘補不足之術也從之

丙午賜兵部尚書折彥質進士出身時參知政事沈與求教去趙鼎欲引彥質代之以其進不繇科第乃有是命 監察御史梁弁言行在倉官任滿有出剩之賞由此諸州綱運多端加量枉被蓋禁望賜寢罷若任內交納不擾特與推恩庶幾其獎可革從之教令所奏川陝路知州通判不並差川陝人無通判而但有簽判



或職官獨員者同職官判司兵官令佐並準此監司屬官每司不得過二員著為令先是吏部省記川陝人州不過三員縣鎮寨一員既而員外郎徐林以為不便乃更立法焉

戊申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請復以襄陽府路為京西南路唐鄧隋鄂均房州信陽軍並為所隸從之

己酉故承議郎追復竇文閣待制鄧浩贈竇文閣直學士謚曰忠時浩子柄入對上浩諫立元符皇后章疏手藁給事中呂祉等奏其言直而婉肆而隱有古諫諍之風與世所傳偽疏激許淡俗然妄之說不同竊惟浩之名德表在一世如是而前日追復止于舊職未厭公議欲望優加贈典仍許依舊章豐稷例賜謚庶以副止

上優恤黨人旌顯忠直之意故有是命 右儒林郎姜仲開特改右宣教郎通判鄂州仲開宰邑有聲為宣諭官薦對故也 太學生張逸補右修職郎進士魏昌明補右迪功郎二人自淮北來端故錄之 進義副尉尹機為右迪功郎李萬為下州文學尉陽翟人祖荐嘗從蘇軾學為文章元符末以上書紙誣入自訟齋不第元機安化人趙鼎之末第也嘗机從文天氏講學天氏任不達而卒二人嘗以策干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於荆南潛還朝例補武職萬能為歌詩援黨人子孫例許于朝都省言荐在元祐間名重一時坐應詔上書終身廢棄依赦合該錄用子孫萬又請以給使一官及親屬轉官恩例為机換文資以伸師友之義故有是命



詔江西轉運司相度以旱傷州縣下戶所納苗米價錢於江次糶
發客販米斛初上以江西湖南早命四等下戶苗米皆令折納價
錢而江西漕司請放稅四分已下者仍理本色至是又言撫州已
催二千餘斛郡皆無之乃召洪吉等州分折殿中侍御史王縉言
去歲災傷至甚官司檢放未必以定四等以下該納價錢者少催
首日未及見申到其寔可見近湖北轉運使申鄂州見商販米斛
船到岸價例不知高貴乞降輕舟和糶若令江西轉運司委能幹
官就江次糶發縱折納價錢除津板糜費欠折之外官司貼支數
亦不多使一路細民免監督之苦無逃逸之患甚大惠也詔相度
措置申尚書省

庚戌殿中侍御史王縉為右司諫監察御史石公侯等殺中侍御
史制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謂輔弼弼丞大臣之職朝夕納諫
務引君以當道者也後世事任言責析為二途官以諫為名而所
用未必賢於是大臣不得盡其規而人主不得聞其過矣况未濟
艱難慮多闕失顧茲任局尤難其人縉孝謹忠信有古人之志德
稱於士友而達於朝廷頃自郎闈罹居憲府三院御史爾虛其二
為不好許以為直不循法以掩姦不為人飛走以得吹所憎肆惟
汝嘉俾咥諫列夫孝有移忠之道職在盡言之地勉行爾志以徇
予違 詔江浙閩廣諸路總領賣田監司榜諭人戶依限投買鄉
村戶絕并沒官及賊徒田舍與江漲沙田海道泥田非為并兼之



家小立祖額佃賃者永為己業更無改易仍令戶部與監司州縣
毋得申請少有更改用三省奏也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權安撫
司公事薛弼言近以朝廷催趣應副岳飛月椿錢九萬貫并撥上
供米十萬碩往鄂州又撥四等折錢餘未應付岳飛又撥二萬碩
應副荆南王彥又撥一萬碩應副黃州臣愚兼管潭州倫見帥漕
兩司虛寬本路因旱世民流檢放之餘通不及三分稅米內仍有
五等下戶折錢之教委無可以支給本路大軍并時兵自十一月
折半支錢尚自拖欠一月及口食等未無可倚準遂旋守等諸縣
催趣殘零收不盡稅斛升支散喘喘有旦暮之憂今來十二月積
陰雨雪不止自下旬雪霰交作間有雷電冰凝不解深厚及尺州

城內外飢凍僵仆不可勝數除用度艱窘募僧行隨即瘞埋旬日
之間閱寔剥度僧行不少自中冬開食城內白晝剽劫城外十室
九空盜賊迫於飢窮十教為郡持杖剽奪行旅舟船道路幾於阻
絕除散遣緝捕官晝夜巡察遇有發露隨即擒獲斬決流配殆無
虛日近方少戢流移漸歸墾治田畝遭此凍雪餓死獨枕藉道路
雖自益席在任分置三場給粥以濟日近教日加增至市民逐軍
軍苦婦不憚愧心與乞丐隨逐仰給觀此災沴正宜倍加賑恤以
副陛下仁民愛物之意况本路州縣累經敵馬殘壞尤甚遺黎九
死之餘去歲一年備無五大夫兵大火大旱大飢今復大雪若通
融一路所有極力救濟或恐不能延及秋熟蓋去麥熟尚四月未



熈高七月若更撥錢九萬及撥米應付四處非唯上供已無可支
移其錢亦何由辦足定見州縣剝膚提髓百姓愈不聊生民非嘗
以帥司激賞有餘屢乞貴辦相兼應付湖南軍馬及席蓋移鑿磨
竭所有祇了迎新定故之費今帥漕兩司空虛無一月之儲而大
軍諸兵有拖欠之積萬一雨雪不立移運不繼飢寒並至或生地
虞雖誅責臣身無救於事亦知朝廷費廣不敢別覓支降唯望特
降睿旨特應付諸處錢米運賜獨免詔弼將部次降到不解疾逆
措置賑濟俱具去年上供苗米正色及折銀寬赦申上書者以此
湖南事宜蓋自來監司所奏災
傷未有如此之詳者故全載之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遂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

楚以圖淮陽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也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
撫使張俊練兵建康退七月貽又請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
領軍中為後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也襄陽以圖中原於是
國威大振上自書裴度傳賜浚右宣義郎湖北京西招討使司
參議官李若虛提舉京西南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兼權轉運提刑司
公事以招討使岳飛言自收復後秦未曾差監司置慮無以檢察
州縣故也

壬子都督行府閣右朝奉大夫江東宣撫使司主管札宜文字郝
漸在軍日久備見宣力陞充本司參議官右承事郎直秘閣邢
李揚為武義大夫忠州刺史主管萬壽觀公事以其家有請也



癸丑閩門祇候添差安州兵馬鈐轄徐宗誠閩門祇候添差徽州
兵馬鈐轄丁祺並發付淮西宣撫司使喚二人皆劉光世故校故
光世請之

甲寅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

朱熹非秀水閩居深云堂雖自舉難以來至為菲薄趙鼎
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請特下建寧寺官所喜者次第

召食堂厨公吏云日費有且數十緡酒醴不計也如款折房
臂劉大中輩從官范冲朱震胡寅魏丘璽岳耐歐也依募方出者

廟為巨五號升寬一盃客酒一升謂為為壁者理語也至是宰相
不違節守節堂成酒肆矣雖非所云不得其時今且附房質我政

之後其曲 遣帶御器械錢愐往台州撫問其母秦魯國大長公

之仍以前以銀合茶藥賜之 詔偽造絳紙度牒依詐為制書法斷罪

用禮部請也時以軍興配膏度牒于諸路改條約之

乙卯給事中朱震言國家改官之法選人六七考用舉主五員始

改京秩所以周知民情練達世務養之以久而舉而任之近歲

戎馬生邪士多失職陛下覽群臣之議給官廟之祿待之固已優

矣而又用其考第求荐于前執政之門以充舉主五員之數無乃

太優乎臣愚乞自今而後有用官廟年月改官者須一任知縣或

縣丞補足合用考教然後再任聞世知州一如舊法不歷州縣者

不得任朝廷之官若異才寔能朝廷之所擢用者不在此例如此

則抑僥倖之俗止奔競之風施之于政庶無妄作官民之事矣詔

吏部勘當 左朝奉郎知廣德軍湯鵬舉罰銅八斤坐應報江東

宣撫使張浚文書違滯也沒刻鵬舉報事不寔出言輕慢趙鼎令

卷九十八



鵬舉分沂浚再乞點責乃是有命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至

宿遷縣執金人之將字堇牙合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

引兵踰淮泗旁符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硬探

偽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衆欲不戰超曰遇敵

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趨率衆突二陣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翌日

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令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

騎隨之行二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郵以望通軍通騎至

陣前請戰金將牙合字堇大呼令解甲通曰戒乃呼延通也我朝

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况爾女貞小醜侵犯

王界我肯與爾俱生乎即馳刺牙合牙合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

解皆失仗以手相格去陣已遠遂坎而墜二軍俱不知牙合牙通

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覓其

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

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 是日澧州慈利縣山賊雷進為其

徒伍俊等九人所殺先是進據險為寇朝廷以武功大夫忠州團

練使招之進不受直徹獻聞知禹州張翥使人說俊等而遣兵捕

之俊斬進及其妻子詣營降餘黨招戮殆書後錄其功以俊為秀

州兵馬鈐轄其徒一百七人授官有差以歷請學等一百七人

丙辰右武大夫達州團練使知襄陽府張旦復舊官充荊湖北路

兵馬鈐轄用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請也先是飛赴都督行府計



事遂自鎮江入朝上召對于內殿賜飛金酒器遣還岳飛入朝日歷不載但於

二月丁未日書張俊乞令內殿引見及于此日書有奇左直秘藏庫進金三二兩賜岳飛酒器使用不知何日引見也

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薛弼陞一職知荆南府兼管內安撫使洪州觀察使荆南府歸峽州荆門軍安撫使王彥為保康軍承宣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朝議以襄陽重地故命彥以所部鎮之彥除襄陽日臣不書是日韓世忠圍淮陽軍

丁巳左從政郎徐喜時改左宣教郎喜為德化令以宣諭官荐對遂命監行諸軍糧料院四月詔湖北京西帥司于招討使岳飛

軍用申狀

戊午詔中侍大夫保信軍承宣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提舉宿衛

新兵楊沂中以入隊萬人赴都督行府使喚張浚欲以沂中助韓世忠故有是命浚二日詔沂中慈階官為密州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遣行張浚以沂中助世忠事詳見三月乙亥趙霖事內右朝奉大夫王約監行在交子務諸諸路常平司于管下客放會聚州軍權置市易務候事平日罷用都省奏也

已未遣權戶部侍郎劉寧止往鎮江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尚書右僕射張浚言所用錢糧雖各有立定窠名及專司漕臣應辦自來多是互相占吝不肯公共那移因致闕乏動經旬月深慮生事望於戶部長貳內輸那一員前來置司專一總領措置移運應辦故有是命寧止請諸路監司州縣事干錢糧如有違慢許臣奏劾重



寶典憲內通判以下一面對移沿邊州縣依條取勘從之請止申

月丙寅

辛酉權主管特衛馬軍公事解潛蕙權殿前司帶御器械劉爵魚
權提舉宿衛親兵以揚沂中出戍故也 是日韓世忠自淮陽引

兵歸楚州世忠既圍城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如河間求援于金
右付元帥宗弼先是金偽與其守將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每之

至是城中舉六烽劉倪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援于江東宣
撫使張俊俊不從世忠乃還道過金師世忠勒陣向敵遣小校郝

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駝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世忠世
忠曰不如是不足以激敵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

二人請將衆之敵賊去

魏雅撰世忠碑云攻淮陽旦暮且下會詔
師王與還此與趙壯之遺文所書不同

敵世忠寔以無援而退非得城而不取也今從遺文碑文云大敗
敵衆衆屍三十里忍亦不照蓋雅所撰碑第據當時政狀不參考
此書故也淮陽民從軍南歸者萬數都督行府老後田居之上聞
今不盡取

詔州縣存恤之毋令失所

詔州縣存恤
在四月丁未

壬戌詔析房質蕙權參知政事 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言兩路

州縣官有憲政言民晁污不法之風乞許本司一面對務重者
敢罷具事聞奏從之 直龍圖閣江東轉運使向子諲陞秘閣修

撰子諲赴都堂稟議上召見進職遣還 殿中侍御史周秘言江
淮屯田賦財用本然使兵民並耕則不能無侵擾之患臣愚以為

必無願耕之民然後使據退之兵如此則軍民兩得其宜於事為



當詔送都督行府

癸亥奏知政事沈與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明州從所請也中書舍人任中先錄還詞頭其罪與求錄詞頭他書不載今觀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拜詔臨安府民間僦舍錢不以多寡並三分中減一分白地餼減四分之一是日觀文殿大學士新江西置制大使李綱見於內殿前一日綱入園門趙鼎奏已有旨內引然來日偶是寒食正節上曰朕宮中每日食夜畧治家筆即親書寫字此外別無他事來自可引對鼎對曰陛下清脩如此天下幸甚後二日綱以急切利害再對因言及張浚上諭綱曰浚自當平敗始練軍事時綱所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

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

丙寅詔諸軍器甲漸已足用脩自今置到軍器等並於內軍器庫橋營雖奏特旨亦許執奏

是月加封梁瀘州刺史陸弼為靈濟昭烈王弼咸陽人天監中卒

於邵遂莖射洪之白崖山下因廟祀焉後又加助順佑德四字一

三年五月加助順二十
三年二月又加佑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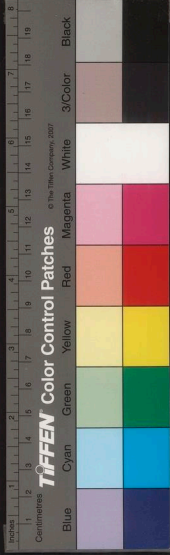
紹興六年三月戊辰朔初收官告綾紙錢以尚書省言新法綾係
專一紙造費周倍多故也 禮部尚書李光魚權刑部尚書時臨

安府多火災或頃刻蕪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鼎建言請峻其刑
名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光不奉詔乃抗論天災
謹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邢部有司也

抗疏為非而諫官之論當畧為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童
弁白執政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為鹽職矣二疏不

今因光備刑部附書之四月戊午光罷權是月癸亥需稅 徽猷
官此事必在三四月間也日歷全不載當求他書參考

文少...
牙...
工...
金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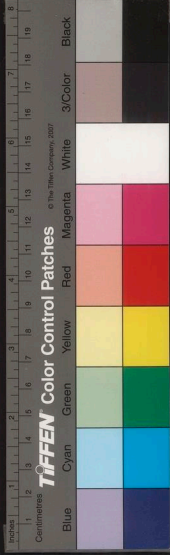
紹興六年三月戊辰朔初收官告綾紙錢以尚書省言新法綾係
專一紙造費周倍多故也 禮部尚書李光魚權刑部尚書時臨

安府多大災或頃刻蕪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鼎建言請峻其刑
名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光不奉詔乃抗論天災
謹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邢部有司也

抗疏為非而諫官之論當畧為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童
弁白執政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為鹽職矣二疏不

今因光備刑部附書之四月戊午光罷權是月癸亥需稅 徽猷
官此事必在三四月間也日歷全不載當求他書參考

文少...
牙...
五...
金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閣待制知揚州葉煥引疾乞奉祠以煥提舉江州太平觀煥守揚
線一年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本軍餼糧闕乏張浚乞令都轉
運使趙開躬親前去應副仍詰開遠慢從之 右通直郎知撫州

劉子翼特遷一官以江西諸司言子翼自到任後發過岳飛軍糧
五萬餘斛錢二十四萬餘緡又勸誘人戶椿備賑糶米三萬餘斛
故有是命子翼子羽弟也 金均房州管内安撫使柴斌乞名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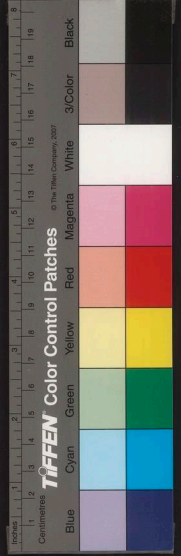
軍曰保勝先是王彥移鎮荊南盡將其部曲以行惟在兵數十人
而已斌始集三州保甲結成陣隊每人免家業自五千至三十千
止號保勝軍又請招必勝禁軍三千人以資邊面皆許之 斌招禁

月任中令
併舉此月

已己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魚鎮江府宣撫使韓世
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從鎮武寧安化楚州
置司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
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從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銳意
大舉都背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沉鷲可以倚辦

有四大賞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
謀適為取擒陣貴分合而不能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
戰貴設伏而直前仗敵無中斷邊擊之虞皆非善戰者 除原本四

二今據奏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
記補入



卷九十九

文以才實
才實
才實

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
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羅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
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竅實懸遠一也議者欲回糧於敵
去年春呂順浩嘗有此奏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
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所以制之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
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奉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安飛為
京東京西靈樞未有其實而以先聲嚇之五也且中軍既行宿衛
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脩江南荆湖之衆盡出敵
或東聞擄虜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
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

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後何以待之萬一不能
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
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然淮南襄漢宮樞諸使各置招納司以
災之餘民力必不給調宜令淮南襄漢宮樞諸使各置招納司以
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諭撥田土給牛具
皆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方自行招誘而軍
中人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免佃戶方耕種時
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贖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
之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槩也不然徒有營田之寔何補
於事詔都督行府措置其後順施行之

細營田說以是月戊辰行
下今後附此其奏恢復未



善等事必在到洪州之後
今且日除二宣無遜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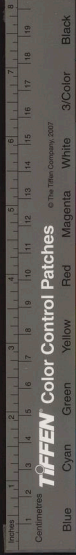
勅令所刑定官左時面對言國家經

費之大藉於蓋者居多入納之法難詳而未免乎壅滯者法屢改
而無以取信于商賈故也今之商賈本多而利寡納久而請邊法
更於上人擬於下所以間有不通之弊願詔有司自今毋或輕議
改法詔戶部申嚴行下 詔浙東州縣守令勸誘上戶廣行出糶
如糶及三千石以上之家依已降旨等第補官若有頑猾上戶依
前閉糶之人亦仰新違仍令提舉官躬親檢察尚書省奏發州積
米之家乘時射利開倉遺糶緣此細民轉致艱食偷生為盜故有
是旨未幾殿中侍御史周秘入對論發廩勸分古之道也臣但聞
其勸分矣未聞其迫之也今止令州縣勸誘猶懼其抑勒若更許

之以新違則彼將何所不至臣恐州縣官吏不復問民之有無而
專用刑威逼使承認發食之吏因得濟其私而善良之民或有被
其害者矣乘時射利閉糶待價富民好利之心固多如是然而為
守令者苟能布置陛下之德意感之以至誠動之以利害再三諭
勉使各以不費之惠自周其鄰里鄉黨破宜無不從則亦守令之
政教約束不素行於其民也欲望再降指揮專委諸路提舉官徧
詣所部戒約守令多方勸誘務令民戶樂從或因今來酌情斷遣
指揮輒有分毫搔擾並令提舉官奏劾從之

三月丙
申行下

唐午詔南劍州學春秋釋奠就祭陳瑾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
也 降授右迪功郎新樞密院編修官陳淵依所乞改監潭州南



嶽廟

卒末言者請命館職編纂前古中興君臣事迹有資於治體者分
 分以篇目總為一書寫之御屏置之便殿萬幾之暇得以參驗古
 今鑒戒美惡從之後不克成 詔去歲早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所
 負紹興四年已前錢帛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倚閣及進呈上曰
 不若盡蠲以寬民力乃有是命五月癸酉來解事可參考又詔早傷四分地分
 闕食民力盜劫米穀食物之屬不曾歐傷人罪至死者聽知通酌
 情減等刺配俟春成日如舊各降勅付本州遵守仍不下司 集
 英殿修撰知湖州方孟卿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
 請也 拱衛大夫惠州防禦使知全州劉遠知邕州趙昂因論廣

西買馬司空有所費而寔無補欲相度止令邕州知州專領留局
 官一員主管錢物上曰朕於諸事每思慮必盡昨許稟餘杭監牧
 一歲支費無慮二萬緡自可收買戰馬百五十疋等更可商量
 時已命左承議郎范直清提舉廣西買馬後三日遂以遠同提舉
 買馬令直清與遠協力措置焉 故朝議大夫周中特贈中奉大
 夫直祕閣官其家一人中從弟戶部員外郎聿訟中雖州死事狀
 于朝事見建炎下成都府路兵馬都監閻臯保明如所請故獲錄
口歷載此狀聿字比部員外郎街阜學江西兵馬都監街蓋是二人未改除時所上也 故左迪功郎童之
 郎贈左宣義郎之郎和中以上合得官 於選調至是有旨台察
 未及用而死給事中呂祉等請特與贈官以為祀義修潔者之勸



乃有是命 詔經制司官候三省除執政日取旨以沈與求去位
故也自是不復除

壬申罷潼川府路歲緘官告度薛綾以轉運司告乏故也

癸酉秘閣修撰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陞徽猷閣待制先是川峽宣
撫副使吳玠教言軍前糧乏水運當滯緣軍食少關所繫至重緩

急生事愈害百姓詔開躬往軍前極力措置水運如委遲緩不能
接濟見今急關即隨宜從長措置仍令制置大使席汲常切督翌

日開有是命蓋朝廷之意欲以解開隙趣應辦也熊克小歷載開
以月戊辰有旨令開親至軍前應副至是止令益催趨糧運耳李

熹撰開卷誌稱忠獻奏詔公違慢又詔席
太光起公亦止謂催趨糧餉克蓋小誤 尚書吏部員外郎涂

林守右司員外郎 秘書省著作佐郎張允成守著作郎秘書省
正字魚文館校勘王蘋守著作佐郎 直秘閣知岳州張嶷陞直

徽猷閣引疾乞祠而都督行府言其勞故乃命進秩為 左朝
奉郎范同為福建路轉運判官 詔川峽宣撫使以禮敦遣和靖

履士引煇赴行在煇始被命召自言昨於靖康中累被召旨以疾
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還履煇以所習迂濶之學施之事

功無一可者願賜寢免以安恙分故有是命 起居舍人董弁言
謹按直徽猷閣程芾素不為士大夫所賞嘗除湖南瀆乃于廣西

監司權知賀州又於新任部內詔請官田于餘徽使久佃之人一
旦失業望正典刑以威貪吏詔芾罷宮祠芾今年二月丙寅與祠
以餘性而按吏項所未



有故

殿中侍御史周秘入對論四川漕司注授不遵法令孤寒

之人無緣得祿雖已令制置大使覺察謂宜先絕其獎源欲令每過季日終刷具應使之關於孟月首出榜令在部人集注一次更

從朝廷取見四路合辟闕行下曉諭其監司違法差置權官占據合榜窠闕乞重加責罰仍許徑赴大使司陳訴具漕臣姓名申奏

如此則蔽匿闕次妄稱奏拜之弊可以盡革上嘉納謂秘曰蜀中利害久無人論及今日方見此章乃詔諸路運司遵守如有違戾

今制置大使司按奏

日歷於一日丙戡秘此章而章疏及所降指揮又多寡不同今參取書之

太常

丞華權面對言行在輪對官已經召對及既嘗輪者乞令吏部會問如偶無已見願輪以次官者聽之蓋天之降才不同使其智識

過人遇事輒發時可以上裨聰明者顧對雖數而不嫌僅劾一官

而僅及且留於百執之間以各展其所長庶幾輪對不為文具從之

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彥巨師古軍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

少欲猶張浚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浚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浚亦稟於朝趙昂白上曰浚以宰相督

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浚亦不可拒乃責浚當聽行府命下應高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

得本至是浚終以浚不肯分軍為意為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



耳令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詎敢親觀當令沂

中助世忠却發密入衛後尚敢為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

此以熊克小臣修入但克學于今年八月復入秦之浚蓋不知其
日月也按日歷今年二月二十日戊午有楊沂中赴都督行府
使喚三月八日己亥有奇密羅殿前司即制此事正與克所
云相合但其後世忠兵未出而金重兵犯淮西反以中隸役蓋購
探直屬罪風語也故
表而出之以補史闕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章湖落階官提舉萬壽觀上之即位

也湖以軍恩遷遂郡至是積十年終落階官為拱衛大夫同州

觀察使致仕朝咸進三官勒停咸坐私酤抵罪當罰金案奏特有

是命是日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至成都府益未至成都道奏兩

蜀去秋荒歉乞米一二萬頃專充濟糴詔趙鼎除應副吳玠一軍

歲計糶米外將其餘寬餘米斛付益又言四川土禁軍自來懦弱

也駐京軍亦非精銳屯駐既久存無幾臣嘗乞補吳玠元李是原

元等軍馬未蒙俞允乞別撥一項精銳軍馬前來再許臣招收軍

中兵將逃避之人漸增軍數樞密院招收逃亡有書軍政但許召

募效用三百人而已益乞賑濟米以是日奏至乞
軍在後六日始未令併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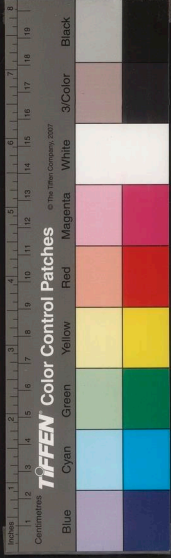
已邠古朝請郎新知筠州閔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既補外上

謂近臣曰愷論事言皆切持雖灼見懷茲以其議其祖宗未欲行

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切持懷茲誠如睿奇觀其文理終固不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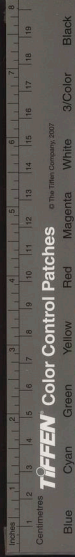
而逆其情狀有不可貸者今觀其後聞見以証其說元祐之初

哲宗皇帝即位是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於是進



司馬光呂公著等逐蔡確章惇之徒除去新法盡復祖宗之舊終
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紹聖九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顯其畧
曰恭惟神宗皇帝憑九聽斷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
者甚備朕思述先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陛下亦知有神宗皇
帝乎既唱名畢漸第一於是紹聖之論始與呂大防蘇轍范純仁
相繼引去章惇蔡下始用事厚誣宣仁欺罔哲宗以神宗為名劫
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進矣逮太上皇嗣位之初首召范純等
忠義之士流寬而尚存及時正人公議所屆者悉皆台用章惇
以策立之際獨建異議實崩表蔡下等亦皆去位曾未踰時紹
述之論復興曾布蔡京用事亦以神宗皇帝為名劫持上下發人

情偽如出一律其名號純仁等曾布乃為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
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紹聖之臣魚行紹聖之政此說既行則
復出為惡得以肆其容持大中至正之論以濟朋比傾邪之術卒
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為小人所勝必假神宗皇帝為名始
於建中終於大元此已事之驗可痛心疾首者也恭惟陛下聰明
稽古憲章祖宗洞見是非真偽之實深究治亂興衰之源更修信
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為未能盡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愷何者
而敢為此言是欲以一身為羣策先驅鼓惑天下之聽嘗試朝廷
庶幾使倖萬一焉自愷有此言善類為之不安士大夫莫不疑惑
以謂既付之民社未必以其言為非也伏望陛下明正典刑揭示



好惡為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輔臣進呈上曰所論甚詳自當便
與行違又曰久不聞如此議論忽然聞此甚可怪折彥質曰此乃
國論不可不察小人嘗試朝廷之意若好惡小不明則便出為惡
趙鼎乞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上曰是亦輕典至是再進呈彥質曰
為奏愷係係州縣資序恐用以牧民非宜欲送吏部與監當上曰
其好惡因言愷乃節夫之子節夫為蔡京元黨力主紹述之說彥
質曰小人竊邪自有源流 詔彥飛疾速魚程之鄂州措置軍馬
左朝散郎勾龍如淵行秘書省校書郎如淵蕙江人也 右通
直郎通判臨安府表復一進秩一等左迪功郎添差臨安府府學
教授周孚先特改在承事郎復一無錫人與孚先皆引對而有是

命

庚辰宣政使貴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懷宥為內侍省押班
主管温州景靈宮奉迎所

辛巳詔天章閣萬壽觀祖宗帝后神御見在温州令幹辦官黃彥
節迎奉赴行在惟聖祖象當温州如故既而中書言忍內侍沿道
檢覆止命本州遣近上兵官迎奉為後省在是 檢校少師奉迎

保靖軍節度使川峽宣撫副使吳玠易鎮保平靜難興州置司
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兼沿海制置副使擴自鎮江將殿前司策選

駁軍赴行在遂有是除 詔自今初唐堪改官人不許臺除通判
差遣用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請也時見任通判百五十員侍闕者



父子以罪受刑

乃有二百八十九員公揆以為僥倖冗濫且非舊制故有是請端

明殿學士提舉華州雲台觀張深卒

壬午太常謚故贈安化軍承宣使劉靖曰剛愎鎮守真定與金人

巷戰而死

癸未左中奉大夫直秘閣閻旦降一官取勘旦為成都府路轉運

副使怒府吏喬昇會王似堯旦攝府事以旋風棒擊之至死川陝

宣撫副使邵簿以便直罷成都憲司題名曰以去年八月一日放罷言于朝上曰若

以宣中法而取吏則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越禹退立曰陞

下好生之德天下共聞乃有是命既而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劾旦

違詔旨不肯落銜旦坐奪職旦奪職在四月庚子詔臨安府官屬咸年

磨勘指揮勿行先是以行宮之勞第賞而文武當受賞者百有餘

人御史石公揆言其太濫周秘又乞令守臣覈實折彥質奏外議

頗不以行賞為然命遂寢降授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趙兼淵

令赴江東宣撫司軍前自劾兼淵以掠和州水寨之罪當遠謫至

是乞以功贖罪張浚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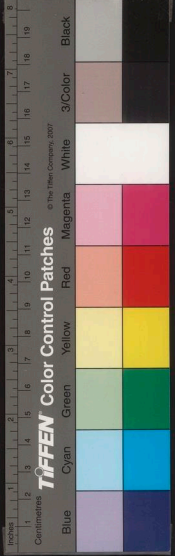
甲申給事中張致遠充顯謨閣待制知台州致遠以母老乞奉祠

章四上乃命出守既而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致遠移郡在

時言者論福建帥憲曾林呂聽問捕寇無方又言聽問無檢身之

操趙鼎進呈乃詔楸累乞官祠可提舉江州太平觀聽問令致遠

案知究實事遂已詔命官諸色人捕獲亮惡強盜未經結錄已



前在獄身死更不理為推賞人教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
死者三十四憲司以為吏受賕銀鍊致骨侵之人拘囚至死遂更
換情詞以為正賊乞今後未經結斷在禁身死者二名一名吏部
尚書孫近等言如此恐貪冒賞典之人計囑獄司愈將平人非理
致死其美益深故有是請仍乞將惠州獄官貶秩衝替自今強盜
獄死及五分以上官吏比附歲終禁及一分科罪不以併計失戒
詔惠州元勳獄官貶秩衝替餘從之

乙酉進呈李彥所撰事宜趙鼎奏兩日併得凌寢神御器物此必
在天之靈深有望于陛下者上愀然久之 右朝奉郎四川都轉
運司幹辦公事王咨為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殿中侍御史石公孫

言咨為總領司局官專務務格免以苟進身豈可居外右耳目之寄

乃降二秩秩罷之咨尋卒

五月己丑降罷洪遵喪里甲志云永康軍壘江縣人王咨者以列校歷驍虞官紹興五年為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檢盡於潼川路王
躬詣井祈召民強與約率信實筆記課嘗得五千斤者報取萬斤
又約來歲所輸不滿額者悉其贖王心知其不能加約規欲薄入
之使官自監煎既復命計使以盡額倍增者諸宣撫使擢為利州
路轉運判官未幾元按火咨今年方徐陝西運判官也
詔差不同蓋是時宣撫使徐盡司即臣亦未嘗盡奏也

丙戌上不視朝後二日趙鼎等問聖體上曰前夜已覺頭痛偶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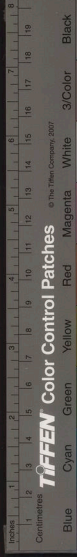
報叢集又新令范冲校陸贄奏議有兩卷未曾看過三吏方看徹

比曉日遂腫痛不能出鼻曰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 右

朝議大夫直寶文閣任詩落職降二官罷宮觀右朝議大夫夔州

路轉運副使韓固龍先是朝廷問詩即夔無治狀詔保奉祠 五年

十月



父少子多
子多父少

已詩亦奏轉運判官王摩銓選不公乃降摩二官放罷令帥司拘

留取勘今年正月至是制置大使席益言路夔帥漕皆非其才三人

不和動相此為詩素病狂易專事貪竒望行罷黜輔臣進呈上曰

蜀去朝廷遠弗令久不及官吏無復知畏遂有是命

庚寅故承議郎贈直龍圖閣龔夬加增右諫議大夫與恩澤以其

家有請也直秘閣知大書監龐參禱落職罷修禱方待次言

代者穆置未上而亡乞之任置聞自言詔貶修禱二秩右司諫王

縉劾其躁妄故絀之是日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始領使事于金

谿縣網請蠲災傷州縣三等以下戶四年積欠又乞錢十萬緡為

嘗曰本上皆許之洪州賈軍諸米五千斛錢六千餘緡而倉庫之

見在者米四斛有奇錢五百千而已綱具聞于朝乃命都漕司應

副一月此並據
行狀

卒邗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奏捷上因語及世忠將所得

青徐州土兵弓箭手皆放歸甚善朕恩之不若更與數百錢令去

此事雖似非急務然使中原之人知朝廷恩意縱被劉豫父子驅

率亦豈肯為之盡力顧趙鼎曰卿可作書速諭張俊右諫議大

夫趙鼎請戒諭臺諫之臣糾按姦孽先是趙鼎命史有隱匿過名

遺補者為御史私呼大理吏論意繫者不伏詔移臨安劾治台史

二人皆坐特旨編管雷琴怒百司緣此慢易台綱漫輕乞加戒諭

上從之入內東頭供奉官陳成之追二官成之為熙河蘭廓路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提轄棟中保寧指揮遊難入蜀寓居嘉州及張俊罷歸成之復出
行陝西之祿至是為權宣撫副使卻溥新勅故有是命成之已亡
去求之不獲久之復自歸職如旧

紹興九年往陝西
編蒞即此人也

壬辰詔四川災傷至重去歲全閩俟秋成日催理時制置大使席
益言去年十二月六日聖旨鄧文諧路早傷去歲全轉運司審實
如委及四分以上權住給贖自入界以來百姓遮道陳訴困窮
皆稱去秋早傷田歉所收多者不過四五分少者絲一二分又緣
官中糴賣壅遏米穀價例踴貴無從得食盡有菜色又去秋西川
水潦東川旱暵即今粒食昂貴斗米錢而賈利路近迫去處又增
一倍民人饑流死者相枕藉於道見行賑濟臣契勘四川災傷如

此自合權住給贖今轉運司並不遵用上文審實却一概行下殊
失聖心臣訪聞得益緣蜀民自來不曉陳訴災傷是致州郡漕司
不曾依條檢放間雖有檢放去處並不以實臣又契勘四川將軍
十年民力困弊計其生理蕩散何啻早傷四分以上縱不災傷亦
合比附早傷四分去處奏請權住給贖何況民方飢死見行賑濟
而不得比於早傷四分蒙被寬恤之令臣若不言朝廷何由得知
四川水旱之實有司使文徒務推行使遠民重困嗟咨恚恨上累
國體所警非輕故有是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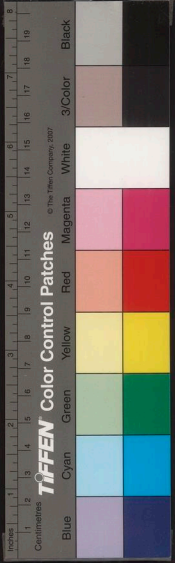
癸巳趙鼎言近史院編類元帥府事蹟有可疑者如言王雲行李
中有短筒頭巾百姓知其果叛上曰雲死後宗澤方遣客司齎兩



頃頭中來云得之雲行寄中是時耿延禧高世則皆在坐雲亦敢
次為國豈可誣讎以此又言黃潛善遣張宗入京密結王時雍上
曰此事亦不然黃潛厚一日驟未見朕啜噎不能言再三叩之乃
云二聖已去張邦昌僭立朕是時更無分毫生意同與見耿南仲
高議往招潛善潛善既到即檄諸路兵力勤王當時虜酋皆是潛
善張宗見存自可問也折彜窮曰大抵人情善宗澤而惡潛善故
耳上曰潛善誤國故有罪然事之是非亦不可不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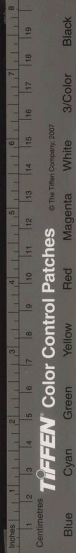
乙未左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庶知鄂州初庶召還未見
先獻論十六篇論時事其論時事其論行法令畧曰人主威權之
出至於殺戮事閔軍政僭罪狀明白當守之不務不可奪於好惡

使遠近窺測動搖國事論先計後美略曰臣伏見頻年教易將相
用兵制敵初無成美輒動則喪師退守則失地臨機倉卒僥倖一
勝此非朝廷萬全之計願任一二同心之臣責其功效假以歲月
使廟筭先定然後兵再出而亂可平矣論賞罰曰人主之取臣鄰
惟其賞罰當其功勸罰當則服至於獲攘之時此柄尤不可不
謹此年以來賞賞失於濃厚恩者苟得為心貪婪不已無復激勸
傑犇者較功揣己豈無不自信之人伏望審信賞必罰之旨以圖
興復論行法令曰法令者立國之大本人主之至權近者朝廷以
四方未平務從含貸而臣下寔成驕慢法令不行於軍旅沮落於
方岳幾何而不陵邊望明初中外執憲之臣振起綱條以折姦雄



之漸虛實用度曰今天下自經兵火以十有三四之土地十有二
三之耕收供十有六七之軍旅教倍平日之官吏雖使天雨鬼輸
無由得足一有凶歎何以支持願解絃更張以圖興復論敵人強
弱曰金人僥倖立國十有餘年二太子婁宿等數人零落殆盡獨
結罕竊有其權土地濶遠金玉子女盈積自以為非天崩地陷無
復可憂喪兆漸萌陛下欲雪大恥正在今日論擇相曰陛下臨御
以來拔以為相者十人矣在位多不久何相之衆而去之速願慎
謀厥始益知禮貌且推赤心置其腹中無令小人伺其隙論戰守
用兵之道不過戰守兩端而已交鋒接刃以決死生者戰也增障
浚隍效死勿去者守也國家內外養兵無百萬未嘗罄金鼓於行

陣聞敵之至即曳兵而走豈知所謂戰未嘗修城郭立宗廟聞敵
之至則委而去之豈知所謂守或謂金人得古人用兵之道竒正
無常變化不測所向無前安可以戰所攻必克安可以守臣謂金
人用兵亦豈善哉特以我不善故彼為善以陛下之神武託社稷
之威靈以今日天下之兵戰亦可守亦可何所往而不可論此事
本末曰政有小大事有本末今天下之言政事者莫不以兵為先
臣竊為兵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
夫夫婦婦四民安其業萬物遂其性是乃政事也今能修其政事
則本氣實而邪氣不能入彼外敵不待攘之而自攘矣論兵曰大
抵用兵之說有三兵貴合不貴離兵貴精不貴衆兵貴速不貴久



反此非惟不能成功未有不敗亡其教出易動乍勝乍負最兵家
之大忌論形勢曰立國必處形勢之地今天下十矢七八所謂咽
喉腹心上流者皆為敵人所有區區吳蜀乃一肢耳自古吳以壽
春荆襄為上流蜀以漢中金洋為咽喉今襄陽千里蕭條有兵不
能自養深洋田壠邱墟置之不復為慮魚梁洋可戰可守乃天下
脊願早定大計勿使狂夫據之乃有噬臍之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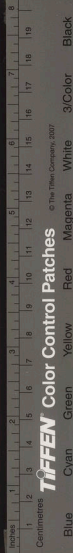
丁酉詔於皇城內修蓋天章閣以奉祖宗神御後以觀征未及行
武功大夫知南州充金坊房三州都統制格禧知均州王彥之
秉金州也宣撫使遣禧以所部戍之及柴斌為安撫使以格權均
州至是申命

是春偽齊劉豫再開貢總得邵世短

一云邵
光規

以下六十九人改明

堂基為詭武殿於其地造戰船偽開封尹鄭億年為吏部兼禮部
侍郎殿前都指揮使許清臣兼開封尹 金太宗晟之后以病卒
謚曰明德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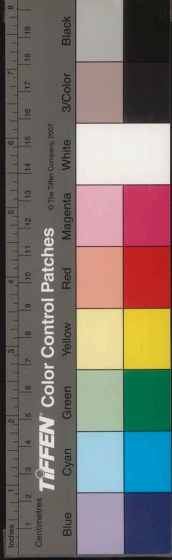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

宋 李心傳 撰

夏四月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蹟十卷 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詹大和落致仕以給事中呂祉朱震中書舍人任中先言其才也

庚子殿中侍御史周秘言國家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四善四最考校縣令而五六年間惟成都澶川路一嘗奏到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法令廢弛能否無辨有善最者不賞有過惡者無罰吏治之不良亦無足恠者欲望責諸路監司州縣自今各依限保明其累年既不申奏者亦乞取問因依從朝托審度歲取殿最各一人量行賞罰庶幾監司守令咸知自竭以副陛下責任之意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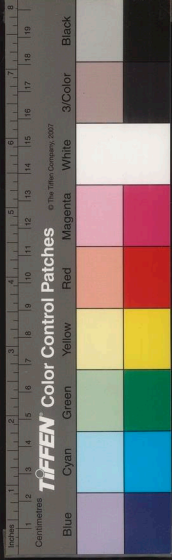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

宋 李心傳 撰

夏四月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蹟十卷 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詹大和落致仕以給事中呂祉朱震中書舍人任中先言其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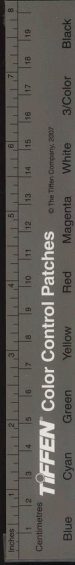
庚子殿中侍御史周秘言國家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四善四最考校縣令而五六年間惟成都澶川路一嘗奏到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法令廢弛能否無辨有善最者不賞有過惡者無罰吏治之不良亦無足恠者欲望責諸路監司州縣自今各依限保明其累年既不申奏者亦乞取問因依從朝托審度歲取殿最各一人量行賞罰庶幾監司守令咸知自竭以副陛下責任之意詔



吏部申嚴行下違者令御史臺糾劾 是日上御經筵給事中蘇
待諱宋震留身論四方奏諫自王安石開安閉之法及嘗布增強
盜賊發遂皆不死翌日上以語宰執曰此極啟事若出得一人死
罪雖云隱德然殺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析彜賢曰此非
隱德乃長發爾上顧趙鼎曰過有奏案切須詳之

辛丑顯謨閣待制新知福州張致遠言臣聞自昔為天下國家者
其建功立事未嘗不謀於衆亦未嘗必從於衆然有成有敗有得
有失顧從與能斷與不斷耳大抵一二立議如楊國忠張延賞輩
出於忿嫉則不可如吳張昭如晉桓沖特識慮有不及耳至若秦
隨之季禁切斬殺使人雷曰此敗亡之軌可以永監故曰謀貴衆

新貴獨謀不衆則利害不盡斷不獨則臧否不決臣竊惟陛下專
任將相慨然有為宸謀英斷固已度越前古矣至於前席臣工聞
納羣策亦未嘗不推誠務盡第未聞何人枕論於朝某人力陳於
上唯唯諾諾幾至成風得則暴揚私言失則歸過君相負陛下秉
聽之意墮公朝共濟之體此臣朝夕之所寒心也區區管見欲望
睿明宋臣瞽言特降親劄切責公卿大夫各據所蘊無尚詭隨利
便闕失指言其故陛下與二三大臣燕復折衷斷而行之天下幸
甚時張浚將大舉北伐議論已定致遠入辭乃上此奏上命學士
降詔出榜朝堂 左朝奉郎從壘洪州玉隆觀傳崧鄉為荊湖南
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奉謀官降授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



次翁為參議官左宣教郎知嚴州壽昌縣減祥武顯大夫閣門宣
替舍人王繪並充幹辦公事繪仍落致仕皆用制置大使呂頤浩
奏也後五日詔復竊鄉集英殿修撰免解進士宋藻特補右迪
功郎藻興化軍人上所著子君論上台對而命之古承議郎程
序杖脊刺配新州牢城序監新都縣商稅益用庫金法當絞故有
是命

壬寅遣帶御器械韓世良往楚州軍前撫問以淮陽之捷故也仍
以兩鎮節度使印賜世忠且賜張浚手書曰世忠既捷軍還七
里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御指授之方卿更當虛實徐為後圖或遣
岳飛一窺陳蔡使敵枝梧之不服也寶文閣直學士劉洪道知

揚州洪道自武昌召歸既對遂有是命詔左朝請大夫主管台
州宗道觀陳公輔右朝奉郎直秘閣王管台州宗道觀呂本中左
從政郎監福州嶺口蓋倉梁習左宣教郎黃鉞並召赴行在所用
史館修撰范冲薦也冲奏公輔學術高明可居議論之地本文
章典雅長於史學習學有淵源敏於為政恬退之節人所難能以
其不求聞達故世罕有知者鑒學問純明吏能精敏抱才未試風
節甚高閣廢之久眾論惜之伏望特賜召對察其人才可否而進
退之故有是命故贈保大軍節度使高士遜追封南平郡王高
士林追封魯安郡王右朝散大夫新通判温州真世定進一官直
徽猷閣士遜士林宣仁聖烈皇后弟世定士林孫也先是保靖軍



卷之二

承宣使高世則言宣仁遺恩為博卞所格有旨令世則開具逐自

士遜以下十三人次第褒贈之士林官止內殿崇班世則稱嘗任

節度使繇是得王按士遜追封云生事節制之權士林制云親

館脩撰不知何

章牧伯八命之貴足時中書舍人任中先燕史

甲辰偽齊將王威攻唐州隋之圍綏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

死詔各贈一官錄舉臣子初品文階從之子進義校尉凡贈官

乙巳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

進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岳飛日下主營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

免先是飛母慶國太夫人姚氏卒於軍飛不竣報乃解官而去上

聞之詔飛起復遣東頭供奉官鄭瑄持告撫諭賜銀帛于足而令

屬將佐本路監司本州守臣日下敦請治事翌日降制已而琮見

飛於廬山寺飛欲以表服謝恩琮不聽飛再拜上不許詔飛速往

措置詞發毋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日歷飛奉以四月六日扶護

瑞昌縣被受密劄起復二十七日甲子除詔不久五月壬申再降

詔今併州書之諸書秘飛與張浚謀不合乞持服乃詔興七年事

詳見本年四月丁未并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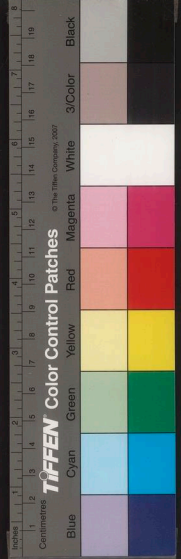
丙午集英殿修撰新知鄆州胡寅充徽猷閣待制知嚴州三省期

會寅自除中書舍人已及一年故有是命寅時留婺州未去乃就

用之秀水閑居錄稱寅不省父病求右武大夫降授文州刺史王

健知閣門事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玉來

帶象簡各一畫二軸詔還以賜綱先是綱以二帝所賜御筆刻



文少... 石送石僕射張浚上聞之欲見上皇真蹟細因以賜物上之

水閣居 驟李綱帥揀李計入勒綱見上盡以前朝所得書語厚玉帶及家藏寶玩次第進獻上皆不納賜鹿其金帶歐陽而已綱既

去殊快吹按細進前朝書語乃 詔書省著作佐郎李公懋提舉

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提所請也 詔諸州試經給降度牒權

住三分之一舊法降賜度牒凡二有發賜有試經自軍興以來名

山福地及他當賜者並罷 知寺觀有金寶牌及御書去處等 而每州試經猶不下

三十人至是配膏度牒益多官直百二十千民間三十千而已議

者乞權住五年改有是命

丁未左朝奉郎徐文中落致仕文書通判吉州與虔寇戰傷重請

老至是疾愈乃復令出仕

戊申偽齊進武校尉陳舜臣張瓊並補承信郎舜臣充嚴州兵馬

監押瓊充臨安府南蕩巡檢仍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使喚以

韓世忠言大兵至鎮淮軍二人首率全城官吏軍民以迎王師乞

推息故也既而世忠再請乃並轉三官 在兩辰

己酉中書門下省言文武臣僚賜功臣號係祖宗舊制方今勸獎

有功理宜檢舉重刑措置詔應能大勝強敵恢復境土並降制待

賜以示異恩 祕書省校書郎勾龍如淵行著作佐郎 詔川陝

宣撫司類省試武舉合格陳紹業等四人並稱官弁文士所賜勅

降付制置大使司換給時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專治兵應選舉差

注民事皆隸制置司故也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請選人任京局



改官後並令罷任庶幾待闕之人得以次進從之時刑定計議編
修官共十一員而待次者至三十餘員故公按以為請 武功大
夫文州團練使韓昭特遷右武大夫武功郎韓誠侯轉正使日除
遷郎刺史修武郎韓諮除閤門宣贊舍人三人皆駙馬都尉嘉彥
子其家請用道奏所得恩澤三資而命之 起復左武大夫文州
團練使廣南東路兵馬鈐轄都督府權鋒都統制韓京乞以捕盜
賞二官回贈祖楚一名曰詔如其請贈楚承節郎
庚戌初命宗正寺訓導宗室名自元豐後非但免親昏罷賜名之
典宗宗正丞孫緯論同名者衆故復訓名焉 起復左朝奉大夫
川陝宣撫司幹辦公事郭得為都督府幹辦公事

辛巳故朝請大夫趙君錫特贈徽猷閣直學士

君錫河南人元祐
御史中丞黨籍侍

嗣以上第六
人亳州居位

冲任中先皆能辨之上又曰閻章博家極恨申先揚言於人俟地
日申先不在朝廷當集衆訴於闕下折彥質曰此天下公論豈係
一申先但除惡務盡前日行遣太鉅不當其罪故致此紛紛上曰
然 遣內侍寅克柔往楚州勞韓世忠及一行將士

壬子韓世忠遣奉謀官右朝散大夫秘閣修撰陳楠奏議官右通

直郎新知建昌軍張儀幹辦公事右承直郎竇顯等三人來庭覆

上引對詔楠進一官俛秘閣濶特改右宣奉郎

三人適官滿時正
處在田實

陰雨上教問輔臣不害參否趙禹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得



文少上牙取多馬

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陛下誠意感格天必垂祐
上曰善 殿中侍御史王縉入見諫上取青碌玳瑁後二日上諭
趙昂曰中間嘗取玳瑁數十兩上造一帶毳襪餘令入藥兼朕雅
不受此物昨日縉疏中論及此又顧昂問朝廷曾令取青碌否昂
對雖不記子細大槩是令民間採取貨賣官中收息耳上云疏中
亦有此一事當便為理會朕言中未嘗輒修一椽屋須此何用之
明日進呈縉疏疏為因言青碌乃是提舉坑冶趙伯倫起請令民
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以供銅本上曰不若別更處置言路既有
聞必是民間已有所議也昂曰聽民間自取此亦何害然縉深得
諫臣之体大抵當防微杜漸救之於未然上曰前日已嘗再三嘉獎

乃出伯倫所請許召人與採抽買毋得抑勒搔擾上諭趙昂在是

疏及出伯倫所請
在乙卯今併書之

癸丑故奉直大夫韓瑗贈右朝議大夫官其家一人瑗建炎初通
判洺州死於難至是其弟廣西提點刑獄公事瑛訟於朝故有是

命

甲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統制官果州團練使呼延通特遷
永州防禦使諸將王權劉寶岳超許世安劉銳崔德明單德忠杜
琳等十八人並進官有差賞淮陽之捷也是後也將士受賞者萬
七千人論者或以為過云

乙卯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契劬都督府并行府恭



被聖訓初誘懷忠體國富豪之人納金入粟以助軍費詢誘得平
江府湖秀常州江陰軍船與府衛温州建康府廣德軍最係豪右
大姓數多去處行府量度支降官告委守貳隨宜勸誘上戶請買
郎不得例行均敷如或委寔初誘不能敷足數日即具狀申取行
府指揮若元係上等上戶郎今物力減退亦不得抑勒科配詔依
已行事理時殿中侍御史周秘亦言去歲諸路旱歉民多殍亡惟
浙西一路租為豐登所宜寬養其力以備朝廷不時之用而近者
白人買壽州縣因而為奸名為勸誘恐其寔不免抑配名召富民
其寔均于下戶臣恐民力自此殫竭有失國家日後之計敬望膺
慈特詔大臣將當壽寧更加詳議審度民力禁戢州縣無得抑配

無及下戶未賣者特與之蠲減已買者稍緩其征催務使民力不
至困竭則國家用度亦無乏絕矣乃命諸路轉運司行下州縣依
都督府已行毋得抑配 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任申先充集英
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議辭先是申先練沈與求詞頭有臺
諫陰附相為表裏之語右諫議大夫需等見其重昏闔門待罪且
言申先緣此益肆凶暴無所忌憚每見臺諫有所論列公然對眾
指議不問事之當否屢言今日臺諫亦何足惜如臣等果有朋比
之迹望速行寬宥如申先欺罔聖聽亦乞斷施行疏入遂有是
命仍令需等日下供職時軍需甚急故有齊壽及配賣度牒錢引
教事朝士皆以為不可於是言者論之中先趨為客也至是獨助



張浚乃携台諫童示秘書郎張戒曰此論何如戒言不知中先曰
予以台諫之言不敢議耶給事中呂祉謂人曰中允劾邢第知附
右相不悟人之咄已然或者以為祉之附浚又甚於中允者也
申此
事以熊克小歷所書附入但克繫此事於正月己丑忽誤蓋今年
二月甲辰方置交子務三用未聞言者方論交子不復至此方論
官告申先特示張戒當在此時故道需疏中有云台諫有所論列
而公然身衆指其罪去見以此也今移附此日庶不孤悟也
故中大夫趙瞻贈資政殿大學士以其孫右承議郎戩有請也
期人元祐間知樞密院事罷於位贈銀青光祿
大夫謚懿簡堂籍號政第五人進奪贈謚
成都府天寧萬
壽禪寺住持圓悟禪師克勤卒賜謚真覺禪師塔名寂照克勤崇
寧人有戒行曰張浚已下皆尊禮之

丙辰司農寺丞金安節面對論和糴之弊大畧言以行在觀之去

歲糴價僅用今歲三分之一而糶米有餘願糴者眾近歲州縣和
糴往往有英或不價增勸誘使之願糴而輒令有物力之家序第
均認難名和糴而實抑配其弊一也又所均之數亦未集而輒令
告辦以觀恩賞及當起糶乃始追呼倉猝供輸民力重困其弊二
也又或與射利之民相為表裏貸以帑使營私利取貴價於官而
以賤價糴之於民專收其贏利不反眾其弊三也願陛下下初有
司務體德意毋蹈茲弊安節又言近歲吏部注官彙教人而其一
闕又三歲而增教百人豈不益甚乎任官觀而仰給州縣者眾有
未嘗歷任而坐理考策用舉主陞改又非特月費俸錢而已望陛下
下明詔大臣深思其弊凡官至任子者無論貴近皆為之限宮觀



嶽廟格法更加裁約俾無濫授至於考任舉官亦宜區別無令與服勤州縣者一槩收使以絕僥倖庶幾二弊可去少揀今日官冗財匱之患天下幸甚

戊午翰林學士魚侍讀明交修試刑部尚書嶽猷閻直學士樞舉建隆觀魚侍講魚史館修撰資善堂朔善范冲為翰林學士魚侍讀他職加敘

己未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張琦歸自金中上曰無故而歸必項有說正當深察耳折彛質曰若其人稱金勢極衰彼當可疑先是琦以所部戍蕪湖為裨將陳琳所劫叛去至是復歸光世以琦為翼武軍同統制尋進琦橫行遼郡二官充洪州袁馬鈐轄

其徒四人皆序進一官

琦自去年二月放去今年五月辛巳迂官發未陛辭今聯書之

賈文閣

直學士新知揚州劉洪道為宣慰學士知襄陽府賜銀帛三百已

而先是新除保康軍承宣使知襄陽王彥以岳飛嫌辭不赴都督

行府奏令彥以前護副軍都統制魚本府奏議軍事遂命洪道代

行張浚回奏洪道魚行府奏請軍事仍以江東戶帖錢十萬緡進

泰監三十袋為回易本

二月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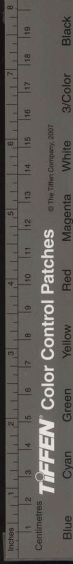
尚書倉部員外郎辛次膺徙

吏部右奉直大夫川陝宣撫使司主管札宣文字薛仁輔為尚

書倉部郎中時宣撫副使吳玠遣仁輔與其子忠訓即拱偕來奏

事且進所事西馬十匹故有是命尋又進一官左宣教郎監潭

州而嶽南蕭振為秘書郎張平陽人趙鼎所屬也初振入見稱古



交シレテ更テ正金

上欲降台官而無關焉請用為樞密院承旨上命以館職處之
詔成都潼川府路漕臣及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並允次降兩官今
制置大使司取勘以中書門下言四川合應王彥一軍餞糧除夔
路已有起發數目外西路並未見起發數目都轉運使亦不催發
故也其合起餞糧仍令大使司責立近限須管催促起發盡絕
奏 撰趙開墓誌吳武安與公所攝持沒異豐以肥餉不論新奏朝
公躬至軍前應副發糧更時公侍制加武安兩鎮常錢復降音都
轉運使皆坐應副得軍贖物怒期各罰秩二季凡此皆所
臣與都轉運使皆坐應副得軍贖物怒期各罰秩二季凡此皆所
以交解開趙辦贖餉也按漕臣降秩乃為王彥一軍錢糧此時
亦未可知當求總
願所據贖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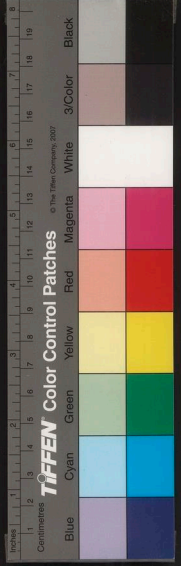
庚申都督行府奏無錫知縣劉寬治狀乞加賞上因論州縣得失

顧趙昂曰郡須常蓄意若有庸繆者雖無顯過亦當便與罷斥

辛酉詔四川制置大使司禁止採伐禁山林木蜀三面被邊為巨
四百里山溪險阻林木障蔽祖宗時封禁甚備前一日太常博士
李昉直面對論頃歲以來一切廢弛加以軍興而製器械運糧而
造船筏自近及遠研採殆盡異時障蔽之地乃四通八達輔臣進
呈上曰如河東黑松林祖宗時所以嚴禁採伐者正為藉此為阻
以屏障外夷耳異日營繕為一時遊觀之美遂使邊境蕩然更無
阻隔折彜質曰此皆臣下不言之罪

壬戌名滁州劉位廟曰剛烈

癸亥左諫議大夫趙需試尚書工部侍郎魚侍講 左從政郎樞



容院計議官兼權檢詳請房文字呂用中面對請自今死事之人
若得恩澤並須先補子孫如無子孫則令土後承爰或子孫皆已
有官然後及其近屬庶幾絕其偽冒規圖鬻賣之弊使忠議之家
得蒙實惠從之

甲子少保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宗未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韓世
忠賜旌揚武翔運功臣加擴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賞雅陽之捷
也世忠乞犒軍銀帛三萬床兩詔以五十予之節度開三鎮大將
賜功臣號皆自此始 詔宗製度牒權住給降應副其他官司轉
充輶本支用 故殿中侍衛史陳誅特與一孫恩澤沐建隆人嘉
祐中嘗上疏請擇宗室之貧者立為皇子司馬光當國奏官其子

師雖未受而死及是守臣魏仁為之請故有是命 詔容載見緡
來者除其稅言者論近聞諸處米穀皆貴錢亦難得是以小民重
困究其所以兩年之間折帛預借戶帖之類多起見緡一州之間
亦不下數十萬用給大軍發往江淮而商旅販易少有載見緡迴
者不唯脚乘之費而所過場務例皆收稅自江上至行在場務十
餘及往諸州愈遠愈多一一抽收所餘無幾是致滯於一方不能
流通江淮日益多諸處日益竭他日或須折帛之類民間何以應
副故有是旨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冲改翰林侍讀學士兼職口故冲再辭新
命上不許冲復奏避親故事曲策具存天下之人不可戶曉上乃

令改命白咸平初始置講讀學士經元豐紹聖再省至是皆以命

中 詔岳飛仍舊無節制蘄黃州 左朝奉郎新 常州李易直

秘知揚知先赴都堂稟議託之任易以本賈 許 詔比城行

在官吏俸祿所頒無幾可罷之事祖見去年十一月甲申 詔川陝宣撫

使司書寫機密文字吳拱特遷右武郎其後行走士進進兩官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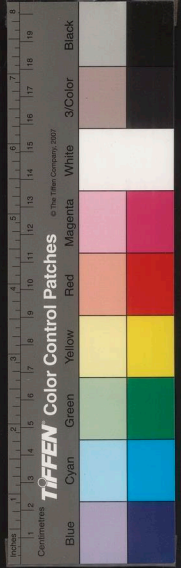
遣還蜀 除名內侍趙民彥特叙入內侍省黃四日下供職民

彥初坐驗視偽祁王失實流英州樞密院言民彥未嘗赴殿所於

版法有礙詔特依已得指揮 偽齊劉豫葉劉龍城以窺淮西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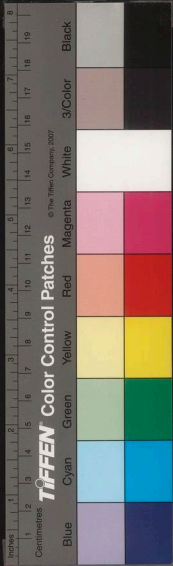
光世遣本司副統制王師晟破之執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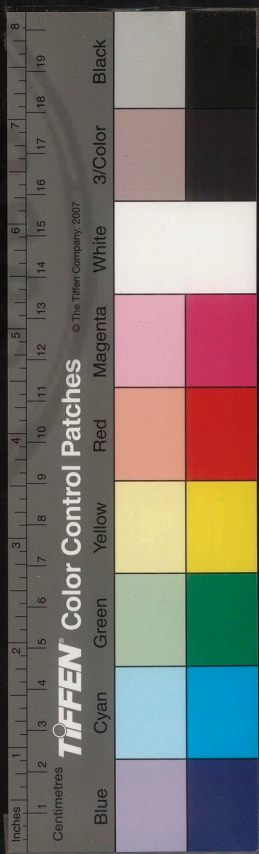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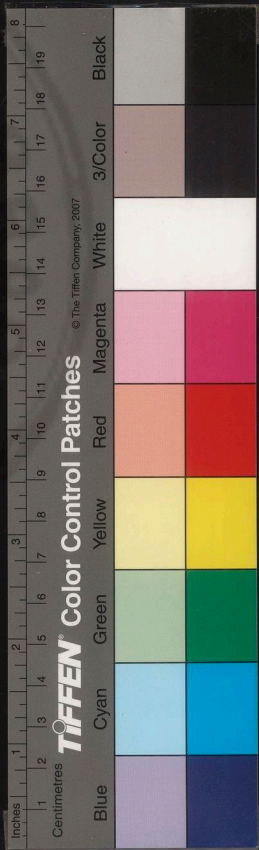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87 v.4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Centimeter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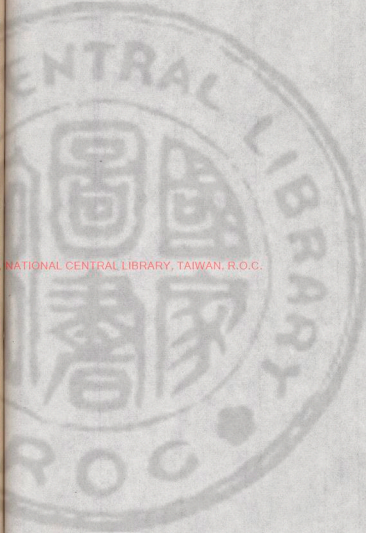
Black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一

宋 李心傳

撰

五月戊辰朔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六部不任責法可
 導稟者乃申之朝廷事當勸當首又推之於司上曰六部長貳侍
 從高選自當一面裁處豈有不能決斷一部之事而一旦為執政
 便能決斷天下事耶趙鼎奏近時知監以上補外職名高下不一
 故事如侍郎在職未及二年止得帶制今一例除雜學士太優款
 令西省討論上曰知等便可商量立為定制亦免有好惡厚薄之
 嫌乃命兩省官同吏部長貳討論申書是月庚辰降旨 徽猷閣直
 學士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世將自江西召還乃有是命左
 中大夫直學士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湖南制置



大吏呂頤^浩乞本路州縣已注夫上官盡八月不至者許奏辟一次
又請惟廣西運所糴賑濟米皆許之先是去歲旱傷湖南尤甚頤
浩既入境即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漕西司備五萬
碩水運至本路以充賑濟又乞降助教勅度僧牒誘上戶糴米民
不能耕則借之糶種夏稅亦俟秋成併輸全活甚眾廣西米事先
見正月丁亥
已乞休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為感德軍節度使充觀
使亦用宣仁遺恩也

庚子武功大夫忠州刺史行營中護軍右軍統領劉紹先知隋州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閻門宣贊舍人江南東路宣撫使司統領軍
馬楊伯孫知郢州按此又是了張俊偏裨屬岳飛
未知有無符節所部之任當考詔行在諸倉

監官任滿受納不擾及無欠折與減三年磨勘此與梁州
奏相附

辛未秘書少監吳表臣言親民之官莫重縣令除授之際理宜措

置臣竊思之將悉由堂除乎則天下之大縣令之衆必欲人人自

廟堂選授勢有所不可不行欲望下諸路監司相度取邑大而事劇

如二江之常熟秀之華亭發之東陽溫之平陽之類素號難治者

每路指定三五處並從朝廷擇有風力自來作邑有聲者三年為

任其赴官之初優其禮數依通判例借與服色或特許陞對任滿

日委其異政或除貼職或賜童服或遷官或再任或不次拔擢隨

其治狀高下而寵褒之其不任職者罰亦稱是如此則能吏得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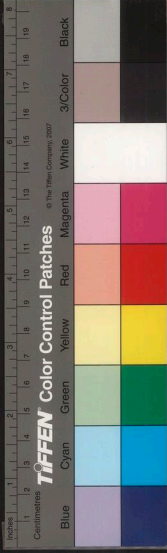
其才而事必舉民必安庶幾仰副陛下憫恤之意事下吏部其後



遂以常熟山陰等為四十大邑四十大邑其吏部侍郎兼侍講
劉大中言祖宗用人內外一体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從出
曲藩方因其所長歷試以事故於緩急之際多有可用之材
近世以來廉耻道喪既得患失無復難進易退之規為人擇官寢成內
重外輕之弊監司郡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方補外
任非惟待士也職蓋亦視民為輕臣近求對經筵亦嘗進說及此
伏蒙聖諭深以為然臣因奏曰陛下若革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
臣為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幾稍全臣子進退之節
少革內外輕重之弊不許

琴酒上謂大臣曰宮中有金酒器五百餘西侯他時有功將師至

當舉以賜之日近却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用何必觀美
趙昂曰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黃紬衾兩府入對內殿宮人嫌卧
衾舊英遽取新易之亦黃紬也上曰今則紬亦自難得朕所服用
皆黃素雜衾得自祖宗以來如此折彥質曰此正陛下之家法也
給事中兼侍講資善堂翔善朱震兼權直學士院左通議大
夫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制賜銀帛二百
匹兩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
士氣之萎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
政成敗在用人上題其言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
得時絳數于前上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而問曰陛下欲保江



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

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

大異之此以廣附傳及晁公邁所作廣傳秦修公湖輯廣請明天

五日壬午王庶朝辭上殿是前後止再對也或見又傳內引詔

而不書于詔註亦未可知今日且云庶見之去數字更俟詳考詔

自今臣僚未經上殿者令三省審察訖開閣門引對復舊典也

隴右郡王趙懷恩為恩州觀察使懷恩建炎初自橫行封王不帶

職至是因其請而命之和靖處士尹焞辭崇政殿說書新命詔

不許令涪州加禮數遣疾赴行在戶部侍郎王傑請災傷路

分拖欠及侵用紹興四年以前上供米并折斛錢物并權行倚閣

今年三月辛次應時為

埃豐熟日發上以旱故蠲諸路錢帛租稅

倉部郎中建言諸路積年拖欠上供米解難于權理無從出辦而

俱謂無除放米斛明文故申明焉次膺今年四月

甲戌戶部言右武郎同知閣門事藩永思增給殮錢不應格去上

曰若于法不可亦無如何趙鼎曰知閣門官惟永興韓恕二人恕

已係橫行遙防故所得差厚永思官小每月止得俸錢四十餘十

所以用度不足上曰永思董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日戚里官皆不

過小使臣方此國家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賞戰士昂等皆稱道

聖德再三武議大夫帶御器械韓世良自楚州以淮揚之俘入

獻詔選一官

乙亥詔除見任知州已上及嘗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宮觀外餘並



令吏部按格擬差時言者論艱難以求士或不調陞下憫其失職授以祠館有六等官觀之格五項嶽廟之法但其間有昔已叨竊名祿之人論其家則豐羨而乃更以失職寒士均享家食徒使州郡之間用度不支欲之今後陳乞官觀之人除貧乏廉潔朝廷所知者其餘一切按格與之或察其人富而貪敢于格法之外輒有干求者懲戒一二故有是旨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與邕州守臣同提舉買馬劉遠措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所市馬弱不堪用于是提舉官李預再舉秩而更以其事付帥臣先是右朝請郎李棫為提舉官遣勅用謹昂入大理國招馬至是八年去秋大理國王段和譽遣清平官以馬五百及馴象隨昂入獻至覆內

州預欲却之言於朝乃命舜陟更覈相度如無它意即措置收買

仍密為防備毋致引惹生事會預代去舜陟亦以聞且請還馬直

都馴象賜勅書即邕州誇遣其使皆從之

李預以是月庚寅申到

今漳聯命沿海制置副使馬擴閱習水軍戰艦時右司諫王縉

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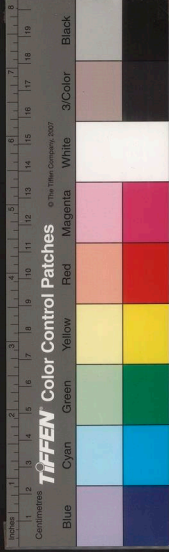
士卒適萬未聞訓習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

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鬪人不必衆取可資以勝敵

分部教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技可施威聲遠震

折衝千里之外矣疏奏從之詔侍讀學士班翰林學士之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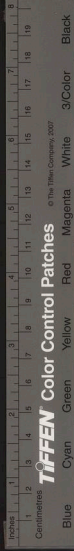
教依學士例



丙子工部尚書李彌大復為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彌大
自廣台歸奏辭新命且言五夢除台旋致頌言之改授在外官觀
故有是命詔劉摯特贈大師以摯曾孫登仕郎萬言深藉元祐
宰相六人蒙追責之罷各以位登公師惟摯獨未盡被恩典故也
右朝請大夫胡紱知楚州仍令奏事訖之任

戊寅詔四川監司應有違戾事件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按劾
奏聞其監司見兼宣司職事者並罷右承議郎趙戩為廣南西
路轉判官戩瞻孫已見今年四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州縣勸誘鬻爵
不問貧富一例科配勸誘不行亦不申稟與元詔一切相反之中
戒詔都督行府嚴切約束

乙卯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兼京西南路經畧安撫使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南夫陞寶文閣學士知廣
州時廣東寇米千帥臣曾開引疾之奉祠故有是命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兼都督行府詔議軍事徽猷閣待制
兩浙都轉使李迨陞徽猷直學士尚書戶部員外郎主管都督行
府財用提領市易務張澄直顯謨閣為兩浙轉運副使兼管淮南
漕運兼權行府主管機宜文字他職如故皆用張浚奏也時淮南
不置漕臣西路宣撫司錢糧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而東路
宣撫使軍儲多自浙西椿辦故就用澄焉熊克小歷云時駐蹕之
職亦令登兼領蓋不浙西椿辦故就用澄焉熊克小歷云時駐蹕之
所計司已劇而淮南漕浙亦令登兼領蓋不也詔兩浙江東監司州縣悉心休國應行府



措置調發事務毋得少有注滯仍令戶部侍郎劉寧止常功權督

勅其違者以聞詔在庚寅備書之

起復秘閣修撰京東淮東宣撫措

制使司參謀官陳楨充右文殿修撰又旬日陞兼都督行府隨軍

轉運副使稱陞運副在是月庚寅

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趙子彥特

遷武翼大夫以瓌授官故也

太常謚故將作監丞耿傳曰忠憲

傅原定間通判慶州死西事贈諫議大夫至是其曾孫左司郎中

自求有請乃命定謚焉

庚辰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孫佑陞直徽猷閣知慶州見任人

韓貽與宮觀理作自陳時屢寇久未平故起佑為守量移入滕

膺許自便膺坐李允文累除名編置至是始釋之

辛巳初令吏部初官選人用四年闕以在部積壓者多故也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知平江府張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守引疾

乞奉祠故有是命賜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四川戶部錢十萬緡

為隨軍激賞之費中書門下省言刑寺凡有疑案第行問難遂

致淹延乞依元豐舊制應所議不同限次日稟白刑部若所斷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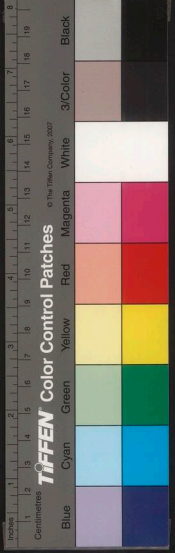
定則刑部長貳限兩日卒法寺官杜堂稟法施行從之右朝散

大夫知興國軍應繪添差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繪未上而卒右

承事郎知夔州巫山縣王之才通判黔州之才庶仲子也在巫山

時戶部符貧乏者上其名得不賦即日盡疏其名上之貧乏者因

不亡去王彥軍多郡盜及鎮荊州乍于法不快有潰去掠岷歸二



州而南省府中皇惑未知計所出之才已集保伍得五百人會天
大雨徑以舟趨夷先奪其險待之掠者至不得出險且見畫揚
兵夜篝火于傍而鼓之若大軍至衆恟恟怖而降既測兵少悔欲
為變則盡執以歸府戮百餘人投尸于江荆州軍見之懼不敢復
判彥嘆服

癸未殿中侍御史周秘書昨見淮南州軍相繼乞展放稅限朝廷
皆從其請聞南州縣皆有水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謂之義麥冬
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者又有所謂借牛租者名色不一于百
姓所收之物往往取至四五分重歛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
公然欺罔朝廷使百姓虛被放免之惠如此則淮南之民何時而

盡歸蓋稅賦則所取者少水撮則所取者多稅賦則所取者有限
水撮則所取者無時今誠欲信朝廷寬恤之令發州郡官吏之姦
寬百姓輸納之力則水撮課子所當嚴禁非雖已有旨收撮牛租
不得過兩碩然既已許之收撮則安能限以碩數欲乞將淮南田
除詣佃依已立定課子輸納屯田合官私中外分其餘並不得依
前輸納課子如舊例牛租之類亦令一切禁止或敢違戾並許百
姓越訴官吏重寘于法如州郡財計不足令監司守臣別行措置
詔提點司体究改正訖申尚書省

甲申權戶部侍郎王侯言車駕駐蹕浙右東南商賈繁盛兼物價
倍貴比之昔日不同乞今後諸路酒稅務監官任滿未立到新額

去歲並且以紹興三年數為則比較推賞如當年數少於舊租額
即自舊租額比較不惟稍草倖冒又使用心催赴課利從之

乙酉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乞觀文殿學士知
溫州龍圖閣學士知溫州章誼知平江府 詔糴本交子並依逐

年所降關子已得指揮其官吏並罷初用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
在甲辰而未有所椿見錢于是言者極論其害以為四川交子

行之幾二百年公私兩利不聞有異議者豈非官有椿琛之錢教
交子而束者欲錢得錢無可疑者歟今行在建務之初印造三十

萬今權貨務椿發見錢矣續降指揮印造和糴本錢交子兩浙江
東西一百五十萬而未聞椿撥此錢何以不信於人手竊見前年

和糴用見錢關子已而赴權貨務請錢者以分數支民間行使亦
以分數論去年和糴關子一百三十萬先令權貨務椿足見縉日

具數申省部民間行使亦依見縉用然則可信者固在此不在彼
也教乞應印造交子先令庫務椿琛見錢行使之日齋至請錢者

不以多少即時給付則民無疑心而行之可久矣其或椿錢而不
足已椿而別用或行於民間而不許之納官庫或行於諸路而不

許之充上供或官司出納並令行使至于月給官兵將以百十一
二用有不便焉是為二節有礙則商旅貿遷并邑交是之際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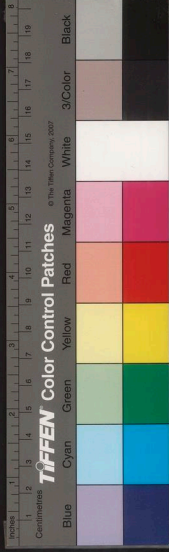
不行者矣重立法甚恐不能勝闡增物價其弊不一有如官告度
牒且猶有偽數寸之紙其無效偏乎貨財不通獄訟繁興當自茲

卷一百一



始矣立法初制貴于謀始伏望詳酌利害更詔大臣敷議之詔戶部勘當三月又言昨見朝廷今催貨務椿見錢二十萬貫措置見錢關子許淮南江東路行使其後有司措置寢久本意因改為交子欲廣行用除初見造錢關子二十五萬貫已係都督行府借撥戶帖錢椿充本錢外後來所造廣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萬兩浙路交子一十萬臨安府界小交子一十萬并見造江南兩浙預充糶本交子一百五十萬其合用錢本並未見椿管由是遠近士民議論紛紛皆以為不便臣聞天下事有利必有害苟所利者大則雖有小害則亦不暇恤也至于所害者大而所利者小則其事有不得不恤者今之論交子者其利有二其害有四一則饋糶實

邊減般輦之費二則循環出入錢少而用多此交子之利也一則市有二價百物增貴二則詐為多有獄訟益繁王則人得交子不可零細而用或變轉則又慮無人為售四則錢與物漸重民間必多收藏交子盡歸官中則又慮難于支遣此交子之害也所為害者固已在于目前而所謂循環之利者亦恐未必可得所以知之交子出數既多則人必知官中之無本商賈縱或收買豈肯停留私家必須即時請換見錢雖有椿探數目必不能給既不能給則交子之法大壞今有司措置皆用四川法臣亦嘗詢究四川始末頃因陝西借為糶本或官不收引其法幾至大壞後雖朝廷遣官措置猶用新一道收換民間舊引四道自是之後不出泛料幾三



十年而錢引之法乃始復行比年以來又綏應副軍湏出數復多
目下雖粗通行而議者亦頗憂其法壞也况今東南利害與四川
全異欲不椿本錢而多出交子則其不可行也必矣自古軍興之
際未有不以財用之屈為患者苟出數寸之紙可足一時之用則
古之人亦何惜不特出數百萬以濟其闕而乃區區講求理財之
術也今若行交子而使百物倍貴萬一如軍兵所謂或言養贖不
足則又將何給之欲望聖慈博採眾言付大臣熟議或以其置造
已成必欲行之即乞止用數十萬道聽客人於沿邊入中斛斗或
納錢乞便令持關子赴行在請換見錢或茶監引及香藥雜物之
類廢錢便商賈省漕船運不失朝廷置關子之本意又言錢引之

法若必行之兩浙等路有不便者五今錢引之出于行商尚可而
無益於軍民之用于道路之尚可而無資于旦暮之需今行商與
軍民孰多朝夕之需與道路之齋熟急此不便一也雖曰交子與
錢並用今一交子不過千錢軍民之須日用飯食持一交子以適
市止有數百之費用之不盡將棄于將為數百之用乎此不便二
也物重財輕其日久矣今又益之以此乘時射利者必高其物價
此不便三也富室豐家典賣之際故輕其引必欲見錢既得其得
深藏不出交子空行于市井此不便四也異時盜鑄銷鑄皆出東
南之民今數寸之紙能保其姦詐不為乎此不便五也

四月辛丑
丑降出工

部侍郎趙鼎時為諫官亦言其弊有五法行之初人必疑慮蓋不



行使則起爭端若有減落則違法禁鋪戶緣此必致停閉一也市
井交易立私約用見錢則價直必平用交子則價直必倍二也
今以斤然用為十錢細民得之反以為累片紙不可以分裂十錢
不可散用三也日積月累物重財輕緡緡藏于私家官庫愈見匱
之四也官私既許通用民間豈無詐偽雖嚴為偽造之禁孰能懲
冒法之人五也四月刑部尚書胡交修時為翰林學士亦上疏力
陳其害以為崇寧大錢覆輒可鑿方大臣建議舉朝無敢非者法
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齊民盜鑄死徒屬終莫能勝今之交
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百紙鬼神其能
窺焉直屬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偽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

歸藏錡之家商價不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

恐無及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遺執政書言其不可行緣是遂

復為閩子焉六月乙卯左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通判辰州

右宣教郎闕大鈞通判靖州二人皆李橫京西參注故錄之

丙戌張浚奏建康府盡到行宮寢殿制度簡省可以副陛下崇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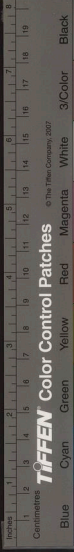
之意乞降下本府依此修蓋從之時浚乞上幸建康故有是請六月

甲寅詔以平江府陳滿塘地賜韓世忠歸所賜南園而請佃塘

地故撥賜焉右司諫王縉請令浙西漕司拘承應于裏外官司

舟船以備漕運從之先是以官舟少而漕運多乃令沿流州縣均

之民戶期限迫促僱舟之費既倍而裝發交卸倉斗邀乞折欠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

銅尚多有之朝廷聞之因出度牒即上戶市舟又刑百司舟船應
副而蘇常諸郡科差如故故縉有是請焉浙路漕臣亦請于華亭
置場歲造百二十舟以浙西諸州分認錢數及恩司二分頭子錢
與抽解木植供其費至是就緒浙清建請日歷不載此擬今年五
月二十四日浙西提刑朱緯所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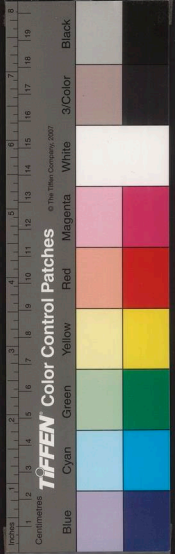
增入所謂前任漕臣乃王傑
李諤吳華而縉亦其一也

丁亥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自行府入見上召對於內殿
右承事郎王之道知開州元年初見建炎

庚寅少保寧武寧國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
為保靜寧武寧國軍節度使潰龍城之捷也時光世請參謀官直
秘閣新知袁州汪卨嗣未獻捷乃詔本司副統制王師晟進橫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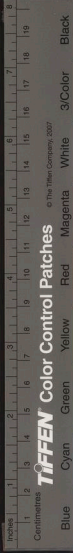
遠郡二秩召嗣進秩一等偽統制官華知剛等皆釋罪付光世軍
中使喚其餘第賞有差師晟轉官在是月壬辰召
嗣進職知剛故罪在癸巳復前日擢召嗣
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言者論其過乃止後光世言知剛等三
人未有使喚乃命送福建諸州廩給之母令失所八月甲
辰降旨直徽
猷閣知鼎州張甯以捕斬山賊雷進之勞進職一等而荆湖北路
提點刑獄公事趙伯斗亦進一官

辛卯輔臣進呈時事上方以愆雨為念謂趙昂曰昨夜甚有雲氣
朕甚香默禱過二更雲氣散方敢退易曰陛下憂勤如此天必垂
祐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為翰林
學士兼侍讀仍兼翊善蔡州進士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用朱



震請也震言臣切謂孔子之首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孟子之後無傳焉至于本朝西洛程願程頤傳其道于十有餘載
之後學者負笈羣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
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
諸子世祿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
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者於石刻終身不過雖以朝奉郎致仕奉
補一子克己入官後克己逐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度嶺
入閩死于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
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身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
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為不幸伏

望許依黨人及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
下尊德樂道之定故有是命成忠郎李沆上皇宗大典三卷詔
進沆一官其書付秘書省沆高祖文易嘗為國子博士故有是書
既而沆乞換文資言者以為不可乃止 是夜金星犯畢翌日上
諭大臣曰占法邊有敗兵當諭張浚今諸將戒飭守邊者夫既有
象豈須修人事以應之已而趙鼎言徧問日官昔言自有所臨分
野上曰畢主趙地然既言邊有敗兵亦不得不戒也 易奏言
在癸巳
壬辰秘書郎蕭振為監祭御史時趙鼎薦入察官上批除振
定江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東南路宣撫使張俊加崇
信奉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僕射趙



為歡曰德遠誤矣是雖不為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於盛夏自下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望青採斫數十里間竹木皆盡斵屈新舊家莫知其數人甚苦之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採築城之際偽齊遣三百騎於泗州境上臨淮佇觀久之而去

癸巳司農少卿周葵直秘閣知信州葵既去御史以親年高不得迎養為言乞補外上命趙鼎言之都堂諭旨留之葵力求去乃有是命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高儼行秘書郎儼名對觀上聽言納諫直寶文閣知婺州周綱進職二等右奉議郎知撫州劉子翼除直秘閣並俟終更日令再任以中書言綱等治郡有方賑濟宣力故也紹興八年四月五日臣竊上言劉子翼守撫州專意聚斂以奉所知竭倉庫所儲蘇之督府欲

圖名用不為後人之計既而連職再任軍糧不繼幾至生變又復設計求脫遂得持節一路此事當考故集英殿

修撰知拱州錢歸善賜謚恭愍歸善靖康末守拱州死於難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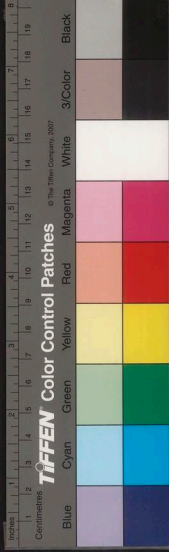
部奏大理寺丞評斷刑名每歲於次年正月取會差失刑名比較死罪二人或流徒六人具名上都省取旨責罰失出者二名當一

名丞此評事增三分之一謂死罪三人已上執議不同健白者罪

著為令勅令所奏諸州以公使酒饋送出本州界者以違制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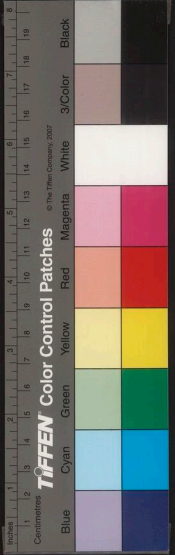
以公使見錢金帛珍寶遺人准盜論知而受之坐贓論以言者請立法也

甲午殿中侍御史周秘言今度賊未能殄滅而閩賊遁於廣南出沒海上窺伺間隙此尤可憂望嚴飭閩廣二帥早為銷弭討治之



策勿便滋蔓時海寇鄭廣冠廣州扶胥鎮為東南第十一將官兵所掩逆絕洋趨南惠州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廣東經略使連南夫福建安撫使張致遠疾速措置綱謂度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南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為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兵既退則又復團聚中間遣發軍馬不能竊討止以節制不一之策若節制歸一使不能散逆且稍且招威令既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項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為賊首徒黨桀黠之人盡付軍前使喚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至于盜賊衰息之後又項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于

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為樂土然虔之諸縣多是煙瘴之地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肯就又難強之使行欲望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轉行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轉一官其賊平定之後量與蠲免祖稅已前欠負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復有成平之象疏奏皆從之此並德綱行詔自今鈺批日歷未見錢寶及私以礪銅製造器物及買賣興取之人一兩以上並徒二年本罪重者自從重賞錢三百十許人告隣保失察鑄造者償錢二百千州縣官奉行減裂仰監司体訪按劾以聞令尚書省榜諭始用王俱奏也俱奏在去江東轉運使向子諶言本路上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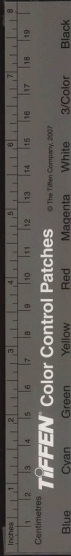
歲入不敷綱運留滯乞于歲終比較一路州軍勤惰優劣各一兩
度保舉按劾以聞庶幾朞月之間事可見功民不告病從之

乙未殿中侍御史周秘試侍御史仍賜五品服先是私言臣聞太
祖皇帝嘗歆以絹二百萬匹盡市敵人之首僅哉聖謨是所以威
制外國而創立萬世之基也仰惟陛下神武奮略同乎祖宗比將
肆伐于北方而糧餉之資有所未備故于常賦之外薄取于民會
其所得蓋不啻二百萬緡矣然臣以為恢復之圖不能一日而必
成糧餉之資不可一日而不備今經常之費既以不足則官司借
兌之類恐不能免目前之用粗已有餘則非泛賞賜之類恐不能
無官司借兌數雖未失也然他日撥還恐難措擬非泛支用數雖

不多也然積日累月恐致侵耗若不于此少加斯惜臣恐師未及
舉而二百萬緡之直無幾矣夫聚人者必以財理財者必以義所
謂義者知取予之義而已知取之難則其予之也必慎謂取之易
則其予之也必輕今當百姓凋瘵之餘諸路歛之後半歲之間
屢有科歛朝廷之取于民者必曰將使百姓暫勞而永寧也百姓
之輸於官者亦必曰繼此無復橫歛也今若以難得之財而費之
于無事之時則他日遣發大兵激賞戰士一或有闕復從何出欲
望聖慈密詔大臣將近所取戶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椿管無
令有司輒有侵耗庶幾撥餉預備不悞恢復之大計詔密付都督
行府

秘奏以丙
中行下

監察御史梁弁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將作監丞



趙渙守監察御史尚書祀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揚
晨移禮部尚書工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能彥詩移祠
部左從政郎首錢特改左教宣郎以范仲薦對也尋除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除日在七月辛巳降授左朝奉大夫淮西宣撫使郝漸兼
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判官

丙申詔諸州縣禁囚監司每季親慮不能徧及者聽差官即檢
察不盡致誤歲終賞罰者徒一年者為令以言者請立法也
是月大常博士李弼直立少卿向慙言其嘗主張元祐學術坐
廢十餘年詔賜其家銀百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六月丁酉朔上謂趙鼎曰朕于宮中親種一方稱數日
雨既霽足昨日令人驗之損長四十半真可喜也詔提舉淮南
鹽事蔣燦提督措置控扼海道事務先是分海舟八十艘屯通
州之料角故命燦領之

己亥權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試給事中兵部侍郎胡世將兼
權吏部侍郎帶御器械錢愐權樞密副都承旨直龍圖閣
知建州魏玘充秘閣修撰以中書言其政績也

庚子大理少卿張滙等言獄空詔嘉獎仍免表賀

十三年六月戊
申二十二年五

趙渙守監察御史尚書祀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揚
晨移禮部尚書工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能彥詩移祠
部左從政郎首錢特改左教宣郎以范仲薦對也尋除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除日在七月辛巳降授左朝奉大夫淮西宣撫使祁漸兼
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判官

丙申詔諸州縣禁囚監司每季親慮不能徧及者聽差官即檢
察不盡致誤歲終賞罰者徒一年者為令以言者請立法也
是月大常博士李弼直立少卿向慙言其嘗主張元祐學術坐
廢十餘年詔賜其家銀百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六月丁酉朔上謂趙鼎曰朕于宮中親種一方稱數日
雨既霽足昨日令人驗之損長四十半真可喜也詔提舉淮南
鹽事蔣燦提督措置控扼海道事務先是分海舟八十艘屯通
州之料角故命燦領之

己亥權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試給事中兵部侍郎胡世將兼
權吏部侍郎帶御器械錢愼權樞密副都承旨直龍圖閣
知建州魏玘充秘閣修撰以中書言其政績也

庚子大理少卿張滙等言獄空詔嘉獎仍免表賀

十三年六月戊
申二十二年五

月乙未二十六年四月戊午二十九年正月丙辰
三十年四月丙寅三十一年五月庚辰並同此
辛丑詔湖北安撫使統制官單敵見管水軍官兵等並撥隸侍
衛步軍司

癸卯尚書右司員外郎棲焄守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
字范直方為左司員外郎仍兼都督府推行賞功文字詔龍圖
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續次編類元符庚辰以來詔言
初藻守吳興被旨編緝未就而去會史館初置乃用修撰官蔡密
札言罷之至是修撰范冲言失今不就事浸零落可惜乃先進藻
一官觀刊今接續編類加賜史館修撰殲錢官給筆劄錢在
符此左中奉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友聞辛友

聞子壽球既臣劉豫皆任為要官朝廷不奪其祿養冀招來之此
紹興四年十一月詔書修入友聞家君七年八十餘乃卒

甲辰給事中呂祉試尚書刑部侍郎充都督行府叅謀軍事以張
浚言調法大軍移也淮南乞選從官前來叅議軍政故也詔新
除給事中晏敦復不候受告令日下供職此又與近日言左宣

善助左時充樞密院編修官時自勅局改官當罷去故以樞屬處
之此又與今年四月已既而省待次員乃以為御史臺主簿八月
西石公撥請相妙

顯謨閣侍制新知鄂州王庶知荆南府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
荆南屢為盜殘庶與士卒披荆棘致材用治城隍繕府庫解倉庫
修陶瓦為民室廬闢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而喜曰公可恃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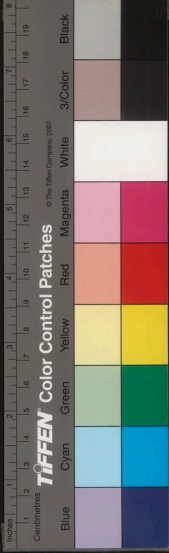
其安于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為雄藩。

乙巳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黎確。並復徽猷待制。左從事郎新饒州州學教授孫雄飛。為樞密院編修官。俟左時到任。成資。目上雄飛自館職罷去。端又用之。此亦與石公按直徽猷閣。知

荆南府。薛弼為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謀官。武顯大夫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于鵬。知鄧州。皆用岳飛奏也。右朝奉大夫曾慥。為京西路轉運判官兼宣撫司隨軍轉運。慥以親年高辭不赴。

夜地震

丁未趙鼎奏前夕地震。上曰。知之上天。謹告朕。極憂恐。鼎曰。坤德宜安靜。今震動不寧。皆臣等輔佐無狀。向緣地震。呂頤浩嘗罷政。上曰。頤浩之罪。非為此。卿等但當與朕協力修政事。用答天譴耳。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喻樗面對言。自三代云。遠學校貢舉之制。一切苟簡。故諫職有言。自政事論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誠篤論也。臣狀見進士之外。有博學宏詞。以表制詔書布。撤箴銘記贊頌。序為十二。目實為有用之文。然法須命官。方許立試。彼一命之士。既有職業。則文藝之習。比之舉人。不能精專。欲望明詔天下。應舉人有願兼應宏詞科者。于科詔到後。以所業上之。縣縣上。



之州州察其性行溫淳鄉評無玷者以姓名文字保明上之礼部
礼部上之朝廷朝廷降學士院或後省者詳文字典重議論淵源
者报礼部赴試西北人在行朝無州縣可以保明者令清望一二
人薦舉其程試之法略如見行條法所取人數臨時取旨裁定申
選者免省試行之數特見人材輩出文章爾雅可備朝廷選用事
下礼部後不行是日沿海制置司水軍統領修武郎嚴安雅廣
州水軍統領石儒林郎范德冲以舟師與海賊鄭廣戰于新會縣
之三龜山賊來風衝突兩軍俱失利官軍多死安雅等皆坐貶定
八月起

戊申趙昂請下詔求言上曰甚善朕歷考前事故事當避正殿減

常膳今則所御止一殿而常膳至薄若更減損亦無害昂曰此皆
文具也應天消變之道恐當專修人事庶幾可召和氣但即今費
用浩大科歛益煩此傷和氣之大者也臣等日夜不勝惶恐而才
綿薄終恐上員委使又進呈軍器所事上宣諭軍器所初緣李志
道措置得_有法至今整齊因言志道夜間著帽而寢中夜起治事
左手運籌右手書計不差毫釐是亦人妖昂曰惟其如此便非國
家礼部尚書李光引疾求去罷為端明殿學士知台州 權戶
部侍郎王侯兼權礼部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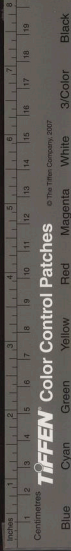
已酉手詔曰朕以非德奉承大統遭時艱厄敵偽相挺軍旅方興
賦役重困寤寐惘然未知攸濟迺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



夫中夾之無良然饑滋彰垂氣致冷坤厚之載搖動靡寧不虛
生緣類而應永思厥咎在子一人凡內外臣庶有可以應繹輔朕
之不逮者其各志意以言毋諱朕躬母悼後害州郡守長近民之
官宜為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亡察寃繫禁苛擾母倚法以削毋縱
吏為姦惟茲卸士小大惕恭各祇乃事以副朕寅畏天地側身銷
變之意遣內侍往淮南撫問右僕射張浚仍賜銀合茶藥以浚
將渡江巡按故也浚以謂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寔為中興根本且
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
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
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

方感浚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浚以方畧喻諸帥大抵
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遂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自
當塗進屯廬州與韓世忠張浚萬立又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
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此以浚行狀增修但熊克小歷繫之五
渡江前去淮南巡按不得其日故因遣中使送書之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閻門宣贊舍

人王淵令先次額外供職淵者降授宣慶使德慶軍承宣使仍之
養子自言仍嘗提藩邸府事昨從上皇北狩未回乞用隨龍官子
孫恩例先次供職故也權中書舍人董弁言閻門官係三十員為
額不聞其有廢事今淵欲劾員外闕以遂其私臣未見其可望寢
前肯不行仍乞自今應官司毋得陳乞額外劾添員闕其自行陳



乞額外官者重宜曲憲輔臣進呈上曰弁所論甚善大抵僚俸之
門不可開開則不能復閉矣遂已進呈在是右朝請大夫主管
台州崇道觀謝亮卒

庚戌紹興府嵎縣令錢瑛對移餘姚縣丞瑛駁吏嚴邑吏二百餘
人訟其過于府中一夕逃去言者論吏強日久茲竇亂階不可不
治而瑛不能潔已徒務法刑逢其盛怒論法之際渠水亦赤恐難
在任堂下末路憲司究寔擇清彊官對移如有贓狀自當按法施
行至是憲臣劉一止奏瑛到官半歲所決遣吏二十七百餘人
而士民之言以為瑛愛民不擾皆詣本司借留乃命承勘官司照
會

辛亥張浚遣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行府諮議軍事張

宗元來奏事

壬子上御正殿踈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故也

甲寅給事中晏敦復繳江東帥臣葉宗謬修建行宮畫一錄黃上

曰敦復所論何如趙鼎曰近日民間多事若緩為之亦無傷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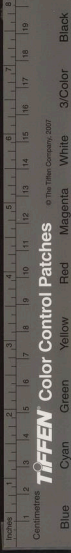
極是要當以愛惜民力為先也時巡幸祖庇風雨足矣于是易未

欲上幸健康故對語及之事祖在今年五月丙戌樓未竟撰張浚

論同者極詳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孟度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蓋有所指也從所請也命太常少卿何憲往都督行府撫問上召對而遣之

左迪功郎秘書省正字朱敦儒改左承奉郎敦儒入館未幾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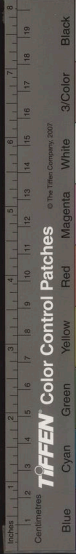


特引對而有是命直徽猷閣知鎮江府李謨陞職一等時都督
行府在鎮江而謨應辦無闕故除之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言
本司提點諸房文字王偉隨軍調撥軍馬計備錢糧措置戡守首
尾九年又措置茶鹽酒息錢三十餘萬制造軍器二百餘萬類試
舉人二千餘人一切了畢已便宜轉行貴州刺史詔許換給當制
制舍人言批上項所陳果皆成績則帥臣將佐監司郡守之事也
提點文字使臣何與焉且此舉事若有不及當行責罰則提點文
字使臣必不預顯見欺罔朝廷冒昧官爵乃命依條回授白身
陳伯特補右奉議郎張浚之撫師川陝也佃以言边防利害授初
品文階又以往關外軍前撫諭之勞改京秩至是行府闕送尚書

省指揮既易真命遂以佃知廣安軍

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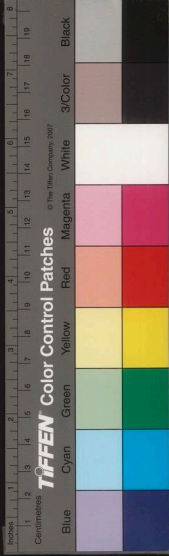
乙卯觀文殿學士知温州秦檜改知紹興府武節郎閣門宣贊
舍人添差江州兵馬鈐轄寇宏知黃川詔交子務官吏依已降
指揮並罷初用臺諫及近臣議改交子為雜本閔子而權貨務提
轄官魏彥弼言本務受納錢物浩濶若押印閔子委與職事相妨
乞且令交子務印造朝廷從之言者論自巡幸以來凡用見錢
子並係本務印造而彥弼避事要有陳請乞勒令分折子是遂罷
丁巳上諭大臣曰雨不妨事否趙鼎曰若得晴亦不妨事上曰田
中雨過多猶可車水決堰盡人力料理若旱則更無可譬畫天率
豐年自古難得所以春秋書有年大有年蓋喜之也況今日公私



匱之望歲之心尤為切至是日營田官王弗候對上望見之曰少
間當子細諭弗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幾可以少
寬民力朕知此已久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但上下
不能奉承由是且已若早做得數年即今已獲其利萬曰為國根
本之計莫大于此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務農之要有二一曰審
天時二曰盡地利太上望于斯二者兼舉而無
道修水旱之備所以審天時也立營田之官所以盡地利也紹興
之初兵孽未解調度百出取給于民其力困矣故思有以寬之始
者蓋遣使田望請將情其不能奉承也肆主上休兵以來博探
野議遣使講求兵之地田者責之將帥民之營田者責之守臣兩
淮荆襄膏腴之地墾辟幾徧行之數年殆見公私兼濟倉廩盈溢
羊祜十年之積蓋有不足道矣

右司諫王緡言臣聞應天以寶不以文近者乙巳地震陛下深
自儆懼特降手詔告誡中外務在恤民隱銷變異誠意至矣臣竊

見浙江船渡使臣阻節往來回易取息籠及柴薪物價為之頓增
嗟怨之聲或干和氣欲望特降德音浙江船渡宜責邊江巡檢回
易取商賈情慮民瘼既除變異自銷矣詔追使臣送大理治罪
回易強市者使臣停官自觀文殿大學士朱勝非奉祀居湖州欲
以三事應詔而未敢遽上見緡疏遂止前二日緡入對嘗奏疏論
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者陰戒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外
國盜賊則備之是皆陰類也又言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
未節宜詔大臣參酌祖宗舊制每歲出納之數而裁酌之抑僥倖
以靖衆志薄賦歛以寬民力為長久之計疏留中不出江西制置
大使李綱亦列八事奏上朱勝非為休閣居錄是月地震手詔求
言勝非欲以三事應詔而未敢遽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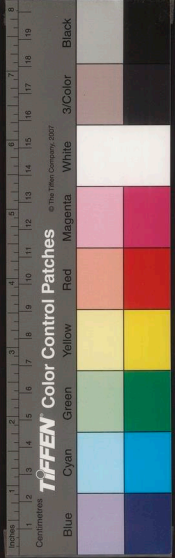


自行朝至湖者為勝非言大匠無所論勝非始不信殺日即報
論地震一疏云應天以寶以文今浙江監渡使臣阻節往來諸
軍回易擅增物價能去二害則和氣可召災異自消此應天之寶
也于是除旨遣使臣送徽立法禁回易為勝非嘆服累日更不
時趙昂作相指黨如山無敢言
者勝非所云即綈降出之疏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為任用右朝奉大夫都督行府
同措置營田王弗請也弗入對論軍興以來兩淮殘破尤甚願朝
廷寬息未加賦役故零丁殘民漸有生意望陛下念殘民撫存之
意察郡守數易之弊將兩淮及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為任無事不
許更易庶幾流移漸歸耕稼滋廣數年之後有以勅朝廷調度之
費豈特一方之幸也輔臣進呈上曰朕昔為元帥時嘗見州縣官
說及在官者以三年為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

務取人情以為去計美况今止以二年者乎雖有葺治之意蓋亦
無暇目也弗所論甚當當如此施行上諭及治体因曰治天下之
道在乎必賞與必罰而已刑固不可以濫而逞也然苟有罪豈可
不以刑威卿等于此且更留意焉曰近時賦吏雖不能依祖宗時
一切棄市然近亦教杖脊刺配且如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來皆
從貸例而臣等亦多酌情依斷聖人所謂罪疑惟輕既無可赦何
為而貸貸一有罪則犯者愈眾而善人咸被其禍此月甲戌有言

平江也鄂岳州與國軍中興聖政史臣曰刑期于無刑聖人之
治不能無刑聖人之不無已也昧其不得已之意而謂刑可無焉
實一賤文而天下之貪者無所勸懲一茲民而天下之暴者無所
懲犯法滋多盜賊愈甚以是為仁適以害仁也帝者之世苟用不
犯于有司者明于五刑之功也非去刑而能使民不犯也王者之
世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殺之利之功也非去殺而能使之遷



善也然則姑息之為治其亦不仁之甚哉高宗之意蓋欲以赦止殺者歟

遣金部員外郎霍遜往岳

飛軍前催督錢糧以飛言本軍糧乏故也忠珣節湖南制置大

使司親兵左部統領軍馬裴鐸遷一官兼閭門祇候用呂頤浩奏

也先是彬衡桂陽草賊紛起頤浩遣鐸與統制官步諒招捕羗平

之吉州盜王權既受岳飛招安復自軍中亡命聚眾數百人為魁

鐸擊破之權棄伏遁去鐸本馬橫步曲以勞板授至是正命之鐸

二補正
未補正

已未秘書省正字李誼守監察御史誼特被引對論吏之臧否係

乎人君之好惡其從違常係平人君之賞罰嘗考漢書循吏傳六

人而五出于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書循吏傳

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

之時者亦半以是知吏之為治皆視上之趣嚮耳願詔諸路監司

舉劾部內守令政績之善否其有蔽賢容姦者皆當坐以違制之

罪詔下其章翌日遂有是命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淮西宣撫

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李鑄除名邵武軍居住以宣撫使劉光世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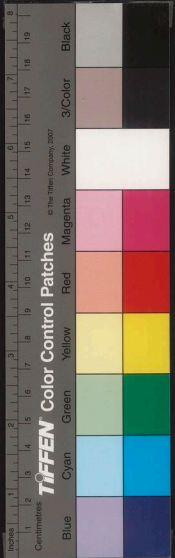
其竊弄事權蠱害軍政也七月丁丑

庚申右宣義郎趙侁為太府寺丞侁并孫也朝廷以其世而用之

湖北路提舉茶監常平公事范寅秩言茶益之利常平之法專一

應副國家大計州縣不得擅用此因盜賊累年為害如未路州郡

表私移用或申畫朝旨特免監司支取朝廷一時取撥免年限或



二年或三年有至限滿又展年限及有一面擅行支用錢米盡淨
甲乙朝廷除破提舉官縮手坐視不敢誰向欲乞自今後兩司錢
物應申畫展限及除破并通融本州支用及截撥并一面支取指
揮並行乞下本司覈實保明收支的確下落委實要用及無可措
還再行申明方許依應從之寅按建陽人也直秘閣知直州趙
尚之左朝散郎通判真州李洞並罷洞乃降一官二人不相能交
訟其不法都督行府言二人別無贓污若令根治徒使干連之人
無辜坐獄故有是旨

辛酉皇伯左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令應為
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詔以曾布記熙寧市易本末及紹興以

來奏對語錄真蹟送史館先是布子直寶文閣紆上布三朝

正論事見去年趙鼎奏令紆親布真蹟赴行在八月既又改紆知衢州九月未

州令其子右奉議郎惇代查闕赴八月既又改紆知衢州九月未

上而紆卒十月至是始以其真蹟上之紆言先臣以直道事三朝

知無不言自紹興以來大臣報復元祐私怨唱為傾搖廢立之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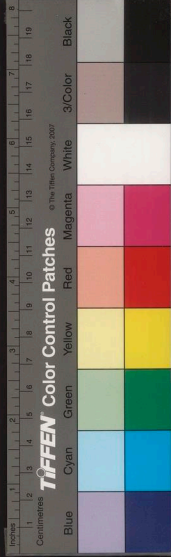
而蔡京蔡攸等附會增飾致滔天之謗上及宣仁聖列皇后獨先

每事極論痛伐賊謀故於宣仁終不能遂其姦計至元符之末太

上皇帝踐祚欽聖睿肅皇后垂簾之初親于簾前置問本末欽

聖聖語力辨謗誣至云寬他廢嬖豈有此意親盡記錄首尾俱全

欲望聖慈宣之外廷付史官考驗真蹟修之信書除四十年蔽蝕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之妖正千萬世是非之實詔付史館仍遷博一官賜銀帛百匹兩

八月軍器監丞黃祖舜持引對乞堂除縣令上謂大臣曰祖舜

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于縣令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

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甄擢

熊克小居稱吏部郎官黃祖乞堂除縣令按翰林學士朱震言

祖舜今年七月始自監承遷屯田郎中竊見陛下念度州之民屢于邦憲選任郡使救其民固已得治度

州之策矣臣謂度民美兵其說有二越人動憚其俗輕生見利必

爭有犯必走農事既畢則經度潮梅隨惠四州驅掠良民剽劫牛

馬此其一也自軍興以來守令多非其人政令苛虐科歛無藝小

民無言橫茶毒互相煽動遂萌姦心徒黨乃成巨盜原其本意豈

願屠戮自取滅亡良由吏夫其職奉法不度激之使然罪至不赦

此其二也凡度之民均是人耳烏有不治者臣願詔孫佑令到任

條其本州及諸縣官吏有貪墨無狀異懦不職無益于民者一切

罷去聽佑選擇慈祥仁惠之吏忠厚厲慤之人異日治蹟顯著者

咸以名聞朝廷優加獎勵或令再任宿弊盡去人樂其生雖誘之

為盜亦不為矣臣又願陛下詔樞密院令于潮州安泊一軍以斷

賊路今韶州已有韓京一軍賊度嶺欲寇南雄英韶等州則有所

畏懼矣如別置一軍屯于潮州姦盜之心自怠于冥冥之間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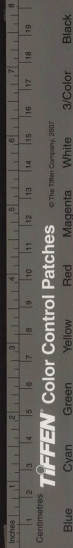
誅劔勦絕而老盜宿姦心知其不可為矣至于本州掌兵之官亦

乞選用立功邊徼有名于軍伍者為之如是而三年不治者未之



有也時新除守臣孫佑方入辭未去乃以付佑焉 侍御史周秘
言臣近見川陝宣撫司屢以糧運不繼聞于朝廷而四川總制財
用趙開亦稱所運糧斛盡已起發臣不知其孰是也今漕司之所
較者惟運運之費而已且已成都一路言之自水運至軍前用錢
四貫三百可致未一石若使稅戶自陸路搬運則每石所用三倍
于水運之直若值農時民間雇人般運則其所用又三倍于稅戶
自運之費水路少遠其行雖遲而所費至少陸路稍近其行雖速
而所費至多宣撫司益其速至則必以陸運為便總制官欲其省
費則必以水運為便此大將之所以有言而漕臣之所以自辯也
臣以謂大將為陛下統率大兵則軍食關絕固不所當慮漕臣為
陛下臨安一路則民力凋瘵亦其所當惜然就利害而熟計之不
有百姓則何以養兵不節所費則何以活百姓今既設漕臣使專
饋餉則但當責錢糧之辦足不當問般運之遲速但當預告以期
限不當取之于倉猝協濟國事在此而已欲望聖慈將命川陝宣
撫司預計一年之費分為四限令總制財用官常于一季前應辦
其水陸般運悉從民便庶不誤於軍期亦稍寬於民力詔制置大
使席益相度開奏

壬戌顯謨直閣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與義左朝奉郎
充集英殿修撰傅崧卿左朝請郎守起居舍人董安並試中書舍
人與我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講不俟受告供職故事職事官同日



卷一百一

除着以寄祿官為序奏與義恭御官故官乞依宣和故事以除

目為序一詩之朕奏在七與義嘗為給事服金帶至是更舍人服

上諭曰朕當以卿為內相左朝請大夫陳公輔行尚書吏部員

外郎用范冲麓對也左奉議郎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張

休純罷休純初為張俊所辟今年四月吏部嘗量當聚減殿中侍衛

史石公揆言休純以助軍官上書赴殿試便宜改官皆不由格法

畏避討論遂罷名軍中望罷之令後改辟上曰當如所請豈有不

容於朝廷之人而可為大將募屬邪於是休純近比追四官改正

出身而休純在俊軍中如故休純近比追四官改正

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事都督諸路

軍馬南陽郡開國公張浚加食邑一千戶食寔封四百戶浚出按

淮甸故降旨加恩焉時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淵聖遣

書金帥求絹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為成

敗利害在所不恤况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

其禍也趙鼎奏得浚書云建康入納益錢甚盛上曰沿路既安商

賈放心往來鼎曰亦緣久不變法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

立對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歲增也左從事郎范如圭為秘

書省正字如圭建陽人也故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賜諡忠肅

故右督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賜諡莊懿皇祐中懷智高入寇二

樞密院



入皆身捍賊而死曾開在東廣援五年十一月詔書為之請至是
賜之日歷六月十三日廣東經畧司奏乞為二人賜諡無師臣姓
賜之名按連南夫今月十二日方辭免不允則曾開所請也
甲子詔自今委保舉人避親牒試不實者許人告保官先降一官
然後取勘貪員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也舊法見任官子
弟去本貫二千里及盛司守貳有服親門客與婚姻之家皆牒赴
轉運司別試七人而解試一人後多冒濫亦有以賄得者前舉成
都路漕司就試者三千餘人解四百四十人潼川路漕司就試者
二千餘人解三百人益請於朝故有是命 詔自今諸州流寓舉
人每十五人解一名不及十五人令本路漕司類聚附試仍不拘
路分台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所保不得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

事祖見建炎
四年五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秋七月丁卯朔己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湖南去歲大旱
民多流亡今夏又復旱而一路連興大獄無辜就逮死于狴犴
者甚衆望特降旨除有罪當繫者治之其餘干繫一切疎放詔
路憲臣躬親巡行如震請後五日左右司諫王縉又請諸路並依湖
南已得指揮從之

辛未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孫近言見行官制學士二員今已
有學士朱震直院陳與義乞罷兼職不許起復右文殿修撰京
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楨落職令吏部差監澧州在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秋七月丁卯朔己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湖南去歲大旱
民多流亡今夏又復旱而一路連興大獄無辜就逮死于狴犴
者甚衆望特降旨除有罪當繫者治之其餘干繫一切疎放詔
路憲臣躬親巡行如震請後五日左司諫王縉又請諸路並依湖
南已得指揮從之

并未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孫近言見行官制學士二員今已
有學士朱震直院陳與義乞罷兼職不許起復右文殿修撰京
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楨落職令吏部差監澧州在城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P. O. C.

酒務先是韓世忠遺檄陳乞淮陽功賞而稱以空名印紙增填其
其行吏士冒賞者衆為世忠所劾故黜之

是月丁丑降詔獎諭

既而稱言當

待次之官乃許持餘服

九月己卯得旨

士申大常寺少卿何憲權尚書禮部侍郎尚書屯田員外郎樊
賓行司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右朝奉大夫都督行府措置營田王
弗行屯田員外郎同提領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令行府
兼行俟還闕日罷制曰嗚呼為君難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中原未
復不可去兵而再三發輸民力已困肝食宵衣凡以為此日者領
營田之政於四方而未有成效能為朕趨時赴功以紓兵民之
急乎爾才力治行有聞於時為郎田部知其曲折其以水農遂重

斯政吾將循名以責爾寔其惟勉爾克就爾庸時議者以張浚出
師故專置一司措置于是竇等乞再給錢三二十萬繼應副費用
每十莊募土豪充監莊假守閔尉與免身丁依軍中例行券俸
秋成日比較所收最多者正補每縣增置十莊就緒令尉各減磨
勸二年州縣官避事使文之人許本司劾罷皆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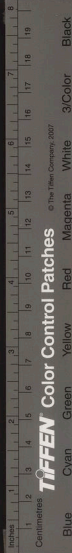
今年八月甲辰降旨

詔川陝諸州應奏及刑名疑虜等文案許制大使司酌情漸運用
席益奏也

故校校少保保靜軍節度使高公繪故集慶軍節

度使高公紀並追封郡王二人皆士林子也宣仁至烈皇

后之上賓也二人以遺恩自防禦使升拜留後公紀先率及免喪
公繪乃除節鉞至是其子世則數以悖下沮格遺恩為言遂有是



命公續紹至二
年十月建鄴

蔡酉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試兵部尚書直顯謨閣提
點台州崇道觀張壽守起居郎右朝奉郎直秘閣主官台州崇
道觀呂本中守起居舍人本中以范冲菴召還未入見詔曰本中
學術淵源本乎前哲文采聲譽絕於搢紳更歷險夷遂為耆舊可
特賜進士出身遂有是命尚書吏部員外郎林季仲試太常少
卿吏部員外郎王迪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

詔斯法綾紙度牒除換給使用外今後更不給降應童行試經並
權住三年仍自今年為始先是令諸路僧道人輸綾紙工墨錢十
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換得令輸錢抵牒度牒札度牒事日歷不見月日劉長

原此日所上封事已言之則指揮
心在此後也當求他書參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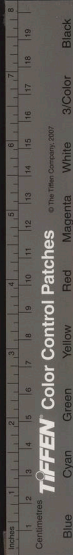
甲戌試尚書刑部侍郎呂祉給事中晏敦復並試吏部侍郎祉仍
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左司郎中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耿自求兼權給事中尚書司勳員外郎程克俊左朝散郎黃
次山並為吏部員外郎左奉議郎范璿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璿
知甌寧縣甫踰歲士民言其治狀於州乞再任守臣魏砥以聞上
召對而有是命

丁丑安定郡王令廣同知太宗正事軍器監丞王祖舜守尚書屯
田員外郎時王弗在建康故中書引六曹郎官差出近例而命之
賜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詔書獎



諭時右司諫王縉論唐郭子儀渾瑊皆於唐室有大功而恭慎抑畏故能以功名終始近者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奏淮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冒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奏以俟誅戮小心恭慎有足嘉尚望特降詔獎諭因使今日之後凡奏功者必以寔而爵賞所加足以勸有功凡勸給者必以寔而錢糧之餘足以養戰士戰士宿飽而競於立功則強敵不足滅而恢復可期矣故有是賜淮西事見六月己未淮東事見是月辛未代賣樞密院奏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兼都督行府都統制沿海制置副使馬擴丁母嘉國太夫人田氏恩詔特起復日下依舊治事 敕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言比都督行府

恭稟全訓措置科歛之弊以寬民力內州縣賣官告除大姓金戶承買外如糾定衆戶妻數請買之人雖已均數若未曾送納義職日住罷非陛下勤郵民隱何以至此然全戶承買雖曰勸誘實出科歛歛乞以承買納錢者令諸縣別置簿籍他日如有科歛即令參照不得更敷令以次得及之家均出悉數事不見日僅因公揆奏表出之公揆又訪聞營田人假官勢力因緣為弊如奪民農具伐民桑柘占據膏水之利強耕百姓之田民若爭理則郡起攻之以為盜斯民無訴有失朝廷本意也今來秋成收刈竊恐營田之人耕耨蕪蕪備其費奪民之稼以為己功侵魚攘刦無所不至望下營田司頂行戒約皆從之



父少以才進李唐金

已卯翰林李士朱震乞廢靖州為縣上曰前朝開拓邊境似此等

處尤為無益趙鼎曰非徒無益且復傾數州事力供輸不暇至今

為害上曰朝廷拓地譬如私家買田儻無所獲徒費錢本得之何

用當時首議之臣深可罪也乃命本路帥司相度後不行日雁

此月已丑行下尚書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行左司諫公輔甫至

行在上召見而命之是監察御史黃珪罷為尚書刑部員外郎御史

史臺主簿問邱昕守監察御史故奏議郎贈直龍圖閣張庭堅

加贈右諫議大夫依所贈官與恩澤以其家援例有請也

庚辰宣慶使明州觀察使辦皇城司馮並與在外宮觀日下出

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銜意其未戰力言於上前是日上謂

輔臣曰聞益文闈外事疲不可長宜亟出之鼎等再三賀上威斷

上曰朕待此輩未嘗不盡恩意然終聞過失於不忠貨也先是劉

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鵠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

得而上之鶴齊錄載偽詔云江尚依前徵宣和間所為寵任內

官馮御葉等今恐受賄賂官員受差遣者往往尋買弄

并鷄鵠之屬與馮御葉等蓋即綱所得也臣謹按日歷上一開益

交闈外事即斥去之則豫之詔罔至德可謂無忌憚者矣其書願

行于世故不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數

似間有關國体若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心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異

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禍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竟未決

尚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

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



處少以死戰者功

不若講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

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

正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後乃服此以日歷趙萬事與俞樾記

萬與張浚同進呈則誤按此時浚在淮上裁劉綱自府衙繳奏

而萬進呈耳熊克小假撤趙萬意蓋未敢言于上前今參考書之

卒已都省言人戶與買田完文契年限半年投稅仍免倍稅又斷

非人戶往往樂於輸納今聞尚有未肯趨限去處蓋緣原降指插

出限別無約束詔更立限半年元隆投契指插是日行營前護

副軍都統制王彥發荆南以所部八字軍萬人赴行在統制官某

交通準儀將趙樽等偕從萬彥未至鄂州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

使人選請職舟相見彥許之而俟風順即解纜張帆下鄂渚其疾

如飛飛岸觀其過舟歎伏久之而去熊克小歷六月壬子詔荆南

治襄陽副府領康軍承宣使王彥為行營前護軍都統制以湖南

漕臣權帥事薛燭代之領入境勞遣兵七千人乘連其將言王

大尉未有去意獨經趨入境晨未地已報新帥入府乃出交改以

起行所部八字兵一萬赴行在入城不樂獨獨帥勞遂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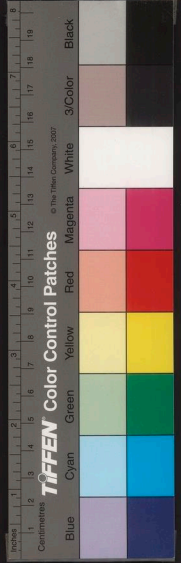
也但此時康未到而獨先至京南交副年所云彥未有去意及入

字軍不謀赴行在他書

皆無此說更當考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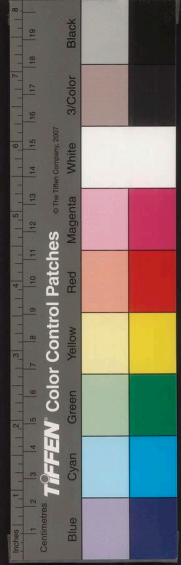
士午左承議郎陳康伯行太常博士

奏未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 准西宣撫司泰議官韓璉兼鄂
督府隨軍轉運判官以張浚言見修濠州城須官措置移運也
乙酉責授忻州團練使王仲藪復左中大夫與官觀仲藪上疏稱述
宣仁至烈皇后定策之功且訟父珪不忠之謗故有是命



戊子侍御史周秘乞諸路跡放干繫人如命官犯賊合用供證者
全身雖無叔坐之罪亦聽暫時勒留對證其淹延妄禁者令憲臣
按劾從之初上既從朱震王縉之請命諸路釋拘繫之人而秘謂
命官犯罪先推干證今一槩釋之恐獄吏舞弊縱釋賊吏故有是
請後數日中書舍人董奔復言諸路見勘命官公事二百二十四
其間姦賊不法等罪為數百二十有一有及三四年未決者干連
繫繫死於狴犴不知其幾何人望令諸路憲臣詳加檢察按其滯
繫以副陛下欽恤之意乃命刑部申嚴下行并奏請在
八月丙申
癸巳詔川陝監司守倅內條宣撫司便宜所差未受朝廷告敕之
人日下並罷用都督行府奏也行府又奏宣撫司自罷黜陟後以

雜功邊轉將士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取索改正若委有勞績
令所屬保明和尚書省取旨推賞內有出川歸部之人令吏部依
撥賞條具申省皆從之 彰武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畧安撫使兼
知利州郭浩為承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兼知金州武功大夫閬門
宣贊舍人邵隆知商州並以所部軍馬之任其金州權隸川陝宣
撫司仍令隆聽浩節制經畧高峽金均房安撫使柴斌係浩至日
赴都督行府淫原經畧使楊政兼權利路經畧使專管本路戰守
軍馬事務 翔衛大夫貴州團練使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
使兼知綿州節制軍馬范綜令丹任用席益奏也 直顯謨閣西
浙轉運副使兼淮南漕運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兼行府主管机宜



文字提領市易務張澄陞直寶文閣充轉運使他職如故 直徽
猷閣川陝宣撫司叅議官陳遠猷進職二等忠翊郎閻門祇候吳
扶忠訓郎吳搗並為右承事郎扶搗皆玠子也

甲午左朝奉郎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
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本一官再任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
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擇莫若慎選監
司郡守以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能
否但當留意宰相耳 鵬字再任廣德軍在是月己酉 詔營田課子除播出種子
外且令官收四分客戶收六分次年已後即中停均分自今請佃
莊做此用都督行府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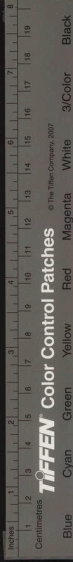
乙未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蔡安疆言祖宗之子皆釋其後一名為
宗世補環衛官以奉祭祀著于甲令然自艱難以來宗籍散闕所
存無幾立嫡以繼漫不可推今諸王之祀十年不供願詔有司考
諸王之世酌情之宜選屬近而行尊者各一人補環衛官襲封公
爵奉祀不怠詔禮部討論權戶部侍郎兼權禮部王侯言太常寺
令封爵以嫡而安疆所乞屬近行尊一節不應襲封條令難以施
行事遂止

是月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上書言當令之弊凡十有二事一曰
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
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令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



八曰兵籍虛冗九曰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歛有取無度十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擇令大畧謂今內侍猶以奢侈相勝賓友燕集尚有宣政之餘習速而將帥各以富貴自矜財用歸于陛下身所省幾何而蠹於天下安得不匱高祖親奮韓信兵柄於成臯光武躬拒尋邑大敵於昆陽繫海內之望消未萌之釁不得不爾也獻帝則失之矣曹操威望隱然震赫而天下推曹漢鼎潛移矣豈非獻帝不能收攬威福之柄所致歟今日之事若諸將過江分道並進臣願陛下移躡建康親臨六軍料敵督戰非常之功盡歸陛下四海之望復安在哉西漢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唐太宗分置府兵而閩內君二百六十有一藝祖平定天

下養兵止二十二万而京師十萬餘皆明乎內重外輕強幹弱枝之勢也今禁旅單寡將領怯懦卒有端之變何以待之歎乞以五大將軍各取五千人更番直衛在諸軍未為妨事而禁衛益二十方五千人則心腹無患矣仍別選智謀威望可以服衆忠義誠寔果於衛上者為殿帥庶幾首尾無顛置之失侍從之官其任宜久今也凡應是選權侍郎者多不俟及二年而改除除正任者多患久次而求去其請外也不在于方權之時而常在正任之後皆為身謀也非為國計也歎乞重侍從之選必可與共圖興後之人然後用既用矣非有大過弗聽便私而去苟故為異議以冀退罷亦察其姦而明正典刑以為背公營私之戒以近事觀之如造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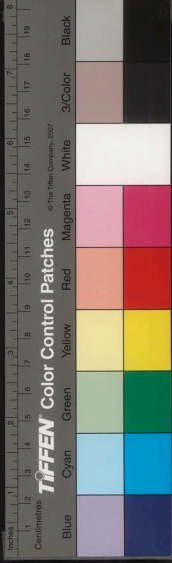
不賣戶帖批度牒或方行而遽罷或既行而旅易大抵皆因一人
建言以為可行而遂行又因一人建言以為不使而遂罷雖見古
而革尚愈於遂非而不改然政令之不一所損於治体亦多矣欲
乞今後每創有建明事送尚書省集侍從臺諫本職官會議集侍
從官一員同方左右司董其事謂之審議司具不可乏因以稟宰
相宰相判其是非取旨行若猶有疑焉不俾再議必歸於是而後
已今諸將行軍喪師失地而未有罰收復殘破之空城則等第推
賞以目今在蜀一軍言之一年保守和尚原朝廷賞其功矣大將
增封加爵而全軍轉五万官資又一年復失和尚原大將不聞有
敗績之責而餘兵不復褫一官一資是以敗為常以無勝負為功

不復為恢復之計矣今乞大明誅賞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使人人
知所勸畏則功無患乎不成今諸大將爵居師保之尊權視輔弼
之重擁強悍之兵以自衛奪生靈之財以自豐所欲賞者雖無功
人得冒處而不疑所當罰者雖有罪彼且保全而不問大臣畏避
而不敢斥諫官指陳而未嘗行方茲多事未可卒治臣願陛下以
漢帝祖武帝先主為法以唐明皇為鑒徐以計銷其勢使之由而
不知庶無肘腋之虞矣自古取勝之兵在精而不在衆今天下之
民力困於養兵而兵籍之數類皆無寔且以蜀中論之都運趙鼎
應副關外軍糧紹興五年之數比紹興二年四倍比三年三倍比
四年一倍每歲倍索稍有稽緩直申朝廷遂云誤國夫糧所以贍



兵必兵倍增然後糧亦倍增未聞其逐年益兵也度其私心蓋謂倍索糧數必有虧額恐因寇至兵潰欲移罪於漕運之臣其自謀則善矣如社稷生靈何臣愚欲乞選擇文武官各一員按閱諸軍之兵其有年五十以上者汰之雖年未至而有疾者亦汰之則勇者存而怯者去怯者並押送營田所收管願歸農亦聽歲用之費必十省六七矣今大將統兵各十數万號令不行士卒不練賞罰不明欲乞詔文武有李識通曉軍政之人考古兵法可施于今者勅為成書頒之軍中上下遵守庶幾兵皆可恃動而成功陛下施行臣所陳汰孱兵之冗食去軍帳之虛名廣克儉之風行勸農之寔而又減宮祠之僭察軍功之濫省不急之官則用度節財有餘

欲取有經矣凡官私之項莫不出於農奈何閔日寢久上之人無一語及農非特不勸督也又從而推沮之接送官吏之上下農也在任者給親朋之負重農也連兵不足而般運官綱亦農也一方有驚而負兵器費行糧亦農也至若公家賦歛私門租課一有不足或械之圍圍或監之邸肆業然如長以繩聯狗羈獄吏執華蘭之路人灑涕為之不忍而州縣恬然不恤為民者何若而為農乎今殘破州縣不耕之田豈可勝計流民散徙而為盜賊盜賊招安而為官兵官兵復仰給於縣官田野半空賦入甚微耕者既寡而食者愈眾上下困竭職此由也比者朝廷建營田之官行營田之政施之淮南固亦宜矣若兼行於遠近州縣則民之復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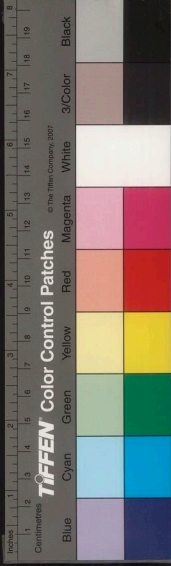


為營田之兵所擾是以欲歸者不敢被擾者復去非特無益而有
營之欲乞營田只行於江北所江南民未歸業處詔守令誘勸百
姓歸業有力者令其自營無力者官為假貸以充復逃勸課裁
租之多寡為守令之殿最如是則田野闢而倉廩足百姓足而國
計豐矣民為邦本而與民最親者莫如縣令故今得人其術有五
曰遴選曰重權曰量才曰久任曰勤沮不拘資格必唯其賢在內
委省郎以上在外委監司知州歲舉一名注籍吏部有關照鄉貫
路分差注仍赴堂審驗然後給勅委縣令稽考佐官之勤惰上下
半年由州及監司稍假以權俾佐官協力逐路審訂煩簡分為四
等應奉官充縣令者亦等別之畫以三年為任未滿不得遷已滿

而民願備留者聽再任允成任則具考課條中事件而別為三等
政績優異者擢以省臺寺監之官次則典增秩次則典減年政績
無聞者退歸選部不得復任縣令貪冒無恥則放歸田里永不叙
用行此五等而縣令不得入者未之聞也長源書凡六十餘言其
大要如此 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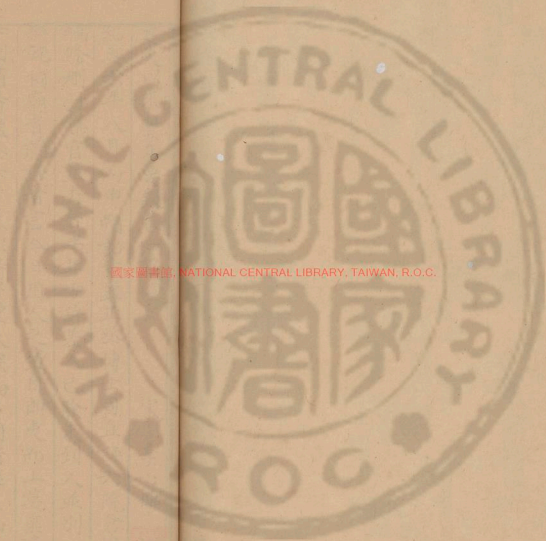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88 v.4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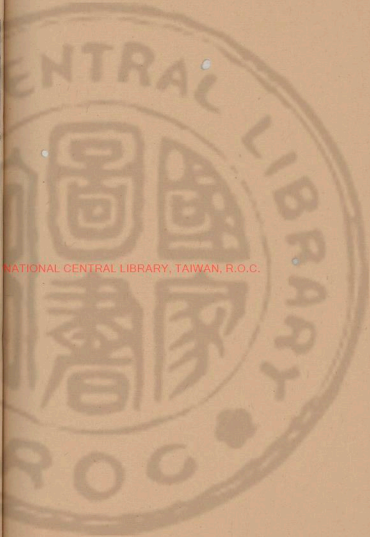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

宋 李心傳



紹興六年八月丙申朔詔寺監正丞博士司直評六院倉場庫務
編修刪計議官並去替半年方許差人已除未到人並別以差遣
願就祠廟者聽議者言今日用人之望自即吏而上莫匪違違其
下則有寺監丞一寺蓋以待資望未深初召用者率三四人守待
一闕使其才可用將試之於數年後是姑以虛名予之願詔大臣
略行措置使天下之士才能有聞者得效所長毋使棲遑羈旅終
以待闕而去庶幾人才輩出宏濟多難故有是旨

戊戌右迪功郎權滁州軍事判官林珣特改右丞務郎以荐對也
權戶部侍郎王侯言近年以來諸路監司被受朝省指揮鬻習



太甚恬不為意且以事于財用者言之有坐待詔置而踰年不報者移用錢數是也有逐季比較而全年不開具者住買錢數是也有責令椿管而二年不具數者上供錢物是也有許令蠲減而二年不覈異者逃閤之數是也至於稅場增分酒務宜額擅使餼納錢拋失綱運米如此之類不可殫數雖省部舉催他司究若艱路取勘終無結絕大抵或欲欺隱錢物或欲庇護官司或欲遷延歲月或出于懈慢或出于無術故積者付之以不報點者雖報而不書其視符命蓋蔑如他故望明詔大臣應詣路監司廢弛鹵莽悉謬出限違久等事令六曹類聚由尚書省委官看詳撰其尤甚者顯責一二自餘嚴立之期尚或稽違心罰無赦庶幾上儆外服以

稱陛下孜孜圖治之意詔如所奏每季類聚申尚書省委左右司看詳將稽滯最多去處取旨重行黜責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王迪言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與乘之費不與臣聞閩廣之間往往有不舉子之風以成丁之後還為家害故法雖設而莫能禁願詔有可請求諸路丁錢丁米之數隨田稅帶約非小補也乃命諸路漕司其本路有無丁錢丁米及如何催理申尚書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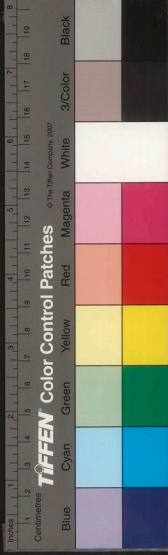
己亥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入見命坐賜茶 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名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士范冲入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慈月給錢米故得存在至今切惟光為國宗臣遠近中外言及之則以手加額功社稷澤



在斯民今奉祀之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卹昭示四方為忠義之勸光族系單寡目今止有族曾孫宗台一人難以使之出繼欲乞令宗台權主光祠特與漆差說近一合入差遣光名德顯著其後衰絕如此朝廷特恩不容有援例者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元立其再從孫植為嗣而植不肖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上命趙鼎論中令編類進入中言光平生記錄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士大夫議論賈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錄有身見者有得于人者得于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寔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

人誠未可傳也臣既奉詔旨即欲畧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為無意義不若不刪之為愈也輒從所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要之此書雖不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矣於是冲囊為十朋上之其書今行於世上因覽冲奏謂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想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觀文殿簽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薨于台州年三十七訃聞贈特進殿朝二日今所屬量給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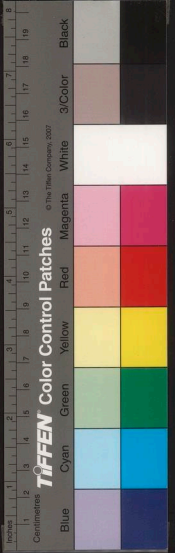
庚子集英殿修撰權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劉子羽祠部員外郎督



行府主管机宜文事熊彥詩抗諭川陝還至行在新除權礼部侍郎何慙亦自行府歸上皆召見之左司諫陳公輔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民莫先於誠今至北征遂在冰漠願陛下跬步在念斯須不忘焦心勞思以圖恢復期於報父兄之讎雪積年之恥若乃前日懷姦罔上陷吾親至此不忠不義負國之徒吾痛恨之殺而勿貸可也今日有竭忠盡力削平僭乱裨廟社復安庭闈無恙必思所以厚報之廢幾復還兩宮得以盡問安侍膳之礼如此用心孝斯至矣用兵以來勞民費財願陛下誠意惻怛孚于四方雖曰取之不敢不以道雖曰用之不敢不知節凡一金之細一綫之微未嘗妄有所費也其間貪吏猶胥

並緣為姦重害於民者吾痛懲之罰而勿赦儻能体國愛民抗直不擾俾均而無貧勞而無怨必思所以重賞之事平之後廢糞與民休息盡罷無名橫斂如此用心誠斯至矣中興根本不出于此願陛下守之而勿失行之而不倦寔宗社之福靈之幸疏奏上大感動是日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体可賜三品服令尚書省以其奏疏修寫成圖進入白身穆松年特補承信郎添差監秀才都酒務先是兵部侍郎司馬朴在燕遣松年間行以激情來言故官之

饒州童子梁璵賜束帛免之解之一次璵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七書射親六發四中直秘閣王庭秀卒



辛丑選人文旦循二資進士崔若補上州文學若子方子也先是
上遣中使持子方春秋解命李士朱震校正而中書以旦所上春
秋要義付震言旦博探眾說以明聖經非篤志此李積之歲月不
能成書子方一時名儒獨抱聖經閉門講李專意著述自成一家
非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子方雖沒其後尚存望賜旌褒以勸
來者故有是命子方已見建
炎二年六月

癸卯徽猷閣直學士兩浙都轉運使李迨進職四等為四川都轉
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賜銀帛三百匹兩令臨安府差從卒百人自
襄郭使道星夜之任徽猷閣待制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侯迨至將
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先是開復典制置大使席益不

和成抗疏乞將舊來宣統司年計應副軍期但發軔之情咨爾有

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便聞知時張浚自江上來歸浚列行在

日歷八月九日甲辰張浚致告謝
蓋浚以內引故修班官不書也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輒論

不同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統副使兵
飛亦遣兵入偽地偽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

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師維藩治春秋
李累卒不第至是赴行在上中與十策請車駕視帥上下其議於

嗣後以為可用會謀報鄂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江平趙

事寔曰是秋探報突有南窺之意乃議前趨幸江平就應接張
浚先在江上已令張浚城財貽移軍居之鼎謂非便浚堅欲為之
再以其行府措置不欲力爭詔百司隨從人比四年三分減一應



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出並隨行在所處分其餘自司常程事務

留臨安府聽行宮留守司予決內有不可予決者即申奏行在所

修武郎王恪為閣門祇候知隨州 海賊鄭慶鄭廣並補保義

郎慶受福建安撫使張致遠招安故有是命其徒十九人授官有

差

乙巳詔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權殿前司解潛以所部精銳

千人扈從權主管汝軍司公事邊順留臨安府彈壓兼治殿前馬

軍司事務

丙午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慈充集英殿修撰知瀘州慈引嫌力辭

故有是命 左朝請郎知巴州勾濤為尚書兵部員外郎濤新繁

人少從張商英游至是以范冲荐得召濤入對具言今日首行嘉

祐之法次奉元祐之政既用其法當究其意既究其意當行其是

上稱善 顯謨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孫汝嘉為丞幸隨駕都轉運

使 直顯謨閣新除兩浙運副使李謨陞直寶文閣知臨安府

丁未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

守觀文殿學士提學臨安洞霄宮孟庠提學萬壽觀兼侍讀行宮

同留守權許赴尚書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 趙鼎之遺文云秦

守張浚荐之也初與孟庠皆除留守而同為觀文殿學士庠以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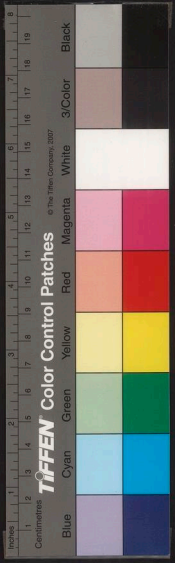
除欲居檜上檜曰檜嘗為宰相公執政耳檜宜居上爭久不定衆

取旨乃以庠為副按二人同日並除而檜先入謝庠後數日方至

又除目已帶同字八月丁巳續除皆秦檜孟庠並日下供職與檜

同當考 詔景靈宮神御令温州四並行礼後還臨安日如舊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戊申手詔賜沿江諸帥曰天地之大義莫重于君臣堯舜之至仁
無先於孝悌一自衣冠南渡敵馬北侵五品弗明西宮未返念有
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君之誠詎宜安處將時延於
郡國以周視於軍師爾其慎守封圻嚴戒侵擾處共乃職謹俟朕
行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第四副將武經郎楊再興引兵復西
京之長水縣

石中大夫提拿台州崇道觀黃潛厚卒

記侍從

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時戶部侍郎王傑先往平江措置于是兵
部尚書劉大中翰林李士朱震侍讀李士范冲中書舍人陳與義
董弁工部侍郎趙霈起君郎張燾侍御史周秘左司諫議陳公輔右
司諫王縉監察御史趙煥劉長源左司郎中耿自求右司員外

郎徐林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史編修宮孫汝翼吏部員外郎
黃次山鄭士彥戶部員外郎周聿比部員外郎薛巖言太常少卿
林季仲博士黃積厚皆從仍以大中兼權吏禮部尚書霈兼權戶
刑部侍郎又命秘與殿前司統制宮趙密彈壓舟船帶御器械劉
錡監管軍解替同總禁衛時吏部侍郎呂祉戶部侍郎劉憲止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右司員外郎范直方皆為行府
屬而新除起居舍人呂本中未至行在近臣之留行宮者惟吏部
尚書孫近侍郎晏敦復刑部尚書胡交修中書舍人傅秘獨在司
員外郎樓炤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察御史蕭振李誼而已拱此時以左司
兼權給事中尚書兵部侍郎胡世將充殿獻閣直學士知鎮江



府世將引疾乞祠章丹上乃命出守

庾戍廣東經畧安撫使連南夫言去朝廷遠如遇經制盜賊事不可待報者乞許便宜施行訖以聞從之 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孫近充龍圖閣學士復知紹興府從所請也 歲獻閣

侍制程昌寓落職昌寓守江州為漕臣逢汝霖等所劾詔高康車治罪而昌寓亦上奏自辨且訊汝霖等不法至是獄成法寺當昌寓公罪徒罰金上命貶秩後省言昌寓初自秉義郎以鄧洵仁繳

進詩頌特換京官嘗為吏部審量其守揚州拒寇無功及移九江恣橫廢法望別議罪故有是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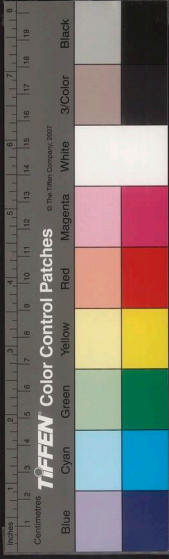
事祖在去年八月發帑

辛亥太廟神主發臨安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今者車駕避幸

措置約束務從簡省如陳設之具已有儀駕舟船臺挽已有兵備膳羞之奉不過隨宜切恐所過州縣帝幕供帳極於侈靡舟船入夫煩於調發飲食膳羞過求珍異以至應副百司極其所須以為已功不恤民力皆非陛下恭儉愛民之意伏望戒飭州縣勿為侈費當排辦太過有苦於百姓者令監按勅從之

壬子直寶文閣川陝宣抚司叅議官陳遠猷充秘閣修撰四川轉運使副使朝廷以吳玠典計臣不和故用其幕客為副焉

癸丑歲獻閣侍制樞密院承旨兼都督行府叅議軍事郭執中卒上覽遺表歎息特贈歲獻閣直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張浚曰執中崇寧初以上書邪等禁餉二十年晚乃遭際陛下而年齒已



老不得為陛下尺寸之效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者以何事趙
萬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詔迷為說
其所斥己者盡誣以誹謗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內禪之初
嘗遣梁師成宣諭淵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為前朝名相今日朝
廷諸事但當以光為法然則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
行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
乃是皇上之意也執中黨籍餘官
第七十五人龍圖閣直學士提奉江州太
平觀耿延禧卒于温州以元帥府屬官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其家
銀帛二百匹兩

甲寅秦檜入見命坐賜茶江西都轉運使趙子植言龍泉縣民

抗拒不納稅賦官物詔有官人特勒停餘人杖一百有陰人仍不

用蔭又一月不足並送遠惠州軍編管其後間如此行之日歷無
此今以

十月十九日
江西南
運司檢舉成增入

丙辰中書門下省請尚書省應給降勅劄並依舊式給降內勅恭

用中守陞銜六曹諸官司由省及承受詞狀內有格法合取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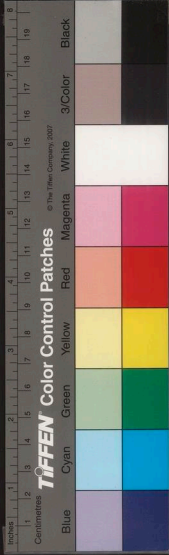
並請罪送不須取官事並隨事批劄行下又詔應章奏文舍進入

用寶降奏出狀不候畫寶光次作奏御寶留守司用印付所屬施

行皆用中書請也直徽猷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守文時

中陞直寶文閣知湖州

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以右司諫陳公輔言扈駕



官員數不多又當道路之間誦讀故事皆所未暇故也 左朝散
郎馮樾試宗少卿

戊午孟庾入見命坐賜茶 大食蕃客蒲囉辛特補承信郎仍賜
公服履笏以福建市舶司言囉辛所販乳香員三十萬緡理宜優
異推恩故也

已未寧州觀察使提衾萬壽觀章洵為德慶軍節度使充觀使
戶部乞依四年例預借江浙民戶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令折納
米斛約可得二百餘萬庶幾儲蓄稍豐記本部勘當於是兩浙紬
絹各折七千江南六十有半以米斛價例組折每匹折米二石部
勘當到事理日歷不書今以九月十七日王綱乞不收頭子錢例
子并九月二十七日中書門下省勘會別立米價指增入

白身吳琰補保義郎琰從弟自陝西來歸故錄之 是日監

察御史劉長元西對奏疏曰臣竊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
之道莫先於覈寔不可懷愛憎以為去取不可徇朋黨以忘美惡
不可信毀譽以為進退或謂應隆元符以為人臣子孫皆可任用臣
恐其失近于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美夫以房元齡為美相而
其子遺愛預叛逆之誅盧英為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列况不
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美乎苟曰盡美則不美者冒獲子
其間而人莫敢言美或謂應隆崇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
臣恐其失近于罰及其嗣而其入未必皆愚夫以郗嵩有謀弑晉之公
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孝義府有議立武昭儀之姦而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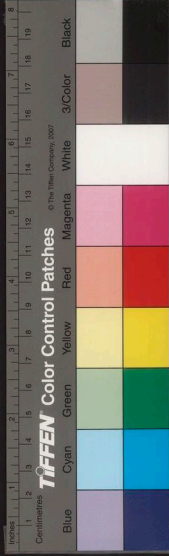


湛迺復中宗之良佐况不為萬與義府而可誣其子孫盡愚乎苟
曰盡愚則美者隱晦於其中而人莫敢奉矣臣嘗覽前代明君之
選任美臣之進戒唯孜孜切切以辨君子小人為要凡親賢臣遠
小人則國無不興隆親小人遠美臣則國無不哀替其所謂家世寧
不繫於人才之美愚與天下之治亂亦明矣至若封論裴矩其忿
足以亡隋而其智反以佐唐李勣許敬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
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為治可使為亂其故
何哉茲乃人君善待用人之柄馭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
為吾之用則其為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為臣敢併持是說以為
獻伏冀陛下以判君子小人為先而濟以駕馭之術勿拘於家世
則開天下之公道洗積年之私怨籠絡海內智能才得之士使四面
交歸不復它往則美者皆無遺而治道具矣

庚申趙禹進呈劉長源奏劄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
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於楚論議殊所恠禹曰陶愷雖邪論尚不
敢至此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吝無識至如疏中引證事寔比罪
所敢聞者况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為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
如蔡王黼輩是乃國家之深仇也罪通於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
子孫直有可用者猶不當用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遠小
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識趣卑陋不可真
之甚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

不知何以去
遠小二字

制曰御史史耳目之寄



自非剛明不惑之士鮮克勝任爾識趣卑陋李術庸淺嘗謂其
退不競擢真臺察今茲論奏殊駭聽聞朕於人才唯賢是用存之
公議汝為是說意必有在匪出於憎忌則有所阿黨不然則汝之
所當無知者乃若引用事寔无害風教何至是哉紀綱之地非汝
宜處斥歸銓選徃茲權征循省之餘勉思寡問熊克小匪止稱上
殿官劉長源蓋不
御史也是始增之

辛酉武節大夫荊州刺史兼閩門宣贊舍人薛安靖為武功大夫
文州團練使充沿海置司參議官仍典右朝奉大夫通州判明州
李文淵同共措置海道事務 進義校尉陳晟為承節郎以鄴督

行府言晟自河北從楊珪還朝乞推恩也 武節郎王達除名度
州編管達崑山人以朱酌給使授官因事至縣庭詰問邑宰法寺
當私罪杖該恩原守臣言其情重特有是責 右奉直大夫成都
府路轉運判官安邦追五官添差監郴州在城酒務左中奉大夫
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費若谷降三官放罷先是川陝宣抚副使成
玠言軍前糧食屢闕伏望勾臣赴行朝應副使喚免致有誤邊防
虛負罪責而撫諭官劉子羽等亦言得制置大使席益咨目稱加
端坐解字一向弛慢故貶

士成詔侍讀侍講官自今並許正謝著為令時行宮留守秦檜同
劉守孟庾並兼侍讀檜以前宰相入謝詔錫衣帶鞍馬而庾亦以

